永樂大典

第21冊

永乐大典·21

明·解缙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百一十　二纸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

死

饿　　死

【史记】《楚世家》：太公曰：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，诛齐庆封，作章华台，求周九鼎之时，志小天下。及饿死于申亥之家，为天下笑。操行之不得，悲夫！
【郑氏谭绮】：饿死者，谓之殍。
【孔平仲杂记】：龚胜一出涉世虽归老矣。而逼于王莽征召，年七十九，竟以饿死

馁而死

【刘向说苑】：齐景公出而见歹堇，谓晏子曰：此何死？对曰：馁而死。公曰：噫，寡人之无德也亦甚矣！晏子曰：君之德著而不彰，何为无德？景公曰：何谓也？对曰：君之德及后宫与台榭之玩，君之鹰食以菽粟，君之宫内自乐延及后宫之族，何为其无德也？顾臣有请于君，由君之意自乐之心，推与百姓同之，则何歹堇之有？

日奏馁死

【新唐书】《韩全诲传》：昭帝召李茂贞等曰：十六宅诸王日奏馁死者十三。王公主、夫人皆间日食，今以将竭，奈何？皆不敢对。有卫士十余人，叩左银台门遮全诲，骂曰：破一州饿死者十万，徒以军容数人耳。韩全诲诣茂贞叩头诉，茂贞谢曰：士伍亦何知？复诉于帝，帝不许。

民免饥死

【名臣言行录】：建安大饥盗发，浦城崇安大震，晦庵先生请于府，贷粟散给，民免饥死。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不食而死

【东汉书】《陈龟传》：大将军梁冀与龟素有隙，谮其沮毁国威挑取功誉征还。遂乞骸骨归田里。复征为尚书，冀暴虐日甚，龟上疏言其罪状，请诛之，帝不省。自知必为冀所害，不食七日而死。西域胡夷并凉民庶咸为举哀，吊祭其墓。
【悦生随抄】：初李氏随孟昶至京师，太祖数命肩舆入宫，谓之曰：母善自爱，无戚戚怀乡土，异日当送母归。李氏曰：使妾安往？太祖曰：归蜀尔。李氏曰：妾家本太原，偿得归老并土，妾之愿也。时晋阳未平，太祖闻其言，大喜曰：俟平刘钧，即如毋愿，因厚加赐赉。及昶卒，不哭，以酒酹地曰：汝不能死社稷，贪生以至今日，吾所以忍死者，以汝在尔。今汝既死，吾何生为？因不食，数日卒。太祖闻而伤之，赐赠加等。
【契丹志】：圣宗统和四年，先是宋克云朔寰应四州，命杨业、潘美迁四川之民于许汝，以所部护送。契丹邀击之。杨业力战，自日中至暮，手刃数百人。马重伤不能进，遂为契丹所擒。业太息曰：主上遇我甚厚，何面目求活于虏中？乃不食，三日而死。

饥饱欲死

【西汉书】《东方朔传》：侏儒饱欲死，臣朔饥欲死。

抱戈冻死

【新唐书】《李传》： 讨吴元济之乱，遣使见裴度，告师期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，师夜起，会大雨雪天晦，凛风偃旗裂肤，马皆缩栗，士抱戈冻死于道十一二。乘雪夜至蔡州，克其城。

义不避死

【资治通鉴】《外纪》：赵简子之中牟宰佛畔，置鼎于庭，曰：与我者受邑，不从者烹。田基曰：义死不避斧（专戊）之诛，义穷不受轩冕之服，无义而生，不仁而富，不如有义而烹。褰衣将就鼎，佛止之。简子屠中牟。论有功者以田基为始，基曰：一人举而万人俯首，知者不为也。赏一人以惭万夫，义者不取也。负其毋南徙于楚。楚王高其义，以为司马。

义在效死

【续后汉书】《庞德传》：曹操素闻其骁勇，拜立义将军，封关门亭侯，邑三百户。音卫开等以宛叛。德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，斩音卫开，遂南屯樊拒关羽。樊下诸将以德兄桑在汉中，颇疑之。德常曰：我受国恩，义在效死，我欲身自击羽，今年不杀羽，羽当杀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我。后亲与羽交战，射羽中额。时德常乘白马，羽军谓之白马将军，皆惮之。仁使德屯樊北十里，会天霖雨十余日，汉水暴溢，樊下平地五六丈。德与诸将避水上堤。羽乘船攻之，以大船四面射堤上，德被甲持弓，箭不虚发。将军董衡部曲将董超等欲降，德皆收斩之，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，羽攻益急，矢尽短兵接战，德谓督将成何曰：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，烈士不毁节以求生。今日我死日也。战益怒，气愈壮，而水浸盛，吏士皆降，德与麾下将一人。伍伯二人，弯弓传矢，乘小船欲还仁营，水盛船覆夫弓矢，独抱船覆水中，为羽所得，立而不跪。羽谓曰：卿兄在汉中，我欲以卿为将，不早降何为？德骂羽曰：竖子何谓降也？魏王带甲百万，威振天下，汝刘备庸才尔，岂能敌我邪？我宁为国家鬼，不为贼将也。遂为羽所杀。操闻之，为之流涕，封其二子为列侯。

义与俱死

【晋书】《战记》：姚泓时部将赵玄与晋将毛德祖战于柏谷，以众寡而败，被疮十余，据地大呼。玄司马骞鉴冒刃抱玄而泣。玄曰：吾疮已重，君宜速去。鉴曰：若将军不济，当与俱死。去将安之，皆死于阵。

冤死

【有官龟鉴】：程公逸，东坡外祖，眉山人，摄录事参军。眉山尉有得盗芦服根者，所持刀误中主人。尉幸赏以劫闻，狱据受赇，掠成之。太守将虑囚，囚坐庑下泣涕，衣尽湿。公适过之，知其冤，咋谓盗曰：汝冤盍自言，吾为汝直之。盗果称冤，移狱，竟杀盗，公坐诛囚，罢归不及月，尉掾皆暴卒。后三十余年，公尽见盗拜庑下曰：尉掾未服，待公而决，前此地府欲召公暂对，我叩头争之，曰不可以我故死公，是以至今。公寿尽今日，我为公担荷而往，暂对即主生人天，子孙寿禄，朱紫盈门矣，公具语家人沐浴就寝而卒。

孝妇冤死

【有官龟鉴】：孟赏，仕郡为户曹吏，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，姑年老寿终。夫女弟光怀猜忌，乃诬妇厌苦供养，加鸩其母，列讼县庭。郡不加寻察，遂结竟其罪。赏无知枉状，备言之于太守，太守不为理。尝哀泣外门，因谢病去，妇竟冤死。自是郡中连旱二年，祷请无所获。后太守殷丹到官，访问其故，赏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。因曰：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，于公一言，甘泽时降，宜戮讼者以谢冤魂，庶幽枉获申，时雨可期。丹从之，即刑讼女，而祭妇墓，天应澍雨，谷稼以登。

称父屈死

【高斋漫录】：蔡懋，为冯公京之婿。冯薨于位，泰陵车驾临奠，懋（衰）•至杂于冯氏子

弟间，厉声呼曰：陛下，臣父屈死。上惊谔，问之，乃懋。自是知持止之冤，而借其死。

忧挠致死

【宋史】《杨愿传》：愿守宣城，表弟王炎调蕲水令。过之，醉中谓愿曰：尝于吕丞相处得公顷岁所通书，其间颇及秦丞相之短，尚记忆否？愿闻之。色如死灰，遂留炎不听去。会愿移守金陵，宴监司大合乐，守卒皆怠，炎即青溪得客丹以行，愿忧挠而卒。

为贬愤死

【玉泉子闻见录】：李瓒，故丞相闵之子，自桂州失律，贬昭州司户，后量移衡州刺史，为给事中柳韬所疏，贬焉。韬始与瓒相善，瓒先得路而弃韬马，瓒既重为所贬，性雅躁愤而且死。郑舍之谷，恩之子也。命笔与书曰：受恩未报苦极，累十点。笔落而卒。

寐觉惊死

【陶朱新录】：通判监酒赵诗者，昔在学校尝因同斋熟寐，与众戏以香烛花果楮镪之类，设供于卧榻之前，而潜伺之。寝者既觉，见之曰：我已死耶。嘘唏不已，少顷复寐，久不复起。共视之，真死矣。乃撤供设之物，竟不敢言其所以于人，岂乍觉此惊散神鬼，遂不复还斡也耶。事有不可知者，贾先存善云。

宁不愧死

【宋史】《忠义传》：姜才被执，愤愤不已，阿术怒剐之扬州，才临刑，夏贵出其傍，才切齿曰：若见我，宁不愧死邪。

杯酒辱死

【李昌龄乐善录】：昔邵陵王纶镇郢脉，吴规为之客。适张缵出镇湘东，纶饯于郊，规亦与坐。时缵方贵，意轻规。忽举杯属规曰：吴规，奉庆汝今日得与此宴。规大怒，即起归。其子翁孺闻之，为之气结而卒。规悼儿愤缵俄亦不起，其妻不胜悲怨，寻亦殒命。时人为之语曰：张缵一杯酒，杀吴氏三人。此则辱而死之也。

罪非殊死

【西汉博闻】《光武纪》：光武诏罪非犯殊死，一切勿案。注云：殊死，谓斩刑殊绝也。《左传》日斩其木而弗殊。一切谓权时非久制也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贬新州死

【唐新纂】：路岩贬新州，死于杨收死之榻，见《通鉴》。刘挚贬新州，死于蔡确死之室，见《王巩杂记》。二事甚类，可骇也。

终为情死

【世说新语】：王长史登茅山，大恸，笑曰：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。

必以贿死

【通鉴】《周外纪》：景工十七年，晋叔鱼之生，甚母视之，曰是虎目而豕喙，鸢肩而牛腹，溪壑可盈，是不可餍也，必以贿死。遂不视。

且图赊死

【资治通鉴】：则天圣历元年，狄仁杰上疏，以为朝廷议者，皆罪契丹突厥所胁从之人，言其迹虽不同，心则无别，诚以山东近缘军机，调发伤重，家悉破，或至逃亡，重以官典侵渔。因事而起，枷杖之下痛切肌肤，事迫情危，不循礼义，愁苦之地，不乐其生，有利则归，且图赊死。此乃君子之愧辱，小人之常行也。

苟求赊死

【资治通鉴】：则天长寿元年，侍御史周矩上疏曰：推效之吏，皆相矜以虐。泥耳笼头，枷研楔毂，指鹰签爪，悬发薰耳，号曰狱持。或累日节食，连宵缓问，画夜遥撼，使不得眠，号曰宿囚。此等既非木石，且救目前，苟求赊死。
高宗上元二年，左千牛将军长安赵环，尚高祖女常乐公主，生女为周王显妃，公主颇为上所厚。天后恶之。辛巳，妃坐废幽闭于内侍，省食料，给生者防人候其突烟而已，数日烟不出，开视死腐矣。环自定州刺史贬括州刺史，令公主随之官，仍绝其朝谒。

专死不勇

【西汉书】《韩王信传》：汉六年秋，匈奴胃顿大入围信，信数使使求和解，汉疑信数问使有二心，间私也。上赐信书责让之。曰专死不勇，专生不任。李奇曰：言为将军斋必死之意，不得为勇，斋必生之心，不任军事，传曰期死，非勇也必生，非任也。寇攻马邑，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？安危存亡之地，此二者，朕所以责于君工。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祈　　死

【左传】：成公十七年，晋范文子友自鄢陵，使其祝宗祈死，注祝， 大祝。宗， 宗人， 皆上祭祀祈祷者， 使为范文祈死。六月戊辰士燮卒。曰：君骄侈而克敌，是天益其疾也，难将作矣，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。无及于难，范氏之福也。
【国语】：晋范文子谓其宗祝，君骄泰而有烈夫，以德胜者，犹惧失之，而况骄泰乎！君多私，今以胜归。私必昭，昭私，难必作，吾恐及焉。凡吾宗祝为我祈死，先难为免。七年夏，文子卒。
【谢应芳辨惑编】《国语》云：范文子祈死，柳子非之曰：死之长短而在宗祝，则谁不择良宗祝而祈寿焉。文子祈死而得，亦妄之大者。
【敬斋泛说】：祈死者二人，曰晋大夫范武子士会之子文子燮、鲁大夫叔孙穆子豹之子昭子女若。说者以为自裁，恐不然，今俚俗少不如意，形言愿死者多矣。左氏所载二人盖此类，但既言之后，适谢世耳。

触柱求死

【北盟录】：宋靖康中，虏寇逼近，宰相张邦昌对二太子哀号擗踊，以身投地，绝而复苏，虏执酋命，终莫能回。度非口舌可争，则以首触柱求死。不能，又缘甲士防虏尽夜监守，虽欲引绳挥刃，赴井蹈河，皆不可得。岂谓城中之人相与逃死，乃嫁大祸于一身，变出不图，死安足惜。

挽兵乞死

【北史】《杨昱传》：杨仲宣遇害，仲宣子年九岁，牵挽兵人曰：欲害诸尊，乞先就死，兵以刀斫断其臂，犹请死不止，遂先杀之。

乞一快死

【类说】：元载于万年县佛堂中谒主官，乞一快死。主者曰：相公今日受赀子污泥，不怪也，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。

桓子请死

【左传】：宣公十二年，晋师救郑。楚人惧五之入晋军也，逐疾进师，车驰卒奔，乘晋军。桓子不知所为，鼓于军中曰：先济者有赏，中军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也，晋之余师不能军。宵济，亦终夜有声，晋师归，桓子请死。晋侯欲许之，士贞子谏曰：不可，城濮之役，晋师三日，文公犹有忧色，左右曰：有喜而忧，如有忧而喜乎？公曰：得臣犹在，忧未歇也，困兽犹斗，况国相乎？及楚杀子玉，公喜而后可知也，曰：莫余毒也已。是晋再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克而楚再败也。楚是以再世不竞，今天或者大警晋也。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，其无乃久不竞乎。林父之事君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社稷之卫也，若之何杀之。大其败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何损于明。晋侯使复其位。

伏道请死

【新唐书李晟传】：晟平朱讹之乱，复长安，戎服见帝三桥，再拜顿首贺已，即跪陈备爪牙臣不能破贼，致乘舆再狩，乃臣不任职之咎，敢请死。伏道左。帝为掩涕，命给事中齐映起之，使就位。

投刺请死

【续世说】：石晋高祖时，张彦泽贪残不法，刑部郎中李涛伏阁极论彦泽之罪，语甚切至，彦泽削一阶，降爵一级。及契丹入京师。彦泽恣行杀戮，士民不寒而。涛时为中书舍人，谓人曰：吾与其逃于沟渎而不免，不若往见之。乃投刺谒彦泽曰：上疏请杀大尉人李涛，谨来请死。彦泽欣然接之，谓涛曰：舍人今日惧乎？曰：涛今日之惧，亦犹足下昔年之惧也，向使高祖用涛之言，事安至此。彦泽大笑，命酒饮之。涛引满而去，旁若无人。

抗辞请死

【资治通鉴周世宗纪】：初唐，使者孙晟锺谟从帝至大梁，帝待之甚厚，每朝会班于中书省官之后。时召见，饮以醇酒，问以唐事。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，事陛下无二心。及得唐蜡书，多谤毁之言，帝大怒，召晟责以所对不实。晟正色抗辞，请死而已。问以唐虚实，默不对。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于右军巡院，更以帝意问之，翰与之饮酒数行，从容问之，晟终不言，翰乃谓曰：有敕赐于公死，晟神色怡然，索袍笏，整衣冠，南向拜曰：臣谨以死报国，乃就刑。并从者百余人皆杀之，贬谟耀州司马。既而帝怜晟忠节，悔杀之，召谟拜卫尉少卿。

叩头请死

【杨内翰谈宛】《武丁篇》：董遵诲父宗本尝为随州将。太祖征时，往依宗本，令与遵诲游，尝共臂鹰逐兔，少不如意，为遵诲所辱。太祖遂辞去，宗本固留厚给遣之。即位之初，访求遵诲，遵诲欲自杀，其妻止之曰：等死亦未晚耳，万乘之主，岂念旧恶？将因祸致福，岂可测哉？遵诲感其言，幅巾见于便殿，叩头请死。上笑曰：“ 汝昔日豪荡太过，方将任汝事。即命左右掖起，赐官带、设食案，赐食上前。语及旧故欢笑，以为通远军使。

恸哭请死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【宋史· 张邦昌传】：邦昌既请元•太后来垂帘听政，御内东门小殿，邦昌以大宰退处内东门资善堂，寻遣使奉乘舆服御物至东京，既而邦时亦至，伏地恸哭，请死。康王抚慰之。王即位，封邦昌同安郡工。

自拘当死

【通鉴· 周外纪】：襄王十六年，晋文公之理李离过听杀人，自拘当死。大公曰：官有贵贱，罚有轻重，下吏有过，非子之罪也。离曰：臣居官为长，不与吏让位，受禄为多，不与下分利，有罪传其下而畏死，非义也！公曰：寡人亦有罪邪。离曰：臣受印之日，君命曰：必以仁义辅政，宁过于生，无失于杀。臣受命不称，壅惠蔽恩，君何过之有？君以所私害公，杀无罪而生当死，二者非所以教于国也。遂伏剑而死。

赐　　死

【史记· 蔡泽传】：泽曰：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。一战，举鄢郢以烧夷陵；再战，南并蜀汉，又越韩魏而攻强赵，北坑马服，诛屠四十余万之众，尽之于长平之下，流血成川，沸声若雷，遂入围邯郸，使秦有帝业。楚赵天下之强国，而秦之仇敌也。自是之后，楚赵皆慑伏，不敢攻秦者，白起之势也。身所服者七十余城，功已成矣，而遂赐剑死于杜邮。
【续后汉书·刘封传】：昭烈怒封不救关羽，又陵孟达使叛，诸葛亮虑封刚猛，易世之后，终难制御，劝昭烈因此除之，于是赐封死。封叹曰：恨不用孟子度之言。昭烈为之流涕。
【唐书柏耆传】：云：王承宗以常山叛，耆以书干裴度诸奉使镇州，自处士受拾遗，说承宗质，二男，献两郡，太和初迁谏议。李同捷叛，耆入沧州取同捷。赴京师，诸将害耆邀功，争上表论列，文宗不获已，贬循州司户判官。沈亚之贬庐州南康尉。内官马国亮又谮耆受、、、、同捷先所王稷女，及奴婢珍宝，再流爱州，寻赐死。
【刑法志】：京师决死，莅以御史金吾，在外则上佐，余皆判官莅之，五品以上罪论死，乘车就刑。大理正莅之，或赐死于家。
【资治通鉴后唐明宗纪】：天成二年，任园请致仕居磁州，壬申契丹来请修好，遣使报之。冬十月乙酉，帝发洛阳，将如汴州，丁亥至荣阳，《九域志》：荣阳县在郑州西六十里， 东至大梁一百四十里。民间讹言帝欲自击吴，又云：欲制置东方诸侯，宣武节度使检校侍中未守殷疑惧，判官高密孙晟劝守殷反，高密， 汉古县， 随乱废。唐武德三年置于义城堡，六年移就故夷安城， 即高密古县也， 属密州，《九域志》在州东北一百二十里。《考异》曰：《江南录》作孙县， 今从王溥《周世宗实录》，晟承正翻。守殷遂乘城拒守，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谕之。延光曰：不早击这，则汴城坚矣，愿得五百骑与俱。帝从之。延光幕发未明行二百里，抵大梁城下，与汴人战，汴人大惊。戊子帝至京水，京水在荣阳之东， 索水之西。遣御营使石敬塘将亲兵倍道继之，或谓安重诲曰：失职在外之人，乘贼未破，或能为患，不如除之。重诲以为然，奏遣使赐任园死，端明殿学士赵凤哭谓重诲曰：任园义士，安肯为逆，公滥刑如此，何以为赞国使者？至磁州，园聚其族，酣饮，然后死，神情不挠。
【陆游南唐书】《钟谟传》：初李德明被诛，唐镐预其事，至是镐惧钟谟修怨，不自安。会镐以纳贿闻，谟面诘其状，镐愈惧，信州刺史张峦入为大威军都虞侯，谟素与之善，每屏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人共语，或至中夜，又尝请使峦帅帐下兵巡都城。锔廉得之，因密言谟往来两国，挟周人以胁制朝廷，今与典兵者交结，为请令辶水徼辇下，其包藏殆不可测，谟微问之，念无以为奇货，会弘冀卒。后主以母弟当立，而谟尝以元宗爱子从善同使周，相与亲厚，乃言后主器轻忌放，无人君之度，因盛称从善才，不知元宗建储之意已决，更以此忤，乃暴其交结张峦等罪，贬国子司业，又贬着著作佐郎，安置饶州，遣中使领侍卫军十人，即日督促乘驿而去。谟时方补风眩，在途赋诗十章，语皆凄怆，峦出为宣州副使，建降元年正月，元宗问太祖受周禅，乃遣使如饶州，赐谟死。问曰：卿昔与孙忌便周，忌死而卿独生还，何也？谟顿旨伏罪，遂缢杀之。

【李元刚厚德录】：贾丈公昌朝为中丞，刘年公元孙陷西虏，或诬公降，议收其族。昌朝言事未可知，乃不果收。及在相位，元孙自西夏归，议赐死，昌朝独曰：自古将帅被执归不死。元孙得不死，判大名府，河决商湖，中书议归之六塔，昌朝力争之不已，其后河果不止塞，振救濒河水灾之民，全活其众。

公主赐死

【新唐书· 房玄龄传】：玄龄子遗直、遗爱。遗爱尚高阳公主。高宗时，出遗直汴州刺史，遗爱房州刺史。主又诬遗直罪，帝敕长孙无忌鞫治，乃得主与遗爱反状，遗爱伏诛，主赐死遗直以先功免，贬铜陵尉。

诬奏赐死

【唐】：刘泊，字思道，褚遂良诬奏洎曰：正当辅少主伊霍事。帝惑之，赐死。

割恩赐死

【事类合璧】：禄山乱，明皇幸蜀，至马嵬驿，将士饥疲，皆愤怒。陈玄礼以祸由国忠，军士以枪揭其首。上出驿门慰劳，令收队，军士不应。上使高力士问之，玄礼对曰：国忠谋反，贵妃不宜供奉。愿陛下割恩正法，赐贵妃死。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，舆尸置驿庭，召玄礼等入视之。注： 缢， 绞也。

赐赃官死

【旧唐书刑法志】：会昌元年九月，库部郎知制诰纥子泉等奏准刑部奏：犯赃官五品已上，合抵死刑。请准狱官令赐死于家者，伏请永为定式。从之。

坐赃赐死

【资治通鉴】《后周纪》：莱州刺史叶仁鲁，帝之故吏也，坐赃绢万五千疋，钱千纟昏，赐

死。帝遣中使赐以酒食，曰：汝自抵国法，吾无如之何。当存恤汝母。仁鲁感泣。

赐死惩众

【资治通鉴】《周世宗纪》：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，生纳稿税场官扰民，多取耗余，赐死。有司奏汉卿罪不至死，上曰：朕知之，欲以惩众耳。

剔喉验死

【新唐书】《路岩传》：岩封魏国公，坐罪贬新州刺史，至江陵免官，流儋州，籍入其家。岩体貌伟丽，美须髯，至江陵两髯皆白。捕诛边咸郭筹等。崖至新州诏赐死，剔取喉上有司。或言岩尝密请三品以上得罪诛殛，剔取喉验甚已死，俄而自及。

勇于就死

【续后汉书】《孔融传》：曹操令路粹枉奏融，下狱弃市妻子皆被戮。初女年七岁，男年九岁，以其幼弱得全，寄它舍。二子方奕棋，融被收而不动。左右曰：父执而不起何也？答曰：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？主人有遗肉汁，男渴而饮之。女曰：今日之祸，岂得久活，何赖知肉味乎？兄号哭而止。或言于曹操，遂尽杀之，及收至，女谓兄曰：若死者有知，得见父毋，岂非至愿？乃延颈就刑，颜色不变，莫不伤之。

洗沐就死

【唐书·文艺传】：宋之问、冉祖雍并坐罪赐死。之问得诏，震汗，东西步不引决。祖雍请使者曰：之问有妻子，幸听诀。使者许之。而之问荒悖不能处家事，祖雍怒曰：与公俱负国家，当死，奈何迟回邪？乃饮食洗沐就死。

再拜就死

【新唐书】《烈女传》：高愍女，名妹妹。父彦昭事李正已，及纳拒命，质其妻子使守汉阳。建中二年，挚城归河南都统刘玄佐，纳屠其家，时女七岁母李怜其幼，请免死为婢，许之。女不肯，曰母兄皆不免，何赖而生？母兄将被刑，遍拜四方。女问故，答曰：神可祈也。女曰：我家以忠义诛，神尚何知而拜之？问父所在，西向哭再拜就死。德宗骇叹，诏太常谥曰愍。诸儒争为之谏，彦昭从玄救宁陵，复汴州累功授颍川刺史，朝廷录其忠，居州二十年不徙，卒，赠陕州都督。

谈笑就死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【宋苏东坡集】《孔北海赞》：世之议公者才气各有高庳，然皆以临难不惧，谈笑就死为雄。

无须滥死

【类对群书事苑】：汉灵帝崩，袁绍为中军校尉，勒兵斩中常寺赵忠，捕宦者无少长悉斩之。以至无须而滥死者众。

多须滥死

【类对群书事苑】：冉闵为石鉴大将军，闵因鉴令赵人曰：斩一胡者，进位一级。一日之中，斩首万数，闵躬牵赵人诛诸胡羯死者二十余万，于时高鼻多须有滥死者。

骁勇宥死

【宋史】《田绍斌传》：绍斌尝盗官马，贸直尽偿博进。事发，狱具有司，引见讲武殿，绍斌称死罪。太祖知其骁勇，欲宥之，执于门下，遣内侍私谓之曰：尔今死有余责。绍斌曰：若恩贷臣死，当尽节以报，俄复引见，释之，且密赐白金。

功臣子贷死

【新唐书】《襄阳公王传》：有李元本者，得私待主，以功臣子贷死，流象州。

功臣恕死

【唐吕和叔集】《功臣恕死议》：昔卫蒯聩以窃国之诈，盟其陪臣服冕乘轩三死无与，
近代惑者因为口号，于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。考诸古训，其异端欤，稽诸时事，其乱本欤，何者？有国之柄，莫大乎刑赏；人生有欲，不可以不制；天讨有罪，不可以不刑。盖刑者，圣王恃以佐道德而齐天下者也。功济乎物，不可以不赏；赏劝乎功，不可以不信。盖信者，圣王所以一号令而•天下者也。然则恕死之典，弃信而废刑，何以言之？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乱之后，非尽能贤，或有起屠贩垄亩行阵之间，乘帝王应天顺人之势，用力无几，遂贪天功，超腾风云，各得变化。率劳怙宠，屈强自负，僭冒无厌，见利忌义是宜崇威峻法，大为之防，而反丹书铁券，许以不死，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乱而十犯上，孰不以暴为无伤乎？且人群之言如涣汗不反，既与之要天地誓河山，卒仓忽反一旦失驭，有黥韩之罪，神怒人怨，不得已而诛，是弃信也。若恣行凶险，隳突宪网，或奸锋将发，衅逼宗社，乃念斯言之玷，忍而不诛，是废刑也。向者才得其尘涓之效萤烛之助，而信弃刑废，将焉用之，使贤而有功，惊宠惧满，自居无过之地，何恕死为？使愚而有功。已小人不幸，又告以无死，是增骄而启奸，适所曰赏之过也。虽恕之死，其能免乎？夫其贤如太公，忠如伊尹，唯君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知臣，可以勿贰。而遽宥以死罪，是疑其不终，非所以待之以诚，而尽君子之心也。若乃猾如狗，盗，庸如黥徒，未有罪面先恕之死，是不许其慕生廉耻。自周名节，非所以导之以德，耸之以祸福，使得迁善远罪，保勋全名，剖符传变，与国终始，恩斯勤斯，是亦极矣。奈何挠权乱法以罪宠人，坠信赏必罚之典，亏昭德塞违之道，恐非哲王经邦执物之制也。

判状赦死

【仙游杂录】：桑道茂祖为供奉，李晟为神策小将，道茂曰：足下即贵，某三数年性命当在公手，能赦之否？晟笑曰：供奉见侮邪？道茂怀中取一纸文书，具官衔姓名，云所犯罪愆，乃是逼迫，伏乞恩慈，判命全宥。晟笑曰：遣某道何语？道茂乞云准状特放，晟为书之。后朱反，道茂复旧职，晟瘦京城，收逆徒数百人置旗下就戮。道茂大呼曰：某有状。取视之，乃昔年所书，晟惊寤释放，以为上客。

表请减死

【旧唐书】《乔琳传》：官军收京师，当处极刑。时乔琳已七十余，李晟悯其衰老，表请减死。上以累经重任，顷亏臣节，自受逆命，颇闻讥谐悖慢之言，背义负恩，固不可舍，命斩之。临刑欢曰：乔琳以七月七日生，亦以此日死，岂非命与。

敕许减死

【旧唐书】《刑法志》：张买得救父，击康宪致死，敕买得减死罪一等。

议狱缓死

【宋欧阳公集】《南省试策对》：议狱缓死，义易之明文。眚灾肆赦，帝典之奥训。

惩恶缓死

【宋薛季宣浪语集】《代论流配札子》：牧马者在鞭其后，殴羊者去其乱群，施之于民，其则不远，先工制徒流之法，所以惩恶缓死也。

密疏原死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【唐书】《狄仁杰传》：仁杰由宁州刺史转文昌右丞，出豫州刺史。时越王兵败，支党余 千人论死。仁杰释其械，密疏曰：臣欲有所陈，似为逆人申理，不言且累陛下饮恤意，表成复毁，自不能定。然此皆非本恶，诖误至此，有诏悉谪成边，囚出。宁州父老宁，劳曰：狄使君活汝邪！因相与哭碑下，囚斋三日，及去。至流所，亦为立碑。

纾死

【左传】：文公十六年，初，司城荡卒，公孙寿辞司城，请使意诸为之。既而告人曰：君无道，吾官近，惧及焉。弃官则族无所庇，子身之贰也，姑纾死焉，注： 且以缓吾之死焉。虽亡子， 犹不亡族。既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， 公知之。公知之尽以宝行。

恤　　死

【西汉会要】：汉法，父子俱有死事，得以丧归。汉四年，下令军士不幸死者，吏为衣衾棺金久，转送其家。八年，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木彗，归其县，给衣衾棺葬具，祠以少牢，长吏视葬。文帝十四年，乍开侯孙单以父邛此地都尉，力战死事，子侯。景帝中二年，封故楚赵傅相前死事者四人，皆为列侯。武帝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，教以五兵，号曰羽林孤儿。【赵德麟侯鲭录】：明皇至蜀，每思张由江则泪下，遣使韶州祭之，兼赍货币以恤其家，其诰词刻于白山屋壁下。

梵志避死

【法句・ 譬喻经】：时有梵志兄弟四人，各得五通，却后七日皆当命尽。共议言五通之力，反覆天地，手扪日月，移山驻流，靡所不能，宁当不能避此死。对一人言：吾入大海中，上不出现，下不至底。无常杀，鬼安知我？一人言：吾入须弥山中，还合其表。一人言：吾当轻举，隐虚空中。一人言：吾当藏入大市之中，无常杀，鬼趣得一人，何必求吾四人？议讫，相将辞王，今欲逃命，于是别去。七日期满，各各命终，犹果熟落布。监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，乃司曰：四人避对，一人已死，其余三人岂得独免？王生拂所白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，各获五通，自知命尽，皆共避之，不审今者能得脱否？佛说偈曰：非空非海中，非入山石间，无有地方所，脱之不受死。

求才脱死

【元史】《姚枢传》：岁乙未南伐，诏枢从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，会破枣阳，主将将尽坑之。枢力辨非诏书意，他日何以复命，乃蹙数人逃入篁竹中，脱死。拔德安，得名儒赵复，始得程颐，朱熹之书。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挺身求死

【新唐书】《屈突通传》：屈突通，其先盖昌黎徒何人，后家长安。仕隋为虎贲郎将。文帝命覆陇西牧簿得隐为二万匹，帝怒，收太仆卿慕容悉达，监牧官吏千五百人，将悉诛死。通曰：人命至重，死不复生，陛下以至仁育四海，岂容以畜产一日而戮千五百士！帝叱之，通进顿首曰：臣愿身就戮以挺众死。帝寤曰：朕不明，乃至是，今当免。

示金缠救死

【北盟录】：宋钦宗靖康中，粘罕兵急，令下系桥渡河。桥成，军民争渡。有妇女陷于游沙中，举臂间金缠示人民，号呼求救，莫敢向迩，不移时，遂没。

揣针苏死

【抱朴子内篇】《释滞卷》：越人揣针以苏死。

内药起死

【太平广记】：董奉，候官人也。士燮为交州刺史，得毒病死，已三日。奉时在彼，乃生与药二丸内口中，以水灌之，使人捧举其头，摇而消之，须臾，手足似动颜色渐还，半日乃能起坐，后四日乃能语，云：死时奄忽如梦，见有十数乌衣人来收燮上车，去入大赤门，径以付狱中，狱各一户，以土从外封塞之，不复见外光。忽闻户外人言：太一遣使来召士燮，又闻除其户土，良久乃引出，见有车马赤盖三人，共坐车上，一人持节呼燮上车，将还至门而觉，燮遂活。

萧后誓死

【北盟录】：宣和四年，萧后谕曰：国难至此，我亲统大军，尽死一战，为社稷计，胜则再与卿等见。万一失利，则我誓死于阵前。

积薪誓死

【宋史】《陈从易传》：从易为彭州军事推官，时王均盗据成都，连陷绵汉诸军，彭人谋杀兵马都监以应之。从易摄州事，斩其首谋者，召余党，晓以祸福贯之，众皆呼悦。乃率属将士，修严守械，戒其家僮，积薪舍后，曰：吾力不足以守，当死于此。贼闻其有备，不敢入境。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家亡誓死

【元史】《列女传》：朱虎妻茅氏，大德间，虎官都水监坐罪，籍其家，吏录送茅氏及二子赴京。太医提点师甲乞归家，欲妻之，茅氏誓死不从，托居尼寺，尤愤不食卒。

誓与虏死

【张横浦心传录】：解潜太尉贬南安，临决之前，越一日焚香寂卧，令人来请，若有所言者，因往省之，曰：太尉平日所怀，莫有不足者否。解公遂屏左右，垂泪云：某平生唯仗忠义，誓与虏死，以雪国耻。以不肯议和，遂为秦公斥远。此心唯天知之。因谓之曰：无愧此心足矣，何必令人知？然人未有不知者，事有真伪迟速耳。解云闻侍郎此言，心下豁然，某令即去矣。奄然而逝，予以谓武夫悍卒，其一念正气，犹盘礴不下以待人决，况吾侪读圣贤书，安可於平日不正此心？此与“ 朝闻道夕死”何异！

爱　　死

【左传】：文公十年，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。冬，遂及蔡侯，次于厥貉，将以伐宋。宋逆楚子，遂道以田孟诸，命夙驾载燧。宋公遣命，无畏扶其仆以徇，或谓子舟曰：国君不可戮也。子舟曰：当官而行，何强之有？刚亦不吐，柔亦不茹，毋纵诡随，以谨无极。是亦非辟疆也，敢爱死以乱官乎？注言： 我岂敢爱惜一身之死， 以乱楚之官事乎。

不敢爱死

【左传】：定公八年，阳虎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。阳虎前驱，林楚御桓子，虞人以钹盾夹之，阳越殿，将如蒲圃。桓子咋谓林楚曰：而先皆季氏之良也，尔以是继之。对曰：臣闻命后，阳虎为政，曾国服焉，违之徵死，死无益於主。桓子曰：“ 何后之有？而能以我适孟氏乎？ ”对曰：“ 不敢爱死，惧不免主。”桓子曰：“ 往也。”孟氏选甫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於门外，林楚怒，马及衢而骋，阳越射之，不中。筑者阖门，有自门间射阳越，杀之。

此将不惜死

【旧唐书】《吐蕃传》：吐蕃远至凤翔，节度孙志直闭门拒之，吐蕃围守数日，会镇西节度兼御史中丞马领精骑千馀，自河西救。杨志烈乃引兵入城，迟明，单骑持满，直卫贼众，左右愿从者百馀骑。奋击大呼：贼徒披靡，无敢当者，战疲而归，贼众慑其骁勇。翌日，又逼城请战，披甲开悬门，贼乃抽退，皆曰：此将不惜死，不可当，

且避

之。

相与致死

【容齐随笔】：张耳、陈馀，少时为刎颈交，其后争权相与致死地而不厌，盖势利之极，其究必然。韩馥举翼州以迎袁绍，而终以惧死。刘璋开门延刘备，坐失益州。翟让提兵授李密，而举族不免。尔朱兆以六镇之众付高欢，而卒毙於欢手，绍密欢忘其所，自不足深责。孰谓玄德之长者而忍为此耶？

乐为致死

【三国志】《孙策传》：策为人美姿颜，好语笑，性阔达，听受善於用人，是以士民见者，莫不尽心乐为致死。

自致于死

【后魏书】：张预每羡古人食玉之法，乃采访蓝田，躬往攻掘，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余。至而观之，皆光润可玩，预乃椎七十枚为屑，日服食之，馀多惠人。后乃闻者更求玉于故处，皆无所见，冯翊公源怀等得其玉，琢为器佩，皆鲜明可宝。预脉延年，云有效验，而世事寝食皆不禁节，又加之好酒损志，及疾笃，谓妻子曰：服玉若能屏居山林，排弃嗜欲，或当大得神力，而吾酒色不绝，自致于死，非药过也，然吾尸体必当有异，勿使速殡。令后人知食服之妙。时七月中旬，长安毒热，预停尸四宿，而体色不变。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，口闭。常谓之：君自云食玉有神验，何故不受含也？言讫，齿启纳珠，因嘘属其口，都无秽气，举歛於棺，坚直不倾委，死犹有遗玉屑数升，囊盛纳诸棺中。

勇者致死

【宋苏东坡策略】：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，则智者愿效其谋，勇者乐，致其死。

怀心乐死

【吴越春秋】《勾践伐吴外传》：越王道见晁，张腹而怒，将有战争之气，即为之轼。其士卒有问于王曰：君何为敬晁虫而为之轼，勾践曰：吾思士卒之怒久矣，而未有称吾意者，今晁虫无知之物，见敌而有怒气，故为之轼。於是军士闻之，莫不怀心乐死，人致其命。

艾命投死

【吴赵春秋】《勾践阴谋传》：计[石儿]曰：夫官位财币金赏者，君之所轻也。操锋履刃艾音刈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命投死者，士之所重也。今王易财之所轻，而责士之所重，何其殆哉？

擅杀偿死

【旧唐书】《工君操传》：君操父，隋大业中与乡人李君则对兢，因被殴杀告捕。君操时年六岁，其母刘氏告县收捕，君则弃家亡命，追访数年，弗获。贞观初，君则出官自首，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杀之。诣刺史具自陈告，州司以其擅杀戮问云：杀人偿命，律具明文，何方自理，以求生路？对曰：亡父被杀二十馀载，闻诸典礼，父雠不可同天，早愿图之，久而未遂。常惧亡灭，不展冤情，今大耻既雪，甘从刑宪。州司据法处死，列上其状，太宗特诏原免。

自盗抵死

【资治通监】《后唐明宗纪》：天成四年，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为资州税官，坐自盗抵死，观察判官冯琢中门副使王处回为之请。孟知祥曰：虽吾弟犯法，亦不可贷，况他人乎？
【文纪】：细民之愚无知抵死，师古曰：抵，触也，亦至也。

坑降足死

【叶邦邵和李翰蒙求】：秦将白起长平之战，坑赵降卒四十万人，后秦复攻赵，起称疾不行。昭王怒，遣人遣起不得留咸阳，行至杜邮，赐剑令自裁。起曰：我何罪？良久曰：我固当死，赵降卒四十万人。我诈而尽坑之，是足以死，遂自杀。

杀菟坐死

【东汉书】《梁统传》：统玄孙翼，以贵戚为大将军。桓帝时起菟苑至於河南城西，经亘数十里，移檄所在调发生菟，刻其毛以为识，人犯者，罪至刑死。尝有西域贾胡，不知禁忌，误杀一菟，转相告言，坐死者十馀人。

反送死

【江湖续集】《赵汉宗反送死诗》：死生虽异途，昭晰本一理。
崦嵫落圆景，一设非永逝。
达人随元化，生死一剧耳。
生生常疑实，安知非真死。
死当安吾归，生当适吾意。

鸟羽送死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【三国志】《魏书· 弁辰传》：其国土地肥美，宜种五谷，及稻，晓替桑，作缣布，乘驾牛马，嫁娶礼俗，男女有别。以大鸟羽送死，其意欲使死者飞扬。

灵鹤催死

【江少虞类苑】：王参政伯庸得疾，既委顿。是夕有灵鹤十馀只，空中嘹唳。八月二十日夜三更，月甚明，时其弟纯臣差知亳州，公人来迎侯者，皆以为怪讶。须臾闻宅中恸哭，群鹤遂散，时人以谓伯庸当作仙官尔。

丹剂缓死

【王明清挥尘录】：宋道方毅叔以医名天下，居南京，然不肯赴请，病者扶携以就求脉。政和初，田登守郡，母病危甚，呼之不至。登怒云：使吾母死，亦以忧去。杀此人不遇斥责。即遣人禽至廷下，符之云：三日之内不痊，则吾当诛没以示众。毅叔曰：容为诊之。既而曰尚可以活，处以丹剂，遂愈。田喜甚，云：吾一时相困辱，然岂不可刷前耻乎？用太守之车，从以妓乐，酬以千缗，俾郡卒负于前，增以彩酿，道引还其家。旬日后，田母病作，呼之则全家遁去，田母遂殂。盖其疾先已在膏肓，宋姑以良药缓其死耳。

当适辄死

【西汉书】《外戚传》：王奉先有女，年十馀岁，每当适人，所当适辄死。

无罪辄死

【新唐书】《安禄山传》：李猪儿幼事安禄山谨甚，使为阉人愈亲信。禄山腹大垂膝，及老愈肥，曲隐常疮。既叛不能无患惧，至是目复盲，俄又疽疾，尤卞噪。左右给侍，无罪辄死，或掠荷辱，猪儿尤数，虽严壮亲侍，时时遭笞靳，故二人深忌禄山。

饮泉辄死

【宋史】《冯伸已传》：伸已知邕州，治舍有井，相传不敢饮，饮辄死，伸已日汲自供，终更无恙。

射贼辄死

【宋曾巩元丰类稿】《尚书陈公神道碑》：宋陈世卿改静安军节度推官，有益数万人围静安八十日，公奋励距敌，射其裨将一人，应手死。又射至数百人，无不辄死，盗以故不敢迫，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而外兵来救乃解。

一门争死

【续后汉书】《孔融传》：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，诏为刊章，下州郡以名捕俭，俭与融兄褒有旧，已抵褒，不遇。融年十六，俭少之而不告，融见其有窘色，谓曰：兄虽在外，吾独不能为君主邪。因留舍之。后事泄，国相以下密掩捕，俭得脱走，遂并收褒融送狱。二人未知所坐，融曰：保纳舍藏者，融也，当坐之。褒曰：彼来求我，非弟之过，请甘其罪。吏问其母，母曰：家事任长，妾当其辜，一门争死。郡县疑不能决，乃上献之，诏书竟坐褒焉。

争相代死

【新唐书】《列女传》：虞甫妻李，秦州城纪人，父澜，永泰初为蕲令，梁宋兵兴，澜谕降剧贼数千人。刺史曹升袭贼败之，贼疑澜卖己，执澜及其弟渤，兄弟争相代死，李见父被执，亦请代父，遂皆遇害。宣慰，使李季卿闻状，诏赠李孝昌县君，澜，渤并赠官。

父子俱死

【史记】《赵世家》：王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，后得吴娃爱之，为不出者数岁，生子何，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。吴娃死，爱驰，怜故太子，欲两王之，犹豫未决，故乱起，以至父子俱死，为天下笑，岂不痛乎！

父子争死

【宋史】《郑绮传》：有鲍宗岩者，徽州歙人，子寿孙。宋末盗起里中，宗岩避地山谷间，为贼所得。缚宗岩树上，将杀。寿孙拜前，愿代父死。宗岩曰：吾老矣，仅一子奉先祀，岂可杀之？吾愿自死，盗两释之。

请代父死

【文苑英华】《张不耀请代父死表》：玄宗开元初臣某言：臣闻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，欲报之恩，昊天罔极。臣父文成充使不了，特置严刑，罪小责深，不胜冤苦。街衢惊叹，长幼咸嗟。皇天后土，实所鉴照。臣闻有理不申，枉填沟壑，臣了情切，骨肉恩深，请以微躯，代父当死。乞宽父之浅命，展愚臣之孝心，伏乞天命，俯垂矜察，臣不耀万死，犹荷再生。臣父朝无近亲，孤宦独立，苗疏难植，根残易危，无风而自倒，不寒而自战。李全交，接邪作监，舞法弄权，虐甚周兴，酷殊来俊，枉陷良善，以立己功。恶贯已盈，贪残事败，不斩颜厚，犹事纟斗绳，不惧皇天，仍居宪府，罪轻责重，其枉宝深。但恨明时，虚编咎晦。疑伏愿陛下，采兴人之诵，听左右之言，乞不滥无辜，度庶冤魂重返，即臣虽死之日，犹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生之年，不任酷裂之至，冒死投匦以闻。
【温州府志】：周乐，瑞安人，宋状元坦之后，父晟通经能文，方氏据温，拘晟置海舟上，乐随往，事父甚谨，一日贼酋遣人沉晟于水，乐泣请曰：我有祖母，幸留父侍养，请以已代父死。不听，乐抱父不忍舍，遂同死。
【金史】《陈颜传》：颜，卫州汲县人，世业农。父光荣季擢武举第，调寿阳尉。未赴，值金兵敢汴。光病，围城中，颜艰关渡河，往省其父，因扶疾北归。光家奴谋良不可，诬光与贼杀人，光系狱榜掠不胜，因自诬伏。颜诣郡请代父死，太守徐某哀之，不敢决。适帅臣至郡，以其状白帅曰：此真孝子也！遂并释之。

求代父死

【宋史】《孝义传》：邢神留父超逋官租，里胥督租，与超斗，超殴里胥死。神留年十六，诣吏求代父死。州以闻，特诏减死，赐里胥家万钱，为棺敛具。

代父就死

【宋史】《孝义传》：端拱初，沈之父为屯田院衙官，凶暴无赖，使酒殴平人死。正中途见父恐惧，述其故，正即号呼褫衣，就殴其尸，巡警者捕送官，狱具，怡然就死，闻者悲之。

女易父死

【孝友同风】《列女传》：赵津女娟者，赵河津吏之女，赵简子之夫人也。初，简子南击楚，与津吏期。简子至，津吏醉卧不能渡。简子欲杀之，娟惧持楫而走。简子曰：女子走何为？对曰：津吏息女，妾父闻主君来渡不测之水，恐风波起，水神动骇，故祷祠九江三淮之神，供具备礼，御厘受福，不胜杯酌，醉至於此。君欲杀之，妾愿以鄙躯易父之死。简子曰：非汝之罪也。娟曰：主君欲因其醉而杀之，妾恐其身不知痛，而心不知罪也。若不知罪而杀之，是杀不辜也，愿醒而杀。简子曰：善。逐不诛。

愿赎父死

【东汉书】《谯玄传》：时公孙述僭号於蜀，徵玄不肯起，遂受毒药。子瑛泣血叩头於太守曰：方今国家，东有严敌，兵师四出，国用军资，或不常充足，愿奉家钱千万以赎父死。太守为请，述听许之。玄遂隐田野，训子勤习经书，终述之世。

抱父乞死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【南史】《宋袁粲传》：齐戴僧静分兵攻府西门，彦节与儿逾城走，粲还坐列烛自照，僧静挺身暗往，奋刀直前，欲斩之。子最觉有异人，叫抱父乞先死，兵士人人莫不陨涕。粲曰：我不失忠臣，汝不失孝子。仍求笔作启云：臣义奉大宋，策名两毕。今便归魂坟垅，永就山丘，僧静乃并斩之。

幼儿代父死

【元史】《孝义传》：郭狗狗父宁戍大良平，宋将史太尉攻陷之，宁全家被俘。史将杀宁，狗狗年五岁，告史曰：勿杀我父，当杀我。史惊问是儿几岁，宁曰：五岁。史曰：五岁儿能为是言，吾当全汝家，即以骑送之。

愿代伯父死

【温州府志】：王奉，永嘉人，居杜奥，幼鞠于伯父。丁未冬，大兵至，伯父为兵所执，求财不得，将杀之。奉年十五，匿业薄中，跃出绐曰：儿知痊物所。伯父遂得释而遁。掘数穴皆无，乃告兵曰：儿实不知。恐伯父被害，故愿以身代伯父死。兵怒斩之，伯父视之，则颈骨已断，而喉尚在。捧首合颈，取修船油灰涂其疮，以水滴口，稍能咽，七日始苏。

愿代母死

【夷坚志】：可从世居温之北乡清源，宋建炎间，大盗群起，遇人必杀。清源皆逃於蒙山，未几盗至，众多被害。间有不杀，则执而掠问珍宝所藏之处，从世母亦为所执，从世哀痛，不忍母死於盗之手，乃往盗所长揖曰：乡人所藏珍宝，惟我可寻，母实不知，愿以身代母，共汝寻之。盗乃释其母而执从世，引尊数处，皆无所得，始知其绐己。因取箭射之，俱不中体，贼问其故，且言恐母死于非命，故设是计以代母死，贼怜其孝，遂释之。
《元史· 孝义传》樊渊幼失父母，笃孝。至元十二年，奉母避兵茅山，兵至欲杀其母，渊抱母号哭，以身代死，兵两释之。延•间，汀州宁化赖禄孙母病，值乱，负母避南山。盗至，众散走，禄孙守母不去，盗将刃其母，禄孙以身翼蔽曰：勿伤我母，宁杀我。盗骇叹不忍害。

母代子死

【能改斋漫录】：陈升之在相位，尝夙兴未出，其亻兼皆集厅前。忽有大豕奔逸而去，众升之未出，而外门又未启，相与掩而缚之，以箦缭而藏诸密室，期以送升之至待漏，即归而共烹也。及归取烹，乃空箦而已，莫不惊怪，语达升之，母曰：吾儿生于辛亥，豕为亥神，今受击而没，岂吾儿当被灾乎？是夕焚香于臂，告天曰：老妾无益于世，男儿方尽心于国，不宜辄去，愿以老身代儿薄命，云云。阅十二日，升之遂丁尤。

愿代女死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【内翰谈苑】：陈国夫人耿氏，太宗乳母也，生秦王廷美。初宣祖总兵以燕国公主嫁军国小校，会队长外戍谋叛，营中无长少皆籍名当诛。太后爱其女，忧恼不知为计，耿氏曰：愿代大女死。即盛饰跨驴以黄帕冒首，太祖自御以入，留处舍内，燕国乘驴而出。太后先以厚赂抱关卒，当其出为他卒所见，犹阿诰挝走尔疾驱得免，会尽赦营中死。耿氏卒无恙。

兄弟争死

【史记】《卫世家》：卫宣公为太子仍娶齐女，宣公见太子妇好，说而自取之，更为娶他女，宣公得齐女，生子寿，于朔。太子母死，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，恶太子，欲废。宣公自以为夺太子妻，心恶太子，欲废之，及闻其恶，大怒，乃使仍于齐，而令盗遮界上杀之。与太子白旄，而告界盗，见持白旄者杀之，且行。子朔之兄寿，太子异母弟也。知朔之恶太子，而君欲杀之，乃谓太子曰：界盗见太子白旄，即杀太子，可毋行。太子曰：逆父命求生，不可。遂行。寿见太子不止，乃盗其白旄先驰至界，界盗见其验，即杀之。寿已死，而太子又至，谓盗曰：所当杀者我也。盗并杀太子，以报宣公，乃以子朔为太子。

【续后汉书】《姜肱传》：肱博通五经，兼明星纬，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十馀人，诸公争加辟命，皆不就。二弟俱以孝行著闻，名声相次，亦不应徵聘，肱尝与季江谒郡。夜于道遇盗，欲杀之，肱兄弟更相争死，盗遂两释之。但掠夺衣资而已。

【两汉蒙求】：汝南王琳巨尉者，年十馀岁，丧父母，因遭大乱，百姓奔逃，唯琳兄弟独守冢庐，号泣不绝。弟季出遇赤眉，将为所捕，琳自缚请先和季死。贼矜而放遣。由是显名乡邑。

【孝友同风】：汉张礼遇饥年，孤养老母在堂八十馀，礼拾莱归于路，遇贼欲杀食之。礼叩头云：家中有老母，朝未得食，少时归家供讫，却来就死，贼遂放去。弟隔墙闻之，密自走去贼所，谓贼曰：向者归作羹者是兄。兄孝，养父母，年老辛苦羸瘦，弟肥肉多，愿代兄命。礼阴去贼所。谓贼曰：礼本许杀，何得杀弟？贼见二人孝慈，皆不忍杀，更与礼米二石，盐一角力，侍食老母，以全孝敬之道。

【三国志】《孙奂传》：舒燮有罪，时太常潘濬掌荆州事，欲置之于法。奂子邻谓濬曰：舒伯英兄弟争死，海内义之，以为美谈，仲膺又有奉国旧恩，今君杀其子弟，于事何如？注仲膺，名郡，初伯膺亲友为人所杀。仲膺为报怨，事觉兄弟争死，皆得免。

【南史】《齐袁彖传》：时南郡江陵县人苟蒋之弟胡之妇，为曾口寺沙门所淫，夜入苟家，蒋之杀沙门，为官司所检。蒋之列家门秽行，欲告则耻，欲忍则不可，实己所杀，胡之列又如此兄弟争死。

【宋史】《郑绮传》：绮四世孙德圭，德璋，孝友天至，昼则职几案，夜则同衾寝。德璋素刚直，与物多迕。宋亡，俗家遂陷以死罪，当会逮杨州。德圭哀弟之见诬，乃阳谓曰：彼欲害吾也，何预尔事，我往则奸状白，尔去得不死乎？即治行，德璋追至诸暨道中，兄弟相持，顿足哭，争欲就死。德圭默沮其行，遂绐以无往，夜将半，间道逸去，德璋追至广陵，德圭已死于狱。德璋间之，恸绝者数四，负骨归葬，庐墓再期，每一悲号，乌鸟翔集不食。

【元史】《孝义传》：郭道卿，至元初，闽盗起，居人窜匿。道卿与弟佐卿独守孝子祠，不忍去，遂俱被执，盗将杀佐卿，道卿泣请代弟死，佐卿亦泣请杀，道卿固引颈请刃，盗相顾曰：汝孝门兄弟若此，吾何忍害？两释之。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兄弟让死

【新唐书】《陆南金传》：少卿卢崇道抵罪徒岭南，逃还东都，陆南金居母丧，崇道伪称吊客人而道其情，南金匿之。俄为仇人迹告。诏侍御史王旭捕按，金当重法。弟赵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，请死。南金固言弟自诬不情，旭怪之，赵璧曰：母未葬，妹未归，兄能办之，我主无益，不如死。旭敬上状，玄宗皆宥之。《支叔才傅》至德间，有常人王遇弟遐俱为贼执，将释一人，兄弟相让死。贼感其意，尽纵之。
【南史】《孙柬传》：宋大明五年，发三五丁，柬弟萨应充行，坐违期不至，柬诣郡辞列，柬为家长。令弟不行，罪应百死，乞以身代萨。萨人辞列自引。太守张岱疑其不实，以兄弟各置一处，报云听其相代，颜色并悦，甘心赴死。柬妻许人寄语属柬君当门户，岂可委罪小郎，且大家临亡，以小郎属，竟不妻娶。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儿死复何恨？岱依事表上，孝武诏特原罪，并赐帛二十疋。

请代兄死

【新唐书】《虞世南传》：宇文化及已杀帝，闻杀世基，而世南抱持号诉，请代不能得，自是哀毁骨立。
《许敬宗传》：始虞世基与善心同遭贼害，封德仪常曰：昔吾见世基死，世南匍匐代彳缶亍死，善心死，许敬宗舞蹈求生。世为口实，敬宗愤。
《阳王琮传》：永昌时，行远行芳斥隽州六道使至，行远先就戮，行芳幼当赦，抱持请代，遂与俱死，西南人称冤悌云。
【南史】《宋刘绘传》：隆昌中，绘兄悛坐事将见诛，绘伏关请代兄死，明帝辅政，救之乃免死。
【温州府志】：周士威，永嘉人，与兄士行俱幼丧父母，唯外祖夏氏抚育，至长，士行业缝衣以养，至正间，方明善摅郡，居千佛寺，置栅门自卫，俾市民守之。时刘公宽率义兵斫栅入寺，明善遂逃，三日复入，罪守门者，士行与焉，士威年十九，请曰：吾兄弟皆孤，赖夏氏以存。今外祖母年八十六矣，幸兄养之，吾无能焉，兄死则皆无托矣。愿以身代兄死，因悲咽不胜，狱史怜而易之，遂遇害。

乞贷兄死

【辽史】《兴宗纪》：重熙五年，秋七月，辛丑，录囚，耶律把八诬其弟韩哥谋杀己，有司奏当反坐。临刑，其弟泣诉：臣惟一兄，乞贷其死。上悯而从之。

减年代死

【事文类聚】：晋王徽之为黄门侍郎，弃官东归，与弟献之俱病笃，术人云：人命应

终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。徽之曰：吾才位不如弟，请以馀年代之。术者曰：代死者以己年有馀，得以足亡者耳，今君与弟俱尽，何代也？未几，献之卒。

二息争死

【南史】《吴欣之传》：永明初，广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争死，太守刘悛表以闻。

夫妇同死

【宋史】《王翊传》：北兵至重庆，进士胡天启负母而逃。兵欲杀其母，天启妻张哀号，原以身代，不听，卒杀之。天启与其妻呼天大骂，大将奇天启貌，欲活之。谓之曰：汝从我，当共富贵。天启愈奋骂，于是夫妇同死焉。
【金史】《乌古孙仲端传》：仲端本名卜吉，字子正，承安二年策论进士，哀宗将迁归德，召为翰林学士承旨，兼同签大睦亲府事，留守汴京。及大元兵围汴，日久食尽，诸将不相统一。仲端自度，汴中事变不测，一日与同年汝州防御裴满思忠，少饮，谈太学同舍事，以为笑乐。因数言人死亦易事耳，思忠曰：吾兄何故频出此语，仲端因写一诗示之，其诗大概谓：人生大似巢燕，或在华屋杏梁，或在村居茅茨，及秋社甫临，皆当逝去，人生虽有富贵贫贱不同，要之终有一死耳。书毕连饮数杯，送思忠出门曰：此别终天矣。思忠去，仲端即自缢，其妻亦从死。

夫妻继死

【孙公谈圃】：俞次尚与其妻素达理性，次尚病，呼其妻曰：我将死。时次尚二子在外，妻曰：我欲先死，君俟诸子至未晚也。其妻奄然而化。次尚为文志其墓。已而诸子至，明日告曰：吾亦行矣。即薰沐趺坐而化。孙萃老尝表其墓，次尚官至屯田郎中，湖州人，字退翁云。

与夫同死

【资治通鉴】：唐僖宗广明元年，十二月，己亥，黄巢下令百官□赵璋第，投名衙者复其官。左仆射于琮等扈从不及匿民间，巢搜获皆杀之，广德公主曰：我唐家之女，誓与于仆射俱死，执贼刃不置。贼并杀之。
【新唐书】《列女传》：幸雍妻萧张弘静镇幽州也，表雍在幕府，朱克融乱，雍被劫。萧闻虽，与雍皆出左右，格之不退。雍临刃，萧呼曰：我与夫同死，愿今日死君前，刑者断其臂，乃杀雍。萧意象晏然，观者哀欢。是夕死。大和中，杨志诚具表其烈，诏赠兰陵县君，雍字和叔，摧进士第。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以死从夫

【元史】《列女传》：李君进妻王氏，大德八年，君进卒，卜葬将发引，王氏谓众曰：夫妇死同穴，义也。因大恸呕血死，众敛之，与夫连柩出葬。移剌氏，耶律忽都不花妻也，夫殁，割耳自誓，庐墓侧，不食死。赵氏哇儿年二十，夫殁即自经死，家人同棺敛葬焉。朱克彬妻周氏，费严妻王氏，贾哥妻耶律氏，郑腊儿妻康氏，陈某妻别娥娥，宋坚童妻班氏，李安童妻胡氏，刘恕妻赵氏，王思忠妻张氏，刘揖妻赵氏，徐顺妻彭氏，赵•儿妻安氏，陈恭妻张氏，武寿妻刘氏，宋敬先妻谢氏，撒里妻萧氏，魏贵妻周氏，郭厂火儿妻赵氏，朱某妻丁氏，王保子妻赵氏，兴州某氏妻魏氏，裴某妻董贵哥，张保董妻郝氏，高塔必也妻白氏，杨某妻卢氏，太术妻阿不察，相兀孙妻脱脱真，并以早寡，不忍独生，以死从夫者事闻，命褒表赐钱赐谥。

愿代舅死

【宋晁无咎集】《李氏墓志铭》：宋黄叔敖妻李氏，既得疾惫，舅亦疾病，不以已卧故忘舅之疾，问药饵维时，闻其笃，则自力盥弃页祷于神，愿代舅死。

舍身代死

【华严经】：佛子菩萨摩诃萨，见有狱囚五处被缚，受诸苦毒，防卫驱逼，将之死地，欲断其命舍阎浮提一切乐具，亲戚朋友悉将永诀。置高砧上，以刀屠割，或有木枪竖贯其体，衣缠油沃，以火焚烧，如是等苦种种逼迫，菩萨见已自舍其身而代受之，如阿逸多菩萨殊胜行王菩萨。

亲厚继死

【老学庵笔记】：李公择，孙莘老平时至于亲厚，皆终于御史中丞。元•五年二月二日，公择卒二日，莘老卒，先后才一日。

仆为主死

【元史】《杨朵儿只传》：子不花值西军，阵溃，遂见杀，二仆亦见执，曰：吾主既为国死，吾纵为人奴，今苟得生，他日何以见吾主于地下？不若死从吾主。欲起杀仇，仇要斩之。

亭焚争死

【宋史】《郝质传》：质字景纯，汾州介休人，为路钤辖使讨贝州。文彦博至，命部城西面。河上有亭甚壮。彦博虑为贼焚，遣小校兰千守，而质使千往他营度战具，千辞，质曰：亭

焚，吾任其责，千去而亭焚。彦博将斩千，质趋至帐下曰：千之去，质实使之，罪乃在质，愿代千死。彦博壮其义，两释之。

愿代京兆死

【西汉书】《赵广汉传》：广汉为京兆尹，后得罪，下廷尉，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。或言臣生无益县官，愿代京兆死，使得牧养小民。

请代管平死

【晋史挥尘】《刘敏元》：字道光，永嘉之乱，自齐西奔同县。管平年七十馀，随敏元而西行，及荥阳，为盗所劫，敏元已免。还谓贼曰：此公孤老馀年无几，敏元请以身代，原诸君舍之。贼曰：此公于君何亲，敏元曰：同邑人也。穷窭无子，依敏元为命，诸君若欲役之，老不堪使，若欲食之，复不如敏元，乞诸君哀也。有一贼•目叱敏元曰：吾不放此公，尤不得汝乎？敏元拨剑曰：吾岂望生也。当杀汝而后死，此公穷老，神祇尚当哀矜之，吾亲非骨肉，义非师友，但以见投之故，乞以身代。诸大夫慈惠皆有听吾之色，汝何有面见面目而发斯言？顾谓诸盗长曰：夫仁义何常宁可夫，诸子上当为高皇光武帝之事，下岂失为陈项乎，当为诸君除此人，以成诸公霸王之业，前将斩之，盗长遂止之，而相谓曰：义士也。害之犯义，乃俱免之。

请代户曹死

【资治通鉴】：唐高祖武德元年，窦建德陷景城，执户曹河东张玄素，将杀之，县民千馀人号泣，请代其死，曰：户曹清慎无比，大王杀之，何以劝善，建德乃释之。

赂民代死

【宋史】《孝义传》：朱寿昌知阆州，大姓雍子良屡杀人，挟财与势得不死，至是又杀人，而赂其里民出就吏，狱具，寿昌觉其奸，引囚诘之曰：吾闻子良与汝钱十万许，纳汝女为妇，且婿汝子，故汝代其命，有之乎？囚色动，则又之曰：汝且死，书券抑汝女为婢，指钱为雇直，又不婿汝子，将奈何？囚悟泣涕，覆面曰：囚几误死，以实封，立取子良正诸法。

代大使死

【太平广记】：天宝中，章仇兼琼入朝，至汉州驿，坠马身死，心上微暖，彭州刺史李先令蒙阳尉马某送药酒至汉州，到兼琼处所，忽然颠倒而，卒，后兼琼乃苏云：地下以马尉见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代，马氏死，便至其家，因流涕，记代章仇大使死。

不许代死

【汉制丛录】：安帝世，河间人尹次、颖川人史玉皆坐杀人当死。次兄初及玉母军并诣官曹求代其命。缢而物故，尚书陈忠以罪疑从轻，议活次玉，应劭复追驳之曰：刑罚威狱，以类天之震耀杀戮也。温慈和惠，以放天之生殖长育也。是故春一草枯，则为炎，秋一木华，则为异。今杀无罪之初军，面活当死之次玉，其为枯华，不亦然乎？陈忠不详制刑之本，而信一时之仁，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。夫亲故，贤能，功贵、勤实，岂有次玉当罪之科哉？若乃小大以情，原必定罪，已为求生，非谓代死，可以生也。败法乱政，悔其可追，而范晔亦论之曰：忠开父子兄弟得相代死，是则不善人多幸，而善人当代其祸，进退无所措也。

智则代死

【夷坚志】：青唐羌[口角]氏之孙陇投，崇宁中，归京师，赐姓名曰赵怀德，拜节度使，封安化郡王。其孙袭爵，后入蜀，常为成都路兵马钤辖，天资杰横，占大慈寺四讲院屋宇并居之。历年既多，殊为一邦患苦，寺内保福禅院西堂僧智则，尝住持合州钓鱼山，道行清高，独与之厚善，无日不往来，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。有游士妙于命术，谈人死生祸福若神，谓赵君九月生日后必死，时方仲春，赵恐甚，邀智则语其故，祷之曰：师方外尊宿，视寂灭如梦觉，能代我一死乎？则笑曰：何足为难？但吾却有所请，能相听，则可耳，赵问欲何言，曰：郡王久据四院殿堂，像设口就•颓，讲席由兹殆废，吾实弗忍。倘能卜徙外第，而还以畀群僧，吾虽死不惜。赵许诺，即日于城外小东郭建宅，舍其故居，后七日，四院僧辈集，阖府缁流，严备香火，迎则公斋于水陆院。食讫，升座，举扬般若，具道所以代死之意，奄然而化。赵为主丧事，素服奉龛，焚于大智寺塔下。是岁赵无恙。明年曹庭坚待制师蜀，赵贵倨自若，肩舆驺呵，径造听事。曹怒曰：铃辖于制置使有阶级，安得犯军礼。立命武卒擒赴直司，旋荷击于狱，揭榜求其宿愆。不数日，士民交讼纷纷，得其白直共前后死亡者四百辈，悉不落名籍，而冒请粮帛，遂并捕其二子，鞫实计赃贿，父子皆毙于狱户，距智则之死才一年。饶州安国长老子祥者，盖嘉州人也，谈此异。予谓死而可代，则臣之于君，子之于父，行之久矣，赵君与智则之事，岂其然乎？

孔璋替死

【东郡志】《孔璋请替李邕死表》：玄宗山东布衣臣某言：臣闻明主御宇，舍过取能，举材弃行，烈士抗节，勇不避死，见危致一作授命，晋用林父，岂念过乎？汉用陈平，岂念行乎？禽息殒身，岂惜一作爱生乎？北郭碎首，岂爱死乎？向若林父死，陈平弃，百里不用，晏婴见逐，是晋无赤狄之利。汉无皇极之尊，秦不兼西戎，齐不霸东海矣，臣伏见陈州刺李邕，学成师范，文堪经国，刚毅忠烈，难不苟免，往者张易之弄权，人畏其口，而邕折其角，韦氏将势，言出祸应，而邕挫其锋。虽身受谪屈，终奸谋中损。然则邕有大造于我邦家也。前宋每厚遇者，岂以才重？抑嘉忠忠于国矣。今闻坐赃，且败厥行，且斯人所然者拯孤恤穷，救乏[贝周]患，积而能散，家无私聚。陛下下吏讯之，闻诸道路执法者将极加之以刑。噫，天之将丧斯文，死在朝夕，求辞圣代，臣闻生无益于国，不如杀身以明贤。臣顾朽材，轮辕无取，徒兽视禽息，虽生何为？

原藏列宁格勒大学

况贤为国家之宝，社稷之卫。若丧国家之宝，失社稷之卫，哲人云：亡国将若之何？是臣痛惜深矣。臣愿以六尺之躯，甘受膏斧，以代邕死，臣之死所谓落一毛，邕之生，有足照千里，然臣与邕生平不颖，臣知有邕，邕不知有臣，是臣不逮邕明矣。夫知贤而举，仁也，代人任患，义也；臣获二善而死，死亦不朽，则又何求？陛下若以臣之贱不足以赎邕，雁门缝腋，有足效矣。伏惟陛下宽邕之生，速臣之死，令邕率德改行，全林父之功。使臣得明目黄泉，附北郭之迹，臣之大愿毕矣。陛下若以阳和之始，虽于用斧钺，俟天成命，敢忘伏剑，岂烦大刑。然后归死，皇天后土，实鉴臣之心，昔吴楚七国叛，周亚夫得剧孟。以为寇不足忧矣。夫以一贤之能，敌七国之众。伏惟陛下敷含垢之道，存弃瑕之义，远思剧孟。近取李邕，岂惟成恺悌之泽，实亦归天下之望，臣先君孔子曰：乡人皆恶之未可也。况大礼之后，天地更新，拾之复论，人谁无罪，惟明主深思之。臣闻士为知已者死，且臣不为死者所知，而甘于死者，岂独为惜邕之贤，亦成陛下矜能之德，惟明主图之，臣璋死罪死罪。

出马牛赎死

【东汉书】《乌桓传》：乌桓约法，违大人言者罪至死，若相贼杀者，令部落自相报不止，诣大人告之，听出马牛羊以赎死。

入马赎死

《资治通鉴》：唐肃宗宝应元年，初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，资储丰衍，赡军之外，积米百万斛，奏请输五十万斛于京师。思礼薨，管崇嗣代之，为政宽弛，信任左右，数月间耗散殆尽，惟陈腐米万余斛在。上闻之，以邓景山代之，景山至，则钧校所出入，将士辈多有隐没，皆惧。有裨，将抵罪当死。诸将请之，不许。其弟请代兄死，亦不许。请入一马以赎死，乃许，诸将怒曰：我辈曾不及一马乎？遂作乱。

出金赎死

【元史】《布鲁海牙传》：是时奴有罪者，王得专杀，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杀，尝出金赎死者数十人，征讨之际，录军籍者惮于行役，往往募人代之。

争友而死

《通鉴外纪》：宣王四十六年初，王将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。伯之友左儒争之于王，九复之，而王不许。王曰：汝别君而异友也。儒曰：君道友逆，则顺君以诛友。友道君逆，则帅友以违君。王怒曰：易而言则生，不易则死。儒曰：士不枉义以从死，不易言以求生，臣能明君之过，以正杜伯之罪。王杀杜伯，左儒死之。

范式托死

一万三百一十卷

【马明叟实宾录】：后汉范式，字巨卿。受业太学时，诸生长，陈平子亦同在学，与式未相见，而平子被病将亡。谓其妻曰：吾闻山阳范巨卿烈士也，可以托死，吾没后，但以尸埋巨卿户前，乃裂素为言以遗巨卿。既终，妻从其言，式睹书见瘗，怆然感之，哭为死友，于是护平妻子，身送丧于临[illegible]候。

属友以死

【涑水记闻】：尹师鲁谪官监复州酒税，时范希文知邓州，师鲁得疾，即擅去官，诣邓州，以后事属希文，日往视其疾，师鲁曰：疾势复增几分，可更得几日。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，既至。师曾曰：诛今日必死矣，人言将死者必见鬼神，此不可信，洙并无所见，但觉气息渐就尽耳。几坐与希文语，久之谓希文曰：公可出，洙将逝矣。希文出至厅事，已闻其家号哭。希文竭力送其丧，及妻孥归洛阳。

【孙威敏公遗事】：范文正公以疾请使郡，自请从颍道徐记公以死，未几病革。公入视，且告之曰：希文忠义孝友，生固无憾矣，死又奚憾哉。死生犹梦觉，其去来在我尔。语讫而瞑。其送终恤孤，罔不尽礼。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百五十八四济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礼　文三

【欧阳守道异斋集】《礼论》：　论曰道无所倚，有所践。有所倚，则天下莫之稽。无所践，则天下莫之居。莫之稽，道之渎也。莫之居，道之弃也。圣人以道而寄于经，以悟于后，乃至于渎与弃。渎则道不神，弃则道不行。道不神且不行，同经也者，无乃虚其所以寄，而杜其所以悟哉！　夫惟经首于《易》而后道不渎，继《易》以礼而后道不弃，圣人之虑微矣。盖天人之理，性命之源，仁义道德，吉凶悔吝，纷然齿于卦而形于象。卦之中又有卦，而象之外有象焉。此所以为无所倚也。无所倚则无所穷，无所穷者，听天下之人各入其入，随至其至也。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稽焉。虽然，道则神矣，不渎矣，天下于焉而稽之矣。然天下之人，圣不数也，贤亦不数也。而愚不肖则不疏也。圣人之经，为圣贤而作也，不为愚不肖而作也，则有易已多矣？否也。则以不束之愚不肖，而举责之以不数之圣贤，　是却天下之进于圣贤，而坚天下之心，使安于愚不肖也。是故，圣人本之以不倚，而进之以可践，礼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践也。圆不以规，方不以矩，运斤而成风，惟匠石可也。欲举天下之工，而皆匠石也，皆不规不矩也。则天下之工，有弃其斤斧而去耳，何则？无所可践也，《易》者，　圣人成风之斤也，礼者，圣人规矩之器也。匠石不以匠石而废规矩，故无匠石而有匠石，圣人不以圣人而废礼法，故无圣人而有圣人。盖道所可践而后天下有所可居。易之言曰：神无方也，易无体也。彼且无方，则不可以方求；彼且无体，则不可以体见。不可以方求，则契其方者出乎方者也；不可以体见，则得其体者遗乎体者也。欲天下之人，皆出乎方，契其方，遗乎体得其体。呜呼！难哉！是故有礼焉。如是而君臣父子，如是而冠昏丧祭，如是而交际辞受，如是而出处进退，严乎洒扫之末，以达乎精义入神动容周旋之顷，而礼皆至焉。其义粲然然无所不可知，而其地画然有所必可践。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践，践而居哉！有可践，则天下得以不置其足于道之外；有可居，则天下得以置其身于道之内。使天下之人置其身于道之内，而不置其足于道之外，相敬相爱，相安相养，以至于今，礼之教也。而老子曰：失道德仁义而后礼。又曰：礼者，忠信之薄。嗟乎！去礼以求忠信，是去裘而求燠者之智也。且礼亡，则道德仁义其犹有存欤？尝观老子之徒有问乎聃者，雁行避影而后进，而聃未轻告也。已则一日不可无师弟子之礼，而天下独可一日无君臣父子之礼邪。人有一朝三饭于家，而教其邻以辟谷之方者，此可信也哉！聃是已，谨论。

【崔宫教集】《礼论》：人生不能无群，群不能无争。人之初，倥侗颛蒙而无知，越为物役而机生，情动而本远。雪、霜、风、雨、雷、雹暴其外。于是知架巢空穴，挽草木，取皮革，饥渴牝牡之欲殴其内。于是知噬禽兽，咀果实，是故有得失之殊涂，有好恶之异尚，有有余不足之异致。其有不得所欲，则击夺随之，交焉而争，睽焉而斗，齿利者啮，瓜刚者决，然后有一人焉。出而治之，谓天下之民争，求以止之，必有痛之斯畏焉。于是加之鞭，朴以笞，捶其肌肤，施之刀锯以残割其形体，而名之曰刑。然其争又有大焉者，力大者搏，势强者轧，徒众者夺，啸呼踊跃，草野涂血，则向之痛之者不足恃也，必有胁之斯

一万四百五十八卷

服焉。于是为之师旅什五之法，为之旌旗钟鼓之用，为之干戈介胄孤矢矛戟之械，为之熊罴貔貅之威，而名之曰兵。息争之小以刑，息争之大以兵，然人之争心无时可已也。人之争心无时而可已。圣人惟曰：吾有兵与刑。营营乎日为杀人之事，可乎？不可也。故有微术焉。就其起居动作之间，创为之法，委曲而节文，名之曰礼。人有贵贱，不知贵贱之等。圣人则设为朝聘位序之严，车服采色之别，使之有等而不敢相越。人有长幼，不知长幼之序，圣人则立为射乡饮食之节，摈相绍介这仪，使之有序而不敢以相乱。人有男女，不知男女之别。圣人则严之以媒妁之词，重之以币帛之贽，使之有别而不敢以相狎。礼之制行于天下，天下之人乃始日循循然束缚于名分之内。常有所碍而不得肆其欲。故其于息争也，有甚于兵刑之临之焉。周之衰二百余年，诸侯迭霸，非不盛且大。然睥睨周鼎，缩手不敢取，方且歃血会盟以尊周室，周非有兵与刑以制之也，礼存焉也。呜呼！圣人息争之道，至于礼而极矣。或曰：“ 礼本于太乙，谓出于兵刑之后，何也？”曰：太乙，礼之本也，从而表饰之，使著于世，圣人也。《易》之有需，需饮食之道，争所由起也，故以讼。讼而不能止，故以师。师之与讼，能比而蓄之不能有所辨，故辨上下定民志，终归于履而后已。此圣人意也。刑兵与礼之序也。

【曾丰撙斋集】《礼论》：曰道譬则人也。人之生也，有形斯有气，有气斯有嘘吸，有气斯有色，有色斯有惨舒，有形而无气者，偶人也。彼诚偶人，则嘘吸已不能矣，而况夫惨舒？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，兀然坐于深山，不饮不食，无惨无舒。其即之也，与不即之也，皆自若也。则是浮屠氏之定也。嗟夫！舒惨之不可绝固也。借曰：可祗亦自私之计，非大通之道也。天地之气，若浮屠氏，然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万物何资焉？天地之气嘘万物资始，吸万物资终，终始则有所资矣。而其嘘吸之盎而见诸外者，东南则为青为赤，西北则为白为黑。离乎黑入乎青，则为舒；离乎赤入乎白，则为惨。此何为者也？曰：天地之气非能为色也，而不能不为色也。天地不能绝舒惨色，浮屠氏独能天地之所不能也欤。圣人之道，天地之气也，《易》也，《书》也，《诗》也，《春秋》也，则气之嘘吸也。嘘吸之气运诸冥冥，冥冥之中，则固有无色之色存焉，而人莫之见也。夫人之情，信于其所见，疑于其所不见。天下或曰：“圣人荧惑我也。”或曰：谁谓圣人。然二者争而不已，则并率其不争者求观于吾道，而质其疑以决其争。而吾道果无可观者以证，则四经之作，几何不与兀然坐于深山者类耶？则天下皆曰：圣人荧惑我也。吾之作经将以信天下，而天下皆以为荧惑我，圣人之心则不安于是有礼焉。圣人之作礼也。曰：非我也。礼起于夫妇，夫妇起于天地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其为礼之本欤，天地之嘘吸为阴阳，上降下腾，阴阳之感也。吾道之嘘吸为仁义，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仁义之感也。子曰：无体之礼，上下和同，则是仁义之感之谓也。相感之中，既有无体之礼存焉，则亦足矣。而又必也，特经则无乃赘乎？曰：天地能以其相感者生万物，而不能以其相感者丽万物。于是以其运诸冥冥者，盎而为青，为赤，为白，为黑者，以信万物之日。圣人之作经，则亦辅天地之自然而已矣。安得惟事其感者，而不事其丽者。然则礼也者，其道之丽也欤？天地之所以丽万物者有惨舒。吾道之所以丽万物者，有损益。损益之变，惨舒之为也。惨舒之变，嘘吸之盎也。君子曰：礼损益而已矣。益之为三皇，益之又益为五帝，则是天地之嘘者，盎之为舒者也。损之为三王，损之又损为五霸，则是天地之吸者，盎而为惨者也。舒之初为未纯，惨之末为已甚，尧揖舜而前曰：“ 吾予尔天下。”舜拜而辞曰：“ 朕德弗嗣。”禹之于舜也亦然。而商之于夏，周之于商也，不然。嗟夫！尧、舜、禹率天下后世以揖与拜，而商之于夏也尚然。今也商既自去其所以率之者而率之，以其非所以率之者，则周之于商也，无怪也。孔子不曰：“ 夏因于虞礼所损益可知也。”而曰：“ 商周因于夏商礼所损益可知也。”则是舒惨之别也。又曰：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，则是又一惨一舒之迭相往来而无穷

1954 年 6 月苏联送还

也。吁！亦微哉！商因于夏礼，孔子不忍言也。周因于商礼，孔子尤不忍言也。其或继周者，则又有大不忍言者。不忍言而言斯其所以若是微欤。断曰：阴阳之气嘘吸于四时，而舒惨之色与之相始终；仁义之气嘘吸于四经，然则礼也者盖与四经相始终欤。

【华镇云溪居士集】《论礼》：六经虽非完书，仅存者尚或过半，惟礼乐之篇，靡有孑遗。然旁求余经，稽合传记典制之名数，述作之微意，虽其书不传，可得而言巳。试粗论之，孔子曰：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证也。商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证也，文献不足故也。足则吾能证之矣。证，成也，言而无成则疑，疑者圣人之所阙也。《诗》云：“ 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当是时，杞宋二邦典刑与老成人皆丧矣，故无得而成焉。至周则不然，有司所传边豆之事，旧法未失。邹鲁之士，缙绅先生能言其意。故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其不贤者识其小者，礼法之来尚矣。始于伏羲，而成于尧，尧授舜，舜授禹，三圣相授而守一道。夏后氏之王天下也，用之以忠。忠者，诚也，犹未离内也。商人继之用之以质，质朴也，则既有形矣。然而未备也。周公承二代之后，述文武之事，或损或益，兼修其法。而用之以文，故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，事为之制，物为之容。制致其详，容致其美。故朱干玉戚黄流圭瓒以为器，而后世不可以加焉。礼者，文也。文则圣人之所取也。故曰：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由是言之，经之所书，盖周礼也。周官大宗伯之职曰：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，以凶礼哀邦国之忧，以宾礼亲邦国，以国礼同邦国，以嘉礼亲万民，谓之五礼。五礼修则庶事备矣。故其名数之大者，止于此也。《书》曰：天秩有礼，自我五礼有庸哉！盖唐虞之时，其制已定矣，非特至于成周而后为然也。天下事物，殆无外于此。夫国事之大，惟祀与戎，人伦之重，始于冠昏。慎终者德之厚，礼宾者政之备，圣人有吉礼以事天地。而社稷宗庙，山林川泽，百物咸秩。有凶礼以哀死亡，而凶礼祸灾，围败寇乱，则加之以荒予[ネ会]恤之意，有宾礼以亲邦国。而春夏秋冬，则异之以朝觐会同之文，有军礼以用师旅。而封均田役，则文之以简恤任合之节，有嘉礼以成男女。而宗族兄弟，故旧朋友，四方之宾客，列国之诸侯，则亲之以饮食、宾射、飨燕、[月辰月][番]贺庆之恩。君然者，闺门之内，乡党之间，朝廷之上，邦国之远，鬼神之幽，民物之微，师田行役，凶荒礼丧，莫不有礼。而天下之事物举矣。后世虽有述作，何以加于此哉！此圣人之所以书也。呜呼！道民者不可一日而无礼，然而礼之籍不传也久矣。为之奈何？孟子曰：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；义之实，从兄是也；礼之实，节文斯二者是也。君子本孝弟以为仁义，而因事之宜以制节，因物之质而文之，节文备而明圣之事尽矣。《危[禾贞]玉府》：礼乐本于至诚，宛丘先王之为天下。礼行而天下无违俗，乐作而万物无邪心。无违俗，故恭逊孝弟行于匹夫匹妇之愚；无邪心，故蕃阜和乐至于昆虫草木之细。至于如此，而后天下大治，纯被而无有可问矣。先王之为是礼乐者，岂与后世异哉！其存乎刑名，见夫度数者，典之有司，著之文字，虽历千百年可考也。舜之大韶，周之衰犹能奏也。三代之车服，宿儒老师犹能说也。后世之君，曷尝不举先王之礼乐以施之宗庙朝廷哉！然而先王用之能治寓意于迹，迹修而意行，示教于物，物陈而教达。后世之君，能用之而不能化，能举之而不能治，迹修矣。而人不化其意，物陈矣。而下不论其教，是何说也？诚与不诚异也。先王之为礼乐。岂以为备故事修文物而已哉？其心之于礼我既以诚之矣。操至诚无间之心于内，则其动于外也。心之所存，必能发之于器。器之所示，必能致之于物。故人望其齐恭肃之容而无慢心，闻其和豫雅正之音而无邪气。夫岂特容与声之所能为哉？其诚之所动物虽欲不惑，不可得也。故物之诚，诚不能逃也。立诚于此，物遭而不化者，非物之罪也，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。宗庙之间，不恭而肃。墟墓之间，不哭而哀。尧舜之政，不令而从。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。后世之为礼乐，既以判然为雨矣。举是物，曰：此为礼也，奏是音，曰：此为乐也。心之所存不在器，器之所作非其诚，故礼乐之动也。如偶人焉，有其形而

一万四百五十八卷

无其神。如象龙焉，有其似而无其威。内无至诚无间之心，而特备礼乐之声容，何以异操偶人，象龙以求人之畏之也。故三代之亡，历数千百年。而礼乐之效，卒不如先王之时者，岂其刑名度数不足之罪哉！所以行之者，其诚与昔之人异矣。而衰世之士，方且区区缀缉先王之遗文，补全经师之故说，掩卷长息而伤礼乐之不明。呜呼！是亦愚矣。心诚恭欤！酌水而献之，见者不敢慢矣。先王之礼，其在后世者未少也。心诚恭欤！操弦而鼓之，听者肃然矣。先王之乐，其在后世尚多也。故不敢之心而求之物。欲望礼乐如先王之时，何可得哉！

《至诚篇• 上》：汉之威仪足以起人之思，唐子思汉时仪注。大抵率意制造，不应古谊者十至八九，具文采法度略矣。然而天下之人，见即喜，不见即悲。中更王氏之乱，废弃不用者十余年。光武入洛，东都之民始见司隶僚属欢喜，踊跃，父老或至垂泣，曰：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。自是天下翕然归之，相与出力锄去祸难，以成中兴之业。而复其宗庙社稷，盖又二百余年。虽汉之所以复兴者，不专在是，然亦不可谓无助也。且汉官威仪，非若三代之盛；叔孙所为，非有周公之学术智识也。杂以秦制，非复圣人之法也。而遗民见之，如盲者复视，废才复起，如流浪积岁而反其故乡。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极，至于咨嗟流涕。其得民心如此，此何理邪？方是之时，以三代车服示之，吾知其民不复泣矣。何者？汉之为汉十世于此矣，民知有刘氏而已。夫救天下于战国秦项水火之中，而措之于安全逸乐之地，不数十年，海内无事，斯民得以养生，得以送死，得以事其父母。而长育其子孙，汉之力也。三代远矣，何有于我哉！由是观之，古者帝王之兴，其正朔服色，自为一王法。而不慕前朝异姓已陈之迹，其用意深矣。由是观之，国家旧物宜使斯民常见而熟识之，以习其耳目而系其心，自非不得已者，不宜轻有改易变置，以自绝于民也，亦灼然矣。《存旧论》。裴守真徇君意以为礼宛丘先生之礼，不明于世。日以废坏遂至灭亡者，其初未始不自于谋夫盗儒苟欲媚世主之私，而不务行先王之意，而俯从今世之便也。先王以至诚仁义之心，诚意礼乐之际，齐明盛服，如临师保父母之严，一有不中凶咎从之。而后世之污君，习于安乐骄傲者勉而为之，其欲舍而从我也。固已不胜其怠，而谋夫盗儒又从而为之解说旁引曲取，既使之便其私意，而又曰自义理之所安。呜呼！先王之礼，何从而兴乎？秦并六国，典礼尽灭。高祖拨天下之乱，庶几其有兴矣。而叔孙通何其意，不能尊其所闻而行之，乃为是苟且灭裂之具。而汉礼终以不明，则起于叔孙通之徇其君。余读《裴守真传》，守真善容兴为太常博士，当时谓才称官，至论射牲礼曰：古者天子自射牲，汉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献而已可也。古今异宜，不必射牲，破阵庆善一舞入天子为起，守真言：古无天子立观舞者，请从古。夫射牲，古也，古也劳而今也佚，则从今立观舞；今也劳而古也佚，则从古。守真非能法古，特从其佚便，使人主便之而已。夫先王之礼，惟恶其好便而无制者，而后为是曲折制度之严也。使有司之礼近于人情者，非其至也。呜呼！自秦汉以来，天子之车服金珠翠羽，妇人之服奇文巧画房闼之玩，仙灵鬼怪可骇之物，雕韦织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。推其祸本乱原，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为之也。《斐守真论》圣人制人伦之礼，东坡圣人之始制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朋友也。坐而治政，奔走而执事，此足以为君臣矣。圣人惧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。于是为之车服采章以别之，朝觐位著以严之，名非不相闻也。而见必以赞，心非不相信也。而出入必以籍，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。杖屦以为安，饮食以为养，此足以为父子矣。圣人惧其相袭而至于相怨也。于是制为朝夕问省之礼，左右佩服之饰，族居之为欢而异宫以为别，合食之为乐而异膳以为尊，此所以久而不相袭也。生以居于室，死以葬于野，此足以为夫妇矣。圣人惧其相狎而至于相离也。于是先之以币帛，重之以媒妁，不告于庙，而终身以为妾。画居于内，而君子问其疾，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。安居以为党，急难以相救，此足以为朋友矣。圣人惧其相渎而至于相侮也。于是戒其群居嬉游之乐，而严其射飨饮食之节，足非不能行也。而待摈相之诏礼，口非不能言也。而待

1954 年 6 月苏联送还

绍介之传命，此所以久而不相渎也。天下之祸，莫大于苟可以为而止，则君臣之相陵，父子之相怨，夫妇之相离，朋友之相侮，久矣。圣人忧焉，是故多为之饰。《易》曰：藉用白茅，无咎，苟错储地而可矣。藉之用茅，何咎之有？此古之圣人所以长有天下而后世之谓迂阔也。物《不可以苟合论》礼若强人而实不可易，东坡夫圣人之道，自本而观之，则皆出于人情，不循其本而并观之于其末。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。今夫五常之教，惟礼为若强人者何？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？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罄折百拜以为礼，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。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逊退抑以为礼，用器之为便，而祭器之为贵；裘衣之为便，而衮冕之为贵。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。乐欲其不已而不得终日。此礼之所以为强人，而观之于末者之过也。盍亦反其本而思之。今吾以为罄折不如立之安也。而将惟安之求，即立不如坐，坐不如箕踞，箕踞不如偃仆，偃仆而不已，则将裸袒而不顾。苟为裸袒而不顾，则吾乃亦将病之。夫岂独吾病之，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。苟为病是则其势将必至于罄折而百拜。由此言之，则是罄折而百拜者，

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。

《中庸· 论中》：圣人以礼防民，东坡昔者生民之初，圣人恶其无别，而忧其无以生也。是以作为器用，使民乐其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，而民始有极其口腹耳目之欲，器利用便而巧诈生，求得欲从而心志广，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。是故制礼以反其初。礼者，所以反本复始也。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，不揖而食，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。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，宽衣博带佩玉履舄，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驰骤。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，所以视听其耳目者，莫不近于迂阔。其衣黼黻文章，其食笾豆簋，其耕以井田，其进取选举以学校，其治民以诸侯。嫁娶死丧，莫不有法。严之以鬼神，而重之以四时，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。故曰：礼之近于人情者，非其至也。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逊之间，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，世俗之所谓迂阔，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。

《秦皇论》：秦弃礼而趋利，东坡秦有天下，始皇以诈力而并诸侯，自以为智术之有余，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。于是废诸侯，破井田，凡所以治天下者，一切出于便利，而不耻于无礼。决坏圣人之藩墙，而以利器明示天下。故自秦以来，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。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，何者也？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。苟生之无事乎礼，则凡可以得生者无不为矣。呜呼！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！同上礼不以贫而废。东坡燔兔匏叶，可以行礼。扫地而祭，可以事天。礼之不备，非贫之罪也。拟进士《廷试策》礼各以时而变，顾临等昔商因夏礼，周固商礼，皆有损益。孔子曰：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可知者亦犹商因于夏，周因于商也。时异事变，不可尽知。虽有圣人继周亦必损益。是以先代之乐，后代有不相沿；前王之礼，后王有不相袭；唐虞五载一巡守，周则十二年，岂可谓唐虞非乎？盖周不能行也。先帝朝献景灵宫十一殿，一日而遍。陛下一岁乃遍，以因时制宜欲可拜也。上哲宗元·七年。

【吕净德先生集】《圣王务行礼论》：圣贤之所谓治道者，盖有本末先后之异而已。本在于此，末在于彼。先者自治，而后者治人，故也。详其在我者而先之，略其在彼者而后焉。则人将以我为君子而从之矣。春秋之世，诸侯专威，强者凌弱，众者暴寡，不仁以取胜于仁，不义而求先于义，举天下之广，而纷纷于目前也。责其本末光后之论，而能自治者，盖亦鲜矣。幸而有贤人君子以我为之先，而以人为之后，启导其君，而使之为君子者亦可贵矣。楚之敬晋也久矣。韩起叔向聘之，楚子欲耻二人者，而求为得志焉。故•启强谏之曰：圣王务行礼，不求耻人。大朝聘有享会有璋，燕有好货，飨有陪鼎，设机而不倚，爵盈而不饮，小有述职，大有巡功，皆所以行礼也。楚子于是悟其言之是，为之加礼于二子者，而晋楚之好因以隆睦。呜呼！不有君子，其能国乎？以启强之一言，而救楚子之失，敦二国之好利亦博矣。不然，则晋楚之干戈，日寻于邦内而莫之休息，此•强之贤能使其君之为

1954 年 6 月苏联送还

君子而可贵也。敢又从而广之，以续丘明之意焉。夫中国之与夷狄，此贵而彼贱也。世之所谓礼义者，出于此不出于彼也，齐为周之大国礼义之出也。而曹伯来朝于鲁，则恶而讨之。故《春秋》书以示贬，而当时之君子亦讥其无礼。嗟夫！齐，中国也。一失而经贬其非，楚夷狄也。一得而传述其是，皆•强有以导之矣。由是而言，则春秋之法，有褒进夷狄而同于中国之例。说者又以七等进退之文，推广其义者，皆不为妄也。夫为天下国家而不先自治求以治人者，未之信矣。以•强之言监之可也。

【毕西台先生集】《礼禁论》：治一乡，必有治一乡之具；治一国，必有治一国之具；治天下，必有治天下之具。具者，非若簋俎豆，尊勺鼎鼐，可陈于前也。由是而治者谓之具，听断狱讼，簿书期会，所以治一乡也。守法令拊循其民，以承事天子，所以治一国也。明制度不得相逾越，贫富贵贱各安其分而易足，所以治天下也。以大治小，则小有所不能容，故孔子之武城闻弦歌之音而笑；以小治大，则大有所不能治，故孟子不学诸侯之礼而言其略。三代而下，不知治具之有小大，以簿书法令治乡国之具而治天下，是以天下而终不大治。昔孝文之时，贾谊谓大臣不报期会之间为大，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，因恬而不知怪，为可太息！孝宣时，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万世之长策，举明主于三代之隆，而上下僭差，人人自制，是以贪财诛吏不畏死亡。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，所以然者，治大者其效缓而远，治小者其效速而近。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效以语礼俗制度禁防之事，则指以为迂阔而见簿书法令听断狱讼，则以为治天下如是而足。虽有唐太宗之贤，与房魏论周礼，语未卒而有画虎之疑。又况不及太宗者，则天下之不大治。凡皆以小治大而无其具故尔。今国家传序相习，百有余年，方内无事几于致平，殆非汉唐之比。而礼俗制度禁防之不立，反甚于汉唐。田宅奴婢车马服用，恣民之所自为而莫有限。乐汉唐之小具，不思三代之大治，岂非以上下相安风俗已成，而难于惊动邪？是亦未知谓尔。昔楚王患其国之庳车，欲下令使高之。孙叔敖曰。令数下民不知所从，请教里人高其[木困]。乘车者皆君子，不能数下，则车自高矣。从之半岁而楚国无庳车。盖国家立事好为法令，而以深罚重赏随之。法令既繁，而罚深赏重无以措其手足，是以民惊动而事不立。今如仿庳车之意，定为田宅奴婢车马服用之等级。在上者躬化以行之，简其法令，平其赏罚。有不从者第禁勿，使仕宦庶人则重租赋以困辱之。久以岁月，无求近效，则三代治天下之具，将复立于今日，度越汉唐而诵声兴。然则禁勿使仕宦重租赋以困辱，而终不为深罚重赏者，亦今日治天下之[木困]耳。何患乎惊动？

【元方德麟集】《礼论》：古之为礼者便而安，后之为礼者拘以僻，此古今所以相戾而不求其本者之过者也。夫人之情，未有不喜便而厌拘者，强之以所厌而不知其可喜，不徒听之者以为迂而言之者久亦自厌之矣。圣人为礼固若是耶。礼以诚敬为本者也。弁冕圭璧之制，宫室车旗之度，与夫登降俯仰之容，无非节文其等威，以表其诚敬之实。故孔子曰：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！而林放问礼之本，则曰：礼与其奢也宁俭，丧与其易也宁戚，非所谓无体之礼欤。无体之礼，则诚敬是也。故可以损益者。礼之文不得而损益者，诚敬之实。本之以诚敬之实，而损益其文以适时之宜，使儿为人臣者，皆得以尽敬于其君。为子若弟者，皆得以尽敬于其长其贤者，固将乐之。不肖者，亦习见其分限之严而不敢肆，故虽酒清，人渴而不饮，肉乾，人饥而不食。与夫寒不敢袭，痒不敢搔，洞洞焉，属属焉，其拘也亦便之矣。不然，则俎豆诚陈，摈相诚设，终日揖逊，方秋秩可观而其心已不胜厌苦而欲罢矣。是皆不知其本者误之也。欲复古人之礼者其亦先立夫诚敬之本乎？

一万四百五十八卷

【胡禾氏紫山集】《礼论》：圣人之制礼，通贵贱之情，而严上下之分。故曰：履虽鲜不加于枕，冠虽弊不以苴履，尊卑之分定故也。君臣之视天王，卑高分严，如地之于天。然而篡弑之凶，古亦有之何自而来哉！圣人作《易》于坤之初六，谨为之戒曰：初六履霜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又曰：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其所由来者斩矣。贾谊经学修明，见汉法不敬大臣，曰：天子之尊如堂，大臣如陛，众庶如地。今也大臣下狱，贱隶得以搏执而笞辱。然则堂不无陛乎？今之大臣有罪，则杖辱于市，小人兴讹造讪，揶揄诟骂，无所不至。汉之大臣，天子得以罪之。贾谊犹为今之大臣，细民得以罪之。此风一长，有识者甚为寒心。近岁以来，奴讦主，妻妾告夫，子弟讼父兄，编民把执，诟辱官吏，与台皁隶，谤讦大臣，凶险奸邪，百无忌惮，恣其所为，陵轹正人。白昼殿庭之上，秽言亵语，肆口而出，圣听天听岂不知其为恶？然而乐闻不禁者上欲发欺[illegible]适，奸邪通冤滞抑豪横也。故特借凶人之口，来端直之言耳。殊不察自即伎以束，所开马久之言无大利害，适足以为口舌者进身之阶，虚失待大臣之躯，渎上下之分。朝廷之上，无礼无威；闾里之间，粪伦攸。无知之氓，习见官府之不足畏，一旦饥馑凶荒狐鼠啸聚，郡县之权，若之何而制之？今之为大臣者不以为忧，反以私门豢养凶人。使之遁相讦制，何其愚也！必欲通上下之情，立一二直节敢言之臣，如古之纳言者，何求而不得。何必以哓哓之小人，渎日月之光明哉！

【宋黄裳演山集】《杂说》：天子施礼于诸侯以十有二牢，以多为贵也。诸侯报礼于天子膳以牲犊，以少为贵也。以多为贵者外心也，以少为贵者内心也。礼器曰：“古之圣人，内之为尊，外之为乐；少之为贵，多之为美。”诸侯之于天子，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，得不以少为贵乎？郊特牲曰：牲孕弗食祭帝弗用，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，尊贵之也。天子之于诸侯，为之牢礼之数，而诸侯之待王官也。令百牲皆具乐美之也。盖谓待王以多则为亵，待百官以少则为简。故礼器曰：先王之制礼也，不可多也，不可寡也，惟其称焉。四肢之于安佚，人之情也。乐循其情，恶劳其形，不能非礼勿动，而使非辟之心，辄乘安逸以蹈其舍，则无所不至矣。而况王乎？天下视仪而动，听唱而应者也。先王制礼，视有旒，听有纩，言有记，动有佩。堂上之行，门外之趋，为之乐仪以防其肆，使听其声而其意以诚，使顾其躯而其气以正。周旋中规，折旋中矩，进揖退扬，而后锵鸣之佩。左中角徵，右中宫羽，君民事物之意在其中焉，非僻之心无自而入。是故祭祀朝会，师田封建之时，王在五路，则其步趋之节责大驭焉。五路之上王安佚矣。然而顾车之行而闻肆夏之声，则由吾于堂中；顾车之趋而闻采荠之声，则由吾于门外。王之言动，造次无非礼者，乐师之所教，大驭之所御与有力哉！其度数严而通，不违天下之情，以礼之有乐也。其声气和而正，不流天下之性者，以乐之有礼也。

【性理群书】《程顺礼序》：此篇论礼者，人伦风教之自始。有礼则家国天下与之俱存，无礼则家国天下与之俱亡。其关系岂不重哉！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，皆出于性，非伪貌饰情也。鄙夫野人，卒然加敬，逡巡逊却而不敢受。三尺童子，拱而移市。暴夫悍卒，莫敢狎焉。彼非素有于教，与邀誉于人而然也。盖其所有于性物感而出者如此。故天尊地卑，礼固立矣。类聚群分，礼固行矣。人者位乎天地之间，立乎万物之上，天地与吾同躯，万物与吾同气。尊卑分类，不设而彰。圣人循此，制为冠昏丧祭朝聘射飨之礼，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。其形而下者，具于饮食器服之用；其形而上者，极于无声无臭之微。众人勉之，贤人行之，圣人由之。故所以行其身，与其家，与其国，与其天下。礼治则治，礼乱则乱，礼存则存，礼亡则亡。上自古始，下逮五季，质文不同，罔不由是。然而世有损益，惟周为备。是以夫子有曰：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，逮夫弊也。忠义之薄，情文之繁，林放有礼本之问。而孔子欲先进之从，盖所以矫正反弊也。然岂礼之过哉！为礼者之地也。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秦氏焚火经典，三代礼文大坏。汉兴求《书》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杂出诸儒之手，不能悉得圣人之旨。考其文义，时有抵牾。然而其文繁，其义博，学者观之，如适大通之衢。珠珍器帛随其所取，如游阿房之宫，千门万户随其所入。博而约之，亦可以弗畔，盖其说也。粗在应对进退之间，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，始于童幼之习，而终于圣人归。惟达于道者，然后能知其言。能知其言，然后能得于礼。然则礼之所以为礼，其则不远矣。昔者颜子之所从事，不出乎视听言动之间。而乡党之记孔子，多在于动容周旋之际。此学者所当致疑以思，致思以达也。

【胡铨澹庵集】《讲筵礼序》：臣闻君以礼为重，礼以分为重，分以名为重，名以器为重。古之有天下者，不患分不定，不患名不正，不患器不守，而常患不能隆礼而已矣。苟能隆礼，则分也，名也，器也，皆得其当而天下可运于掌。苟不隆礼，则分也，名也，器也，皆失其当而天下乱矣。何谓礼？曰：“上下之纪，天地之经纬也。”而民实则之，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，生其六气，用其五行。气为五味，发为五色，章为五声。淫则昏乱，民失其性，是故为礼以奉之为扰五牲三牺以奉五味，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，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奏五声。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，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，为父子兄弟姑姊甥婚姻以象天明。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，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耀杀戮，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。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，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，乃能协于天地之经纬，是以长久。故赵简子曰：甚哉礼之大也。晏子曰：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。与天地并，是不亦君以礼为重乎。何谓分？君臣上下，君子小人，中国夷狄是也。南蒯枚筮遇坤之比，曰：黄裳元吉，子服惠伯谓上美为元，下美则裳，言上下之不可乱。赵简子问史墨季氏出君之罪，史墨对以在易卦雷乘乾曰“大壮”。言乾为天子，震为诸侯。而在乾上，君臣易位，大乱之道也。司马光说文王序易，以乾坤为首，言君臣之位，犹天地之不可易。程颐《易传》说坤六五臣居君位之象，此皆来君臣上下之分也。在易一阳之长虽甚微，而圣人善之，故一君子用，而天下皆相贺。一阴之生虽甚微，而圣人畏之，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吊。此皆严君子小人之分也。易以自我致戎为戒，而以三年克鬼方为备，言夷狄当外而不内。贾谊以中国为首，夷狄为足。而首反居下，足顾居上，为乱亡之基。此皆严中国夷狄之分也。是不亦礼以分为辱乎！何谓名？爵号是也。名近虚，于教为重；利近实，于教为轻。则名所以弼教也。名位不愆，为民所信，则名所以出信也。名以弼教，则教非名不立；名以信出，则信非名不行。是不亦分以名为重乎！何谓器？车服是也。器以藏礼，则器者礼之所寓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盗斯夺之，则器者君子之所乘。昔仲叔于奚请繁缨以朝，仲尼闻之曰：惜也，不如多与之邑，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。赵简子于史墨曰：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，而莫之或罪也。史墨曰：是以为君谨器与名不可以假人，是不亦名以器为重乎！谨按礼经篇目，凡四十有九，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。如天子七庙，诸侯五；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；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；天子牛直[礻勹]、[礻合礻帝]、[礻合礻尝]、[礻合]•，诸侯[礻勹]则不[礻帝]，[礻帝]则不尝，尝则不•，•则不[礻勹]；天子社稷皆太牢，诸侯少牢；天子杀则弊大绥，诸侠杀则弊小绥；天子之田象日月，诸侯法雷；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，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视伯子男之类，此君臣上下之分也；如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之类，此君子小人之分也；如千里之内曰甸，千里之外曰流，此中国夷狄之分也；如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，中当其下，下当其上大夫，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，下当其下大夫之类，此名之别也；如大路繁缨一就，次路繁缨七就，天子龙衮，诸侯黼，大夫黻，士元衣[纟熏]裳，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，诸侯九，上大夫七，下大夫五，士三之类，此器之别也。名也，分也，器也，礼之大体也。臣故曰：上下之纪，天地经纬也。仰惟陛下钦明文思，[氵睿]哲文明，同乎尧舜，固非謀闻浅学所能窥测。至于修五礼以觐诸侯，典三礼以咨

一万四百五十八卷

四岳，亦　　乎唐虞矣。然犹锐意稽古礼文之事，特降一札，俾愚臣专讲戴礼一经，岂徒欲玩大三百三千之繁文，呻其占毕而已哉！于《曲礼》见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之义，于《檀弓》见事君有犯无隐之义。于《王制》见天子斋戒受谏之义，于《月令》见百工咸理，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之义，于文王世子见三公不必备唯其人之义，于《礼运》见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谨礼之义，于礼器见忠信可以学礼之义，于《特牲》见天子贵诚之义，于《内则》见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之义，于《玉藻》见天子才晋挺方正于天下之义，于《明堂》位见夷狄外而不内之义，于《大传》见举贤伙能之义，于《少仪》见人臣有谏无讪之义，于《学记》见三王四代唯其师之义，于《乐记》见为君谨其好恶之义，于《经解》见发号出令而民说之义，于《哀公问》见君为正则百姓从政之义，于《仲尼燕居》见力礼乐而天下太平之义，于《孔子闲居》见王者奉三无私以劳天下之义，于《坊记》见礼以坊德之义，于《中庸》见至诚配天之义，于《表记》见大舜中心安仁之义，于《缁衣》见恶恶好贤之义，于《深衣》见规矩准绳之义，于《投壶》见揖逊之义，于《儒行》见崇儒重道之义，于《大学》见正心诚意之义，于《乡饮》见王道易易之义，于《射义》见梓士与祭之义，于《燕礼》见君臣上下之义，于《聘义》见君臣相与之义，于冠《昏丧祭之篇》见养生送死追还之义。然则圣学高妙，诚非管窥蠡测，所能仿佛其万一。夫岂涓溪能有益于崇深乎？而陛下亲屈至尊，孳孳听纳，移日不厌，真得尧舜三王之用心。臣昨蒙赐对便殿，臣时论及武夫悍将宜令知礼以革暴慢之习，侧闻玉音有及于唯礼可以己之之语。臣退而书之，窃谓晏婴虽以此言古齐景，而齐景终不能行。陛下不惟闻而乐之，又能举以为训，一言可以兴邦，陛下有焉。臣愚愿力行其说，辩其分，谨其名，守其器，勿轻以假人，则社稷之福也。孔子曰：名器，政之大节也。若以假人，与人政也。政亡则国家从之，弗可止也已。

仰渎宸聪，臣无任陨越之至。

【国朝谢肃密庵集】《送朱伯贤赴京考礼序》：自三代礼乐荡灭于秦，至汉代秦而帝，去先王未遐，宜可以复其礼乐而为治于天下矣。然高帝不学而佐非真儒，故其为治不能复礼乐于三代。殆亦叔孙通之责哉！方叔孙通说帝之起朝仪也。帝曰：度吾所能行者为之，不过谓定君臣之位而已。固未及乎先王之礼乐，以达于天下者也。而叔孙通遂以兴礼乐为名，广征鲁诸生。是以有两生不肯行，曰：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，至哉！其言之也。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，而礼乐其具也。有其具，无其本，固不可也。而高帝宽仁长者其岂无本乎？曰：固矣。然汉承秦变古之后，以古变秦，其唯三代之礼乐乎？公三代之礼，而教民以中，袭三代之乐，而教民以和。使中和之气，充塞天地，则万物不疵而王道成矣。王道成，然后损益三代以作汉之礼乐，则汉其三代矣乎。是或两生之所蕴也。惜乎叔孙通学不足以与此，不能终致两生，乃率诸生暨帝左右。去三代之难，采先秦之易，以杂就其尊君抑臣之仪，绵绝而习之。及帝既行，曩之醉呼拔剑者，莫不震肃。而帝亦起皇帝为贵之叹，则叔孙通亦可谓达时之务矣。然使四百年之汉，遂以为礼乐止于如是。而治化卒无以及乎先王者，叔孙通之贵也。此异时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，所为发愤而增叹，岂独今日两生之不肯行邪？是故无两生，天下万世无礼乐，无叔孙通，则汉亦无君臣之仪。而汉仪固不足以当先王之礼乐也。后世君相之国治者，其可不知夫学乎？今皇帝缉熙圣学，治仿先王，混一初元命中书暨翰林太常率诸儒定拟三礼，明年再命集议礼乐，又明年编征在野道德文章之士，相改订之，将以成一代之制也。而吾卿朱伯贤先生实在征焉。先生生东南游西地，遭时多故，归隐山林，饭蔬饮水，益力于学，以学之为王者事也。故其论道德，必归之于三代之选；其论文章，必归之于三代之英。则今也应征其能不援三代礼乐以为国朝之治具乎？虽然，两生不肯为汉行，先生肯为国朝起，是国朝之德之盛轶于汉，而

1954 年 6 月苏联送还

叔孙通之学，不足以齿今之侍从大臣也。先生盍亦掳两生之所蕴，使三代礼乐不得复于汉者，而复于今日焉。则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，将不复发愤增叹于异时矣。非先王其孰能与于此哉！告行之日，书以为赠。

【宋慕容彦逢[才离]文堂集】《策问》：孔子曰：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唐虞夏商周之盛，礼之损益，见于载籍。人主美化善俗，流泽子孙，盖本于此。世衰道微，典章陨缺，嬴秦以降，因陋就寡，君臣[束力]戒，不过簿书狱讼之间。虽有仁心仁闻，不可为法于后世。故汉宣帝时，诏书每下，民若更生。而王吉以为可谓至恩，未可谓本务也。神宗皇帝监积习之弊，亲策多士，命官讨论。主上丕承先志，申命有司，设局建官，讲求一代之制。惟宫室之度，器服之用。冠昏之义，祭享之节，学者所宜深考，愿与闻之。将以献于上焉。

【葛胜仲丹阳集】《策问》：恭惟圣天子肇上帝。灵游降格，推仁流泽，覃及方夏。伏读庚辰赦令有曰。将藏事于皇祇，先致享于穹昊，荐绅学士聆听呼舞，以谓北郊盛典，将赫赫载天下耳目，而无始因循之陋，且复正于是日矣。真天下之壮观，王者之绝业，考观战芟良耜噫嘻丰年之作，发扬咏叹用于祈谷之时。而赋事遣辞莫不各依象类。则天地别祭，见于诗者如此。泽中地上异其位，南至北至异其时，苍璧黄琮分宗辟之义，圆钟丝竹辨阴阳之声，则天地别祭见于礼者如此。况夫逸礼旧章，既讲求于无丰，而离官方坛，复筑于绍圣，弥文织悉藏在有司，其大体固无可议者。惟是冕服之制，仪卫之节，庆赐之度，荐灌之仪，有不泥古，不论今，参酌损益趋时之便，而陪辅礼官之未议者乎？诸生试墨笔论之。

【唐仲友说斋集】《盾疑》：韩宣子适鲁，见易象，与鲁《春秋》曰：《周礼》尽在鲁矣。夫易象《春秋》何关于礼，而宣子何见而云尔耶。

文王作《易》，周公述之而卦爻之辞备，其精神心术则《易》也，其刑名度数则《礼》也，其凡例褒贬则《春秋》也。《易》，周公之心术；《礼》，周公之治道；《春秋》，周公之史法故。凡三百六十官之事，无一不本于《易》。三百八十四爻之义，无一不寓于《礼》。礼有得失，而赏罚之所不及，则《春秋》得以褒贬之，是固一本也。韩宣子见[illegible]书而知周礼之尽在鲁，其见周公之心乎？

【李浩橘园集】《礼策》：《春秋》之所贬，礼义之所否；《春秋》之所褒，礼义之所予。书天王狩于河阳，恶晋侯以臣召君，存君臣之。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八百八十八六姥

原藏天津徐氏

古

叙 古

【元钱天　叙古颂表】：臣天　言，臣闻发于吟咏谓之声，谐声叶音谓之韵。绪综成文谓之诗，形容称述谓之颂。声韵之辞，其来远矣。若虞庭之赓歌，大禹之遗训，成汤之盘铭，或四言三言，或五言，皆叶为声韵，截然成章，以括其义，莫不原情性，载道义，以为风化之美。《诗大序》曰：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然则声韵之辞，岂非王化之首务哉？视后世浮华藻绘末技之习，则不可同日而语矣。臣天　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，钦惟皇帝陛下，以上圣之资抚重华之运，崇文尚道，遵尧舜之遗风，至孝纯仁，履汤文之圣武。临御以来，励精求治，下询谠议，旁采舆言，设举士之科，纲罗俊人，开纳言之路，奖拔忠贞。将以固植隆平之本，为泰山磐石之基。此盖陛下独智之明，非臣下所能窥测者也。臣天　生陛下盛明之世，食上之毛四十有三年矣。自始知学，辄以穷埋尽性为首务，忠君悌长为己任，虽则身在草茅畎亩之中，　心则未尝不欲有纤尘涓滴之稗助也。乃于延　元年，作《大学经传直解》进献皇太子，明年复作《孝经经传直解》进献，承令命翰林官以畏吾儿字语译讫。奏上皇帝陛下，皇太后殿下，已彻睿览。钦奉圣旨，将臣所献《孝经》命翰林官书写，镂板印行，仍被德音。命臣陪侍皇太子殿下，备员说书，给赐廪饩。臣自被命以来，汗颜股忄栗，　日夜畏惧，罪坐无状，无以自解，臣所解《孝经》皆俗言浅语，无所发明，钦蒙陛下不责鄙陋，命赐板行，臣之荣幸，已感罔极。况臣寒骨微贱，安可厕于陪侍之列哉？益不遗竹头木屑，则陛下天地覆载之纯德。敢献盲歌鼓颂，乃小臣蝼蚁报效之微诚。臣今采摭经史成言，效荀卿成相之体，叶为声韵之辞，著为一编，首载帝王之道，守成之说，至于王霸义利之分，耕虫虫替征戍之勤，存心养性之要，防微杜渐之几，贞臣直士之情，邪佞奸回之状，此皆万务之根本，故不敢不述。若威福予夺，赏善罚恶，听言纳谏，圣学传授，民情离合，此亦君道纪纲，故特载之，继以世次相承之统，撮取前代治乱兴衰之迹，起自唐虞，讫于亡宋，总八十六章，章二十四字，仍随文引事贯于其下，目

曰：《叙古颂》。既可以讴吟歌咏，又掇前史于片纸之间，若其　略旷简，脱漏无序之罪，臣不敢词，但无琐碎繁芜之患，可以备诸巾箧，不烦捡阅，而数千载行事大略可观，此则臣之鄙谌也。况陛下万机至众，岂可劳圣心于浩浩无涯之史册哉！孟轲有言曰：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。臣之愚昧，窃取此义，今特臣所撰《叙古颂》谨缮写装成二本，随表诣中书省投进以闻，如蒙采择，乞将一本颁下詹事院，精选老成谨厚明达儒臣持入，以备皇太子经筵参讲。仍乞将臣所献《大学》、《孝经》降赐纸墨，广加印布，令近侍之臣，诵而习之。虽皇太子殿下生知之资，超然拔萃，而左右近习薰陶渐染，不为无助。臣学问浅拙，智见　庸，冒渎邦刑，仰干天听，颂包千古，愿垂乙夜之观，旨下春宫，允叶舆情之望，

原藏天津徐氏

臣黩犯宸严，无任惶惧战汗激切屏营之至。臣天•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谨言。延•五年三月日，布衣臣钱天•上表。

中书省进《叙古颂》：状：伏惟皇元开化，文教风行，遐迩群氓，咸沾德泽。天•以不肖之资，厕教养之列，不自量己，窃号书生，叨被作成，殊无报效，乃于延•元年作《大学直解》进献皇太子，次年复作《孝经直解》进献敬奉令旨，命翰林官以畏吾儿字语译讫，奏上皇帝皇太后，已彻圣览。延•三年三月二十三日，钦奉圣旨，命天•充皇太子位下备员说书，给赐粮食，仍将所献《孝经》命赵子昂书写，缕板印行。天•自被命以来，日夜畏恐，罪坐无状，莫能自解，亦自知 拙浅暗，罔有稗益。恭惟皇太子殿下，春宫养性，懿德日新，此益缉熙跻圣之时，日就月将之际，前言往行，固欲博闻，治乱兴衰，抑将兼览。天•既以微陋 庸，不获日近清光，然蝼蚁之诚，发于天性，不能自已，今颇辑前代得失之迹，效荀卿成相之体，著为一书，目曰《叙古颂》，仍随文引事实于其下，以备稽考。八十章韵语，虽不足以囊括古今，而数千载行事，亦可以概观始末。倘游息之际，燕私之顷，或命近侍歌之，亦足以感激征创，为万一之微助焉。今谨缮写装成二帙，具表一通，随状持诣中书省投进，乞赐以闻，伏候钧旨。

礼部呈钱天•《叙古颂》， 《礼记• 王制》：天子五年 巡狩，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，益古者天子采民俗之歌谣，以考其政治之得失。于是讽咏乎官庭，以警在位，又推而用之乡人，用之邦国，使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，皆有取焉。后世风雅既废，纪录繁多，人主劳神耗思，披读前史，至于经岁累月，而莫能窥其津涯，或厌烦而忽其要机，或泛监而靡适归宿，是以循覆辙而不知回辕，履危地而不知旋足，所谓前有谗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者也。故自炎刘以来，中间虽或谨治，方之三代，则 不侔矣。臣尝谓帝王之学，贵于简而得其要，不以博览多闻为尚也。于是经辑史提纲挈要，著为此书，以备圣览，讴歌讽咏，既不谬于民谣，修齐治平，颇有关于国是，书成拟欲献之春宫，仰裨万一之助，不期路梗，竟莫能通。兹遇陛下与民更始之时，开辟四门之际，臣适遭此会，敢替初心，是以区区汗竹之勤，用伸臣子之义，凡臣所献《大学直解》及《孝经直解》并此书中间乖缪舛错，固不无之，至若先圣之格言，良史之书意，则有符于圣志者，宗庙致敬，不忘亲也，此《孝经》之旨。而陛下行之，岂特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实万世不磨之盛典也。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，此大学之义。而圣躬履之，岂特仪刑百辟，纲纪四方，实国治而天下平之要道也。若乃谨宪度，揽威权，杜请谒，明赏罚，修文德，崇礼乐，此陛下已行之矣。而臣之是书所述，益亦圣虑所及者也。但其绪馀，更愿陛下推广之耳。复有同列臣范何仁，衍以增义，臣萧贞 以音释，备全一家之书，谨缮写进呈。如蒙可采，乞降睿旨，以赐颁行，使自朝廷而乡人，而邦国，咸资用焉。于以激励忠贞勇烈之气，于以折沮奸谗 佞之心，尊君抑臣，闲邪卫正之义，具乎其间，此则臣冒犯 窃之罪，依附于《春秋》之馀意云，伏取进止。说书臣钱天・上帝舜作歌曰：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皋陶赓歌曰：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！此虞庭君臣一倡一和而相告戒也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；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此箕子陈洪范以告武王也。益言以载道，歌以永言，而吟哦讽咏之间，感激惩创之际，得效尤速。故古者君之戒臣，臣之告君，贵于声韵之辞也。臣按，臣天•所献《叙古颂》著明二帝三王之道，该括万年百世之，裒其言以叶其音，提其纲而系其目，其立文也约而当，其叙事也简而要，其寓意也忠，其该义也博，诚绘世之丹青，资治之龟鉴也。臣滥参书生，叨列陪侍，钦遇陛下励精求治之始，博采舆言之时，自愧肤浅之才，未有献言之益，以是书始未备举，治声殳乱兼该，其于国家，实惟有补，于是讲求讨论，而于逐章之下申明其说，以为增议，辄正愚衷，抑答明诏，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傥不以臣等为 昧迂阔，一赐披览，即事而观，触类而长，引而至之，则尧舜禹汤文武之治，将复见于今矣。岂帝舜皋陶武王箕子得专美于前乎哉！说书臣范可仁谨书

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，备见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。秦汉以来治乱兴衰之迹，具存乎史册，欲遍览而考其得失，则汪洋浩浩。虽儒者石乞石乞穷年，将有不能周者，况陛下庶务之繁，万机之众，安可劳圣意于无穷极之简编哉？臣天•撰是颂，掇诗书史册之要，于八十六章辞义之间，而数千载帝王行事之验，一饭之顷，可以洞见其拳拳中厚之心，耿耿忧勤之意，不无谓矣。臣尝玩读其书，每观人主失御，臣下窃权，莫不掩卷伤悼，及见其倾阝贵覆败，则太息流涕不能自已。于是复读卷首所著挈纲揽权之说，王霸义利之云，与夫忠贞邪佞之情，民心离合之势，则天下事机昭昭乎见矣。此诚几上良规，掌中之明镜也。然臣天•曩昔进献之初，其疑难字义，已 音释，至若引用经史本文，则未及音注。臣谨按说文出处，并臣可仁增义中字意，重加音训，以便考寻。傥蒙圣览之馀，或命近侍诵读，则不烦捡阅而义在斯焉。说书臣萧贞谨书

《颂曰》：请颂皇，挈弘纲，幽明兼照齐三光。作法训后，子孙遵之弥以昌。颂称述也。称述君道， 如下文所云也。皇， 君也。上古称皇， 挈提而举之也。弘大纲， 纲， 大绳也。纲举则众目张， 君道举则万化理， 亦犹纲纲举而众目张也。三光， 日月星也。为君之道，烛显照微， 犹日月星之当天无不照临也。人当制作法度以训子孙， 使之有所遵守， 则益以昌盛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请颂云者，臣下告君之辞，盖王纲举则万化理，王制定则四海一，王仁至则庶民归，此国之本也。至若典章文物，礼乐教化，国之用也。凡是数者，皆帝王之根蒂，理国之要端，故首述之，以见王业本乎此也。王者与天同体，所以明并三光，化及四表，仁服天下者，以天自处也。此章至第三章皆著明君道，一章不足以尽其义，故反复重举而备之尔。重音臣贞曰：挈结切，法古法字通用。请颂帝，稽古制，德泽洽四海被，没世不忘，黎庶讴歌永弗替。帝， 亦君也。尧舜氏称帝， 为帝之道， 稽考古人之制效而为之， 必使德化恩泽，如雨露之濡浃洽被及四海， 有以沦入人之肌肤骨髓。如此， 则虽没世之后， 而人犹思念之不忘， 讴吟歌诵， 傅播永久不废替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《大学传》曰：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不忘者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故也。重音臣贞曰：稽，坚奚切；洽辖夹切；濡，汝朱切；浃，即协切。浃洽，润泽周遍之意。乐，音洛。请颂君，司敬民，示之以信俾可亲。庶愚而神，••瞻仰归至仁。皇也， 帝也， 君也， 也。重举谐韵， 以广其义耳。司， 主。示， 教示。庶， 谓庶民。• • ， 仰顾貌。瞻， 望也。君道主于敬民， 而示之以诚信， 使之亲戴其上， 然非可罔也。民虽至愚， 其心甚神， 苟敬信无实， 安能使之悦而诚服， 故人君有至仁之德， 则皆仰顾瞻望而归之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太公，伯夷，隐居海滨，闻文王作兴，皆来归之。孟子以为天下之父归之，其子焉往，此岂非文王之至仁有以致之乎？

重音臣贞曰：•，鱼容切。请言位，不虚氵位，八荒拱向四海目氐。名曰大宝，俊杰英雄俯阶陛。位， 谓天子所据之位。氵位， 临也。八荒， 八表也。《易 • 系辞》曰： 圣人之大宝曰位，智过千人曰俊， 万人曰杰， 才胜万人曰英， 雄， 壮武也。天子之位， 实天子据而有之，非可虚此而临天下也。八荒之人， 拱手归向， 四海之众， 仰面观视， 虽有才智出众之人， 皆俯伏于阶陛之下者， 以天子之位为大宝故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请言云者，臣下奏请之辞也。陛者，殿际之阶陛也。汉高祖五年，诸侯上疏始称陛下，盖不敢斥言天子，而呼在陛下之人以告之，以卑达尊之义也。此章言帝位之尊。重音臣贞曰：氵位，力至切。目氐，与视同，上，时掌切，斥，昌石切。

原藏天津徐氏

请论守，作父母，爱养生民保九有。举贤任能，远佞黜奸恒以久。远， 去声。守， 谓保而勿失也。九有， 九州也。君人者， 能作民父母， 爱养生民， 如爱妻子， 此乃保守九州之道也。然所以养民者， 非饣鬼食赐帛之谓也。贤者举之， 能者任之， 使之各当其职，佞者远之， 奸者黜之， 使之不为患害。如此， 则祸乱无由而生， 国家可以长治久安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请论云者，即上章请言之意，盖变文耳。此章之要，在乎守之一字，不可不谨。昔唐太宗问帝王之业，草创与守成孰难？房玄龄对曰：草创为难。魏徵对曰：守成为难。太宗曰：玄龄昔从朕定天下，备尝艰苦，出万死而遇一生；魏徵与朕安天下，虑生骄逸之端，必践危亡之地，草创之难，既以往矣。守成之难，当思与公等慎之。太宗可谓知言矣。此章论守成之道。重音臣曰：论，去声，下论王论伯论宰同，饣鬼，求位切，各当之当去声。论王道，无偏巧，荡荡平平人易晓。宁人负我，无我负人安以好。平， 毗连切。荡荡广大貌。平平， 平易也。好， 善也。帝王之道， 无所偏倚， 不用智巧， 广大平易，如天地之覆载含容包括。宁人负己， 无己负人， 所以长治久安， 至善之道也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论，评论也。王道者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也。夫道之明，其下化之如影响；道之行，速于置邮而傳命。后世人主，依阿曲径之中，唯恐人之负己也，安得为荡荡平平哉！此章论王道也。重音臣贞曰：易，去声，下易以之易同。覆，敷救切。置，竹利切。邮，于求切。马递曰置，步递曰邮。论霸为，智以弥，名似信而实乃欺。势力可服，民不怀德，易以离。霸者之为， 无诚心而任智术以弥缝其国。如狙翁养猿， 朝三暮四， 以笼络其民， 名虽似信， 而实则欺诈也。故其势力虽可以制服天下， 而民不怀其恩德， 易以离心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 霸为者， 齐桓晋文之为是也。故势力强则不得已而服从， 势力衰则莫之制而瓦解， 此章论霸道也。重音臣贞曰：狙，七馀切。解，下懈切。人心解散，如瓦散解而不合也。论宰辅，观所处，贫视不敢富视与；居视所亲，穷视不为达视举。魏文侯问于李克曰： 先生尝有言曰， 家贫思良妻， 国乱思良相， 今所置非魏成， 则翟璜，二子何如？ 对曰： 居视其所亲， 富视其所与， 达视其所举， 穷视其所不为， 贫视其所不取， 五者足以定之矣。文侯曰： 先生就舍， 吾之相定矣。逐以魏成为相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孟子曰，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，择相之道，亦犹是也。李克之言，真得观人之体，舍此而他求，则不足以为观人之术矣。然则文侯一决而不疑，可不谓之贤君乎？此以下六章，论察臣下之贤否，以明王道之废兴，本乎用人之得失如何耳。重音臣贞曰：处上声，相去声，下同。就舍之舍去声，此之舍上声。察正臣，严以神，謇謇不屈辞愈谆。不避权势，骨鲠之言批逆鳞。謇， 难于言也。谆， 言之详。鲠， 骨刺喉也。批逆鳞， 谓批龙之逆鳞也。正大之臣， 志在正君， 然人君威严神怒之际， 或阿意迁就者， 其执心不坚之证也。于此时难所出口之言， 切切谏争， 辞气不屈， 言论详悉， 事理明白， 虽则当时权势之臣， 无所畏避， 其言如骨之鲠喉， 使人难咽。敢批逆鳞， 不畏神怒， 此尤见其胸中正大端确之至， 此为正臣也必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察云者，详审熟虑之谓。盖正直，阿党，谗佞，奸邪，其情状或有阳似而阴非者，故必详审熟虑而后见之。汉武帝尝曰：吾欲云云。汲黯对曰：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？此黯之敢批逆鳞也。重音臣贞曰：謇，九件切。鲠，古杏切。批，攀悲，篇迷二切。争，去声。确，克角切，坚也。察忠直，辞鲜饰，森森壮若松柏植。屈之不桡，嶷然山立尤孤持。鲜， 少， 饰， 文饰。森森， 端直貌。植， 坚， 桡， 曲也。嶷， 山貌。忠直之臣， 言辞质直， 少有文饰。《易》曰： 吉人之辞寡， 其状端直， 如松柏之坚强， 虽欲屈之而不曲， 嶷然安重，如孤山之独立， 不赖朋党相助也。此李德裕之言。重音臣贞曰：鲜上声，桡，女教切。嶷，鄂力切。察党阿，类必多，攀援依附如藤萝。互庇交荫，不能自立缘支柯。阿党之人， 必有朋类声势相应。群小兢逐更相汲引。如藤萝之缭绕蟠结， 互相掩蔽其过恶， 义须依附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权臣因缘而起。如藤萝之凭托树枝， 以济其凌主之势也。此亦德裕之言。重音臣贞曰：支，枝同。更，平声。察谗佞，审辞令，曲意承颜顺耳听。甘言如饴，浸润乘间中机病。中， 去声。谗佞之臣， 审其辞气言令， 则见之矣。或探索人君之意向， 开导诱引， 或与人君论事之际， 承顺颜色， 阿意迁就， 唯恐违忤其意， 其言甘滑美软， 不逆耳听， 使人悦之如食糖蜜。浸渍渐润， 投间抵隙， 切中人之病机， 此为谗佞之臣也必矣。人君苟不远之， 岂不殆哉！重音臣贞曰：饴盈之切。渐，平声。远，去声。察奸回，必作威，树植朋党声同雷。恩权下移，人主不悟势必危。回， 邪也。树， 植， 谓栽培安措， 使牢固也。奸邪之臣， 必窃主柄， 以作威福。树立朋党， 根蟠胶结， 使之平固， 更相倡和，若雷之发声， 物无不应者。既而赏罚之柄， 移入其手， 而入主尚且不悟。如此， 而国势不危， 未之有也。重音臣贞曰：更，平声。倡，尺亮切。和，去声。收权，出人先，威福予夺罔所偏。慎守宪度，国祚昌盛世以延。人君当收揽权柄， 必使赏罚皆由己出， 凡所谋为， 又当出人先意， 勿为不得已而从人之计， 威福予夺， 一皆出于公正而无偏私，又当谨守法度， 不使废弛， 则国家之福祚昌盛， 世数延长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谓者，指其事而评论也。权者，人主之大柄，不可以假人也。若以太阿之柄授人，而赏罚不由己出，则国事危矣。汉之曹操，魏之司马氏，唐之朱温，皆始于作威福而窃人主之权，终于攘人之国而后已。洪范曰：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，此之谓也。此以下七章，皆明防卫杜渐之意。重音臣贞曰：予，演女切。谓果断，出神算，法贵适宜忌渎玩。禁纲漏 ，纵奸释邪必长乱。勇而决之为果， 截然不疑为断。要皆出于人君之筹算。夫赏善罚恶， 皆天理当然， 入君奉天理以行天罚者也。故法贵于适宜， 而忌于渎玩也。渎，谓慢易， 玩， 谓戏弄。若纵释奸邪， 使如猛兽之脱纲而去， 则群小得志， 善良丧气，将化君子而为小人矣。岂不长其祸乱哉！增义臣可仁曰：《书》曰，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！盖帝王居天之位，其所职无非天之事者，赏善罚恶，皆天理也。故曰：天讨，苟或释邪不诛，纵奸不讨，则将化善良为奸邪。故曰：长乱，若梁武帝之仁而不断是也。重音臣贞曰：断，都灌切。渎，徒谷切。长，上声。夫，音扶。易丧字，皆去声。谓纳忠，言可庸，药虽苦口利心胸，尧听刍荛，光华炳炳绵无穷。庸， 角也。忠言逆耳可用， 譬若苦口之药虽若难咽， 而利于病也。尧帝大圣， 尚听采柴草之人言语， 况于不及者乎？ 且尧之盛德光华， 炳然昭明， 绵远无穷， 岂以下问为智不足， 而损其光明哉！ 审之， 若服瞑眩之药忘其苦口， 则所利多矣。尧舜之德， 光辉千古， 不过扩此而已矣。窗重音臣贞曰：刍荛，上心俞切，下如昭切。刈草曰刍，采薪曰荛。华，户瓜切。炳，补永切。刍，去声。瞑眩，上莫见切，下荧绢切，愦乱也。谓慎机，必防微，消滴不过将成池。突直薪燥，不从先计牛酒施。机者， 弩牙， 以论事势发动所由。微， 谓事理之未盛者。凡事势于机微之际， 必致谨以防之。譬如水之始漏， 消滴甚微， 以为无害， 不即止遏， 则将成池矣。古人有见之突直而薪近者， 谓之曰： 当徙其薪， 曲其突， 不然将焚。主人不听， 既而果然， 众人救之， 幸而得熄， 于是杀牛酿酒以谢救者。增义臣可仁曰： 几微之际， 人所忽也。然燎原之火， 发于荧荧， 决河之水， 漏于涓涓， 可不慎乎？ 若曲突徙薪无恩泽， 焦头烂额为上客， 则亦不智矣。《易》曰： 履霜坚冰至， 非有先见之明者， 孰能预于此哉！重音臣贞曰：燥，先到切。几，居希切。额，额通用。谓言利，主仁义，聚[㑹欠]掊尧古所忌。人主不悟，怨结民心诚可畏。王者以仁义利天下， 则百姓皆利， 而国无不利矣。若以货财为利， 则民怨其上， 而国不利矣。故以仁义为主， 乃国之大利也。《大学》传曰： 与其有聚[㑹欠]之臣， 宁有盗臣。故曰： 聚[㑹欠]掊克， 古所忌也。小人剥削民财以奉其君， 君以为爱己， 而能任人之怨， 殊不知民之怨心， 皆归之于君， 岂不可畏也哉！增义臣可仁曰：仁者，心之德，爱之理。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。仁义者，无所施而

原藏天津徐氏

不可者也。人君以仁义为先，而不言其利，则利在其中矣。苟以利为先，而后仁义，则亦无所往而利矣。梁惠王问利国，孟子对以仁义，正谓此也。重音臣贞曰：[illegible]，去声。掊，蒲侯切，聚[illegible]也。谓养心，戒荒淫，耽乐饮酒易湎沉。驰骋畋猎，病根深固难炙箴。养心之要，当以荒淫为戒；耽乐饮酒，易以沉溺。老子曰：驰骋畋猎，令人心发狂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者。心也，引而去之，不知其反，譬犹病在膏肓之间，则难以炙箴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孟子曰：养心莫善于寡欲，戒荒淫者，即寡欲之谓也。盖人心易纵而难收，故大禹之训，有禽荒色荒之戒，以为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可不畏哉！重音臣贞曰：乐音洛。易，去声。湎，弥兖切。炙，举有切，灼体疗病也。箴，诸深切，亦作针。令，平声。膏肓，上居劳切，下呼光切。心，上鬲下也。谓颐神，保性真，平心易气居有邻。优游古道，动作循礼戒怒嗔。颐神，谓爱养心神也。性真，谓性中本然之理也。但当平定其心，和易其气，勿使外诱之私得以汩之，又须亲有德，近正人，与之薰陶渐染，优游潜泳于古圣之道，动循礼法，而以嗔怒为戒。肺为气主，嗔怒则伤气而损神，苟能如是，则心平气和，道德日进，神明澄彻，而天命全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程颐有言曰，人君接贤士大夫之时多，亲寺人宫女之时少，则自然气质变化，德气成就《书》曰：臣哉邻哉，邻哉臣哉。正谓此也，邻，左右辅弼之义。重音臣贞曰：易，去声。汩，古忽切，乱也。近，去声。渐，平声。谓稽古，问三五，方册具存匪难举。彼何人哉！揽辔齐驱适我所。三五，谓三王五帝也。黄帝，颛顼，帝喾，尧，舜，为五帝。禹，汤，文武，为三王。彼，指三五也。欲考古帝王之道，必求之于五帝三王，其道具在简册，非难举也。彼五帝三王，亦人而已，苟能力行以企及，则亦与之并辔齐驱，而适得我之归所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人主以五帝三王之道为己任，充类而至之，若行路而适家，则亦可以六五帝四三王矣。岂有彼此之异哉！此章言五帝三王之道，载在方册，在人君举而行之尔。重音臣贞曰：企，遣尔切。访唐虞，披其书，坦然如砥任所趋。道不远入，彼与吾心岂异夫。夫，音扶。访，谋问也。唐虞，尧舜氏有天下之号。砥，砺石。彼，指尧舜也。欲谋问尧舜之道，但当披阅其书，二典三谟是也。夫尧舜之道。非有幽昧险阻而不可行者，坦然明白，如砺石之平，任所往而无有窒碍，况所谓道者，具于吾心，岂远于人哉！彼尧舜之心，与吾心亦非有异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孟子曰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又曰，尧舜与人同尔。盖尧舜之心，天地之心也。吾之心，亦天地之心也。苟不蔽于人欲之私，则亦尧舜而已矣。岂有彼此之异乎？此章明尧舜与人无异。重音臣贞曰：窒，碍窒，谓窒塞。碍，阻碍不通也。效汤武，求贤辅，伊尹莘田望渭渚。忘其贱贫，假其匠器作规矩。望，谓太公吕望也。假，借用。匠谓其谟谋智莘，若工匠然也。规矩匠之方员器也。欲效汤武之为者，但当求访贤材，置诸相位而已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汤知其贤，三往聘之，立以为相。太公钓于渭水之滨，文王载之而归，遂相武王以伐纣。彼二人者，皆非富贵人也。而汤武忘其贱贫，用其智谋，作为法度以遗万世。欲效之者，效其所为而已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有天下者，富贵之极也。居岩壑者，贫贱之至也。上能忘其势，下能忘人之势，惟以道义合，而不以贵贱介乎意，则上下之情孚，而天下之务成矣。是知忘其势者，汤武也。忘人之势者，伊尹太公也。其道行功就也宜哉！此章论汤武任贤无方。重音臣贞曰：相，去声。圣可师，宛在兹，欲得其心审其辞。彼不并世，千载之后闻而知。师，谓效法之也。宛，坐见貌。圣人可以效法，求之不在于远，宛然如在目前也。欲求圣人之心者，详审其言辞则得之矣。彼二帝三王周孔颜孟，岂并世而生哉！或生数千载之后，其道一揆，若合符节，皆闻而知之者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审其辞者，谓察其言而得其心也，典谟训诰皆其辞也。人君体而察之，服而行之，则有馀师矣。此章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孟之道，异世而同归，人主当效法之也。重音臣贞曰：揆，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巨癸切。时可惜， 不再得， 圣人存心爱晷刻。万古悠悠， 青史无情何所则。时， 谓盛时。晷， 日景也。悠悠， 长远之意。人君于盛时当汲汲然修德行义， 唯恐无闻于后世也。若蹉跎姑息， 则年与岁去， 时不再来， 深可惜也。大禹圣人， 犹惜寸阴， 是圣人爱晷刻也。当其时而不自力为， 万古之后悠悠长远， 青编史册当书其实， 非徇面情者也。若无德政可纪， 使后世之人何所法哉！增义臣可仁曰：人君修德行义，务在于时，人舜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以此。此章言圣人惜时也。重音臣贞曰：晷，矩鲔切。景，影通用，本作景，后葛洪加彡作影。蹉跎，上仓可切，下唐何切，失时也。民可迩，不可恃，爱而字之同父子。犹水载舟，载亦尔兮覆亦尔。迩， 近尔， 谓水也。民可亲近， 而不可倚恃， 爱而养之， 则情同父子。荀子曰： 君犹舟也， 民犹水也， 水能载舟， 亦能覆舟。

增义臣可仁曰《书》曰：民可近，不可下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又曰：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，民情可畏如此。此章言国之安危，在于民心之向背也。耕夫悲，形疲羸，冷风击骨炎铄肌。女爨妻[饣盍]，稚儿披棘逐牛来。来， 叶音离。耕夫， 谓耕种之农夫也。爨。烹煮。[饣盍]， 田饷也。农夫辛苦之状， 良可伤悲， 耕垦耘[耒且]， 形容憔悴疲乏羸瘦。不避寒暑， 晓耕则冷风击其体骨， 昼[耒且]则炎气铄其肌肤。女烹煮， 妻[饣鬼]饷， 幼小之子， 披负荆棘牧牛羊， 举家劳苦如此， 食其粟者， 所当闵念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周世宗尝刻农夫蚕妇辛苦之状，置于殿庭，可谓能念民之劳苦者矣。此章并下章，论耕夫蚕妇之辛苦。重音臣贞曰：疲，蒲糜切。羸，伦为切。铄，武灼切，销也。肤，取玩切。[饣盍]，疑辄切。饷，式亮切。垦，口狠切。，支义切，置之也。髟蚕妇勤，夜继晨，火垢面披风尘。肌枯目烂，颈眷•偻要不伸。要， 平声， 蚕缲之妇， 其勤苦尤甚， 夜而晨， 昼而夕， 不遑休息， [髟]垢面， 不暇修整， 披冒风尘， 条桑采叶， 形成颈枯槁， 目成疮烂， 颈眷要背屈曲不伸，深可怜也。衣其帛者， 尤宜念之。火髟重音臣贞曰：，蒲蒙切，火乱也。•，乌光切。偻，陇主切。缲，苏曹切。缫茧为丝也。槁，苦浩切。衣，去声。

征夫苦，冒寒暑，远离父母别妻女，操弓挟矢，临敌争先奋勇武。出征之人， 其劳苦益甚，披冒霜雪， 栉风沐雨， 虽则严寒酷暑， 不敢辞避， 父母衰老而不能奉养， 妻子搴衣而不敢怀顾， 但知操弓挟矢， 临敌争先奋然踊跃， 施其勇武而已尔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遣兵之际，成败之几也。王者当怀其心而闵其苦，则人皆为我用矣。是故，先王于《采薇》之诗，皆豫言其劳苦而慰之也。此与《楚辞》《九歌》《国殇》意同。

重音臣贞曰：操，七刀切。挟，檄颊切。栉，侧瑟切。搴，起虔切。乐音洛。殇，尸羊切，谓死于国事者。《小尔雅》云：无主之鬼谓之殇。《楚辞》曰：旌蔽曰兮敌若云，矢交坠兮士争先。又曰：出不入兮往不反，平原忽兮路超远，带长剑兮挟秦弓，首虽离兮心不惩。

欲用兵。示以诚，旌别其艺炼以精。率堪其任，威信不废邦其宁。王者之兵， 以诚信为主。推吾诚心置人腹中， 使人人知有尊君戴上之义， 则无内变之虞矣。又当旌别其材艺，如能弓者授弓， 能戟者授戟， 使之长以卫短。短以救长， 训导练习， 使其锐气精明， 器械坚利， 慎择堪任将率， 以领之。夫将者国之司命， 存亡所系。不可不慎择也。有罪虽在大必诛， 有功虽存小必赏， 所谓威信不废也如此， 则敌人畏服而邦国安宁矣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按臣天•将叙前古帝王之事，主此更端，故以用兵之说结之。盖兵者凶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，自殷周而下，以武戡乱，以文治平，治平之时，亦不可忘其武也。孔子曰：有武备者，必有文备，有文备者，必有武备，亦此意欤。此章与上章论工者用兵之道，在于择将帅而得人心也。重音臣贞曰：别，必列切，率帅同，将去声，夫，音扶。更，平声。帝尧舜，无瑕 ，元首股肱相保信。驾御万邦，振裘挚领众毛顺。 音问， 玉玷，曰瑕，器破曰 ， 元首， 谓君， 股肱， 谓臣也， 尧舜之德， 至全至备， 无有玷损，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又其臣皋陶稷契之徒， 亦皆贤圣， 若臣上下心相保信， 有同一体， 其治万邦也。犹王良之御车， 总其六辔驱而驾之， 无所[illegible]轶。其理万民也， 譬若整裘， 提其领而振之， 众毛自顺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帝王之道，备于尧舜，故叙古自尧舜始焉。此章至终章，皆叙古昔帝王之事，以实前文也。重音臣贞曰：瑕何加切，[illegible]，音卦。轶，耋逸二音。禹无偏，任众贤，卑宫恶服俭以先。声教广被，孔子论之无间然。间去声。大禹之德， 公平正大，无所偏颇， 举贤任能， 无有不当。卑其宫室， 薄其衣服， 躬行节俭， 以身先之， 其风声德教被及四海。孔子论之， 不可得而非间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，其克俭于家，克勤于邦如此。而声教讫于四海者，岂有他哉？亦推其俭德而化之耳。重音臣贞曰：被，平义切。论，去声颇，平声。当，去声，黼，方矩切，斧谓之黼，

谓裳绣斧形，以绛帛为质，白黑为文。冕，美辨切。冠有旒， 也。后仰前俯，主冕之言 亻免

于恭也。

启纂式，遵绳墨，有扈强梁心不服，六师移之，狱讼讴歌归有德。 纂， 继式。法， 绳

墨， 以绳弹墨， 取直者也， 有德谓启也。禹之子启， 有贤德能继禹之法式， 其遵先王之道， 犹匠之遵守绳墨， 不敢违背也。时诸侯有扈氏， 恃其强暴不肯服， 后启命六卿征之， 灭其国而迁其社。初禹崩之后， 启以天下让益， 益避启于箕山之阴， 狱讼讴歌者， 不之益而之启， 曰： 吾君之子也。天下归之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尧以天下禅舜，舜以天下禅禹，公而已矣。孟子曰：唐虞禅夏后殷周继，其义一也。重音臣贞曰：纂，祖管切。扈，后五切。夏后氏同姓。服，叶蒲北切。帝太康，乱纪纲，十旬弗反逐禽荒。羿浞相仍，不有少康夏祀亡。浞， 食角切。启之于太康， 不恤国政， 坏乱其法度之纪纲， 畋猎于洛水之表， 十旬不反， 有穷国之君羿， 因民之怨。拒之于河， 不使归国， 乃立其弟仲康为天子， 羿自为相。羿之嬖臣寒浞， 杀羿而夺其位， 复立仲康之子相为天子。寒浞之子浇， 遂灭相而篡其位。初相之后， 有仍氏之女， 方怀妊而奔， 归其国遂生少康， 既长能布其德而收夏民， 乃兴兵灭浇而复归故都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以大禹之德，一再传而天下乱，所以然者，太康荒淫，不能遵守先王之道也。若非少康之能兴复，则夏氏之宗社颠覆矣。后世立子不择贤，而继嗣不广者，可不监哉。重音臣贞曰：少，去声。浇，五吊切。妊，汝鹤切。长，上声。桀失守，役体口，林其肉而池其酒。厥德不悛，身窜南巢亡九有。桀名履癸， 夏氏第十七王也。悛， 改。窜， 放。南巢， 地名。桀为天子， 失其所守之道， 心为口体所役使， 宠其妾妹喜， 乃为倾宫瑶台， [illegible]百姓之财为脯山， 肉林，酒池， 可以运舟， 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。妹喜笑以为乐。成汤伐之， 放于南巢， 而桀遂亡失其九州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甚矣，酒色能亡人之国。《书》曰：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甘酒嗜音，峻宇[illegible]墙。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呜呼！皇祖之训如此，而太康有一几失其国，至桀则兼之，安得不亡，商纣亦然。重音臣贞曰：悛，逡缘切。窜，取玩切。心为之，去声。乐，音洛。几，居希切。汤执中，道日隆，伊尹相之成厥功，躬服德义，托孤元圣辅幼冲。汤， 名天乙， 契十三代孙也， 执中， 谓执守中庸之道。隆， 盛。服， 行。元圣， 伊尹。幼冲， 幼小而冲稚， 谓大甲也。汤能执守中庸之道， 其道日以隆盛， 又得伊尹相之， 乃能成其伐夏救民之功， 汤又身行德义， 寄托孤幼之子于伊尹， 使之辅相其德， 立以为君， 而临天下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汤之德盛矣。而太丁未立，外丙仲士又皆不延，太甲之立，又在幼稚。若非寄托得人，则亦岌岌乎哉！重音臣贞曰：相，息亮切。

原藏天津徐氏

帝太甲，昧前法，群小荡心日亲押。徒训桐宫，三祀复辟德乃洽。太， 音泰， 太甲汤之孙。桐宫， 汤墓。复， 还。辟， 君。洽， 合也。太甲即位， 迷谬汤之法度， 日与群小相亲， 放荡其心， 习玩押。伊尹惧其终身迷惑， 乃迁居汤墓， 使其改过。太甲果能修德， 自治三年之后， 伊尹迎入宫中， 还居君位。而太甲之德， 乃复合于天性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人之失德苦不自修尔。诚能幡然改过，则亦不患不为圣贤。太甲改过自新，若日月之食焉。及其更也，人皆仰之，无所加损，其视文过遂非者为如何哉！

重音臣贞曰：辟，必益切。先结切。更，平声。商之灾，纣可哀，[昔斤]夫涉胫剖妇胎。盟津毕会，武王一怒散鹿台。盟， 音孟， 纣名受， 商之第三十王也。盟津， 渡处， 在今河阳县。毕， 尽也。纣宠其妃妲己， 所言者从， 所好者贵， 所憎者诛， 厚赋民税以实鹿台之财， 盈钜桥之粟。见冬涉水者，[昔斤]折其胫而观之， 剖孕妇之胎， 与妲己为笑乐。武王伐之， 师渡孟津， 天下诸侯不期而尽会者八百余国。武王至纣郊， 一怒而与纣交兵，纣兵不战而退， 遂诛纣， 散鹿台之财， 发钜桥之粟， 以济百姓， 诸侯共尊武王为天子，殷商遂亡。增义臣可仁曰， 纣厚[佥欠]于民， 以实鹿台之财， 盈钜桥粟， 自以为得计矣， 殊不知人心既丢， 天命改移， 一身尚且不保， 何计之有？ 武王伐之， 散财发粟， 而天下大悦。传曰： 财聚则民散， 财散则民聚， 岂虚语哉！重音臣贞曰：[昔斤]，职略切，刀斫也。胫，下顶切。剖，普后切，折也，破也。好，去声。乐，音洛。[佥欠]，去声。

周道昌，始太王，后稷公刘继流芳。卜年八百，古今历数无与方。太， 音泰。周道之盛，自太王时三分天下已有其二。然其积行累功， 则其来远矣。始而后稷， 中而公刘， 德泽芳馨， 相继流传， 非一日也。其后成王定鼎于郏[辱阝]， 卜曰： 传世三十， 历年七百， 后至赧王归秦， 计三十七王， 八百六十七年。盖其仁义礼乐， 德化醇厚， 故过其世数， 自古及今无与比方者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仁义礼乐，德化之本，先公，先王，修而行之，后王子孙，遵而守之，此其所以卜年延永，古今莫及也。重音臣贞曰：积行之行，去声，郏[辱阝]，上讫洽切，下如欲切。《左传》：成王定鼎于郏[辱阝]，春秋谓之王城，魏晋为河南县。赧，乃版切，周失天下于赧，入秦为家，无谥而称，谓其惭，故谓之赧，愧而面赤曰赧。成后[氵中]，戏剪桐，三叔流言毁周公，金启卜，公归复国叔虞封。成后， 武王子成王， 名诵， 即位之时， 年尚幼小， 与其弟叔虞， 削桐叶为戏， 曰： 吾以此封汝， 史佚请择日。王曰： 戏耳。史佚曰： 天子无戏言， 言则史书之， 遂封叔虞于唐之故墟。曰唐侯。王幼周公摄政， 管叔， 蔡叔， 霍叔流言于国曰： 公将不利于儒子， 王遂疑周公， 及周公东征， 忽有天变，王启金之匮， 取卜书以占吉凶， 乃见有武王疾时， 周公欲以身代武王死之说， 王感泣亲迎周公归国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武王有疾，周公欲代之死。后成王以流言疑之，遇风雷之变，禾偃木拔，王得金之书，感泣迎公，天乃雨反风，禾木尽起，岁大熟。噫！天人之际，感应之埋，不可诬矣。重音臣贞曰：，徒登切，金之匮，乃周家藏卜筮书之物，以金缄之也。佚，亦质切。隋隋幽王迷，惑艳妻，师尹匪瞻诸侯携，骊山戏火，征兵不至身首土。土， 许规切。幽王名隋宫涅， 艳妻， 谓褒姒。师尹， 大师尹氏， 携离叛也。土败， 谓为犬戒所杀也。幽王宠其妃褒姒， 其心昏迷惑乱， 其臣尹氏本小人，幽王任以太师之位， 暴政及民， 失天下瞻望之意， 故百姓离心， 诸侯背叛。褒姒性不好笑， 幽王欲其笑， 乃于骊山举烽火， 诸侯以为王室有难， 各引兵入援， 及至无事，褒姒大笑， 诸侯皆怒而退， 又欲废其太子宜臼， 立褒姒子为太子， 宜臼之舅申侯引犬戎伐王。王举火征兵皆不至， 犬戎杀幽王， 取实货而去， 申侯立宜臼为王， 是为平王。增义臣可仁曰：《诗》曰，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，又曰，艳妻煽方处，又曰赫赫师尹，民具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尔瞻。幽王之败以女子小人，内外交煽，而蛊惑其心，不之悟也。女子小人，能败人之国如此，可畏哉！重音臣贞曰：艳，以瞻切，好而美也，涅，乃结切，为好皆去声。烽，敷容切。说文烽候，表也。边有警则举火，汉书文款注，边方备寇作高土橹，橹上作桔皋，桔皋头 零以薪草置其中，常低之，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。又多积薪，寇至则即燃之，望其烟曰燧。难，援，皆去声。灭，许劣切，灭也，煽，式战切。炽，盛也。平王昏，迷其门，忘父之仇德舅恩，东徙洛都，国厕侯邦仅以存。平王， 即宜臼也。其德昏昧， 迷失其复仇讨贼之门户， 忘申侯召寇杀父之仇， 而德其立己之恩， 至遣京畿之民戍守其国。东迁洛都之后， 威令不行， 王纲废弛， 诸侯不朝， 其地不过数百里， 间厕于诸侯之间， 持以文武周公之礼乐教化在于人心， 故其王号仅存而不废尔。增义臣可仁曰：甚矣，平王之昏庸也。君父与舅氏孰亲，王法与私恩孰重？三纲，君政之本。王法，天子之权，平王复仇讨贼之刑，不加于申侯，怀私释怨之恩，惟厚于母国，三纲，五常，君政，王法，于是乎扫荡矣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托始于此。盖有不得已焉者尔。重音臣贞曰：戍，春遇切。朝，驰遥切。间，厕之间去声。秦政强，并土疆，周赧系颈同犬羊。登封刻颂。自言功德帝皇。政， 始皇名。赧王名延， 周之未主也。始皇本姓吕氏， 初庄襄王为质子于赵， 大贾吕不韦有美姬， 已有娠， 庄襄见而悦之， 不韦献之，归秦而生政， 是为始皇。恃其强暴并吞六国， 赧王入秦顿首受罪， 尽献其地于秦， 始皇遂为天子。巡行天下， 登泰山立石， 刻颂功德， 自言德兼三皇， 功过五帝， 乃更号始皇帝。次曰二世， 三世， 至于万世， 欲传之无穷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始皇意欲一世而传之万世，不知修德服人，而复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，仅能混一二世而亡。孟子曰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，始皇不知能一之之道，其欲传及万世，不亦愚乎？重音臣贞曰：并去声，贾，工主切，坐贩曰贾。娠并人切。行，下孟切，巡视也。干戈弭，阿房起，金碧荧煌照渭水，坐席未温，博浪谋人已切齿。干，戈，皆兵器。弭，息也，阿房，始皇所营宫名。始皇既并天下，干戈方息，侈心遂生，以咸阳先王宫庭小，乃于渭南上林苑作阿房宫，东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万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旗，穷奢极丽，光照渭水。韩人张良，父祖以上五世相韩，韩为秦所并，良恨秦欲报仇。始皇东游，至阳武博浪沙中，良令力士操铁椎击始皇，误中其副车，始皇求之不获，于是良佐沛公伐秦灭之，及项羽入关，遂纵火焚阿房宫，火三月不灭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帝尧土阶三尺，茅茨不剪，后世颂其德。始皇以先王宫庭小，乃佥欠民财以建阿房宫，是弃先圣之道德仁义，徇桀纣之淫佚骄奢，又安知尧舜之俭德哉！故独夫之心侈，天下之心离矣。重音臣贞曰：弭，绵婢切。阿，于何切。房，符方，蒲光，二切。浪，郎宕切。《汉书张良传》：秦始皇东游至博浪沙中，服虔曰，河南阳武南地名，相，去声。令操皆平声。中，去声。哀二世，暗且昧，马鹿异形审非易，高谋倾斯，主人不悟竟殒弑。始皇子胡亥，号二世皇帝。始皇崩于沙丘，宦官赵高，及丞相李斯，恶其长子扶苏聪明，乃诈为始皇诏，赐扶苏死，立胡亥为太子，至咸阳即位，赵高先倾陷李斯杀之，二世遂以高为丞相，高欲专权，恐众不服，乃先设验，献鹿于二世曰马也。二世笑曰：丞相误耶，谓鹿为马。二世问左右，或默不敢言，或有言鹿者，高以法陷杀之，众遂不复敢言高之过失，高于是窃弄国权。及关东乱，高恐得罪，乃与其土胥阎乐，领千余人入望夷宫杀二世，立子婴为主，降其号为秦王。增义臣可仁曰：秦室之倾虽由无道，然政以任宦官赵高而速之也。以李斯而尚不能进其彀，况庸人乎？然则宦官能败人之国如此，可是哉！重音臣贞曰：门音，暗通用。殒羽敏切，殁也。恶，乌路切。长，上声。

秦室倾，楚汉争，沛公轵道降子婴。籍狠自用，贤智不附尸首横。汉王姓刘，名邦，沛人，立为沛公，是为汉高帝。楚王姓项，名籍，号西楚霸王。秦室倾颓，楚汉二王争先入关，沛公先入关，秦王子婴降于轵道，项籍为人狠戾自用，不从贤智之谋，故贤智不附，为汉军所败，自刎乌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刘项二人，皆起于寒微，以勇武言，则刘不如项，以仁智言则项不如刘。项以勇武，自用失之，刘以仁智任人得之，然则项羽之败，归命于天，

原藏天津徐氏

则亦误矣。重音臣贞曰：轵，诸氏切，车轮所穿为道。狠，下垦切。刎，武粉切，汉基造。由董老，三杰之功居不少，长者宽洪，挽辂之谋何遽晓。挽，音晚。辂，下革切。长者，谓高帝，时人称高帝为宽大长者，挽辂谓挽木椎车也，汉之所以造帝基者，天假在此三事。楚汉既已讲解各王一方，则汉无伐楚之名也。及三老董公遮说曰：天下诸侯共立义帝，今项王放杀之，请先为义帝发丧，然后告诸侯击楚之杀义帝者，此得春秋讨乱臣贼子之法，一也。张良，韩信，萧何，三人皆人杰而汉能用之，二也。天下初定，帝都洛阳，齐人娄敬戍陇，道过洛阳，脱挽辂，衣羊裘。因虞将军见高帝，说曰：洛阳天地之中，有德者易以王，无德者易以亡。秦地被山带河，四塞为固，卒然有急，百万之众可立具也。帝即日车驾西都长安， 此三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孔子作《春秋》以寓王法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者，人人得而讨之。至战国之末《春秋》之义微矣。三老董公一言倡起，而高帝用之，于是讨贼之义明，而三纲五常正矣，《春秋》万世之法，而孟氏推明以为天子之事，岂不信哉！重音臣贞曰：长，展两切。挽辂，苏林曰：一木横透车前，二人挽之，三人推之。说，音税，下同。先为之为去声。衣，去声。卒，仓没切，急遽也。妇之祸，高之过，如意既陨人•坐刂。吕氏芟刈，不有平勃国几破。妇， 谓吕后。高， 谓高帝。芟， 刈也。高帝既立太子， 义宠戚夫人， 欲废太子， 立戚夫人子如意， 周昌叔孙通等切谏不听， 赖张良之计， 招致四皓得免。高帝崩， 吕后截戚夫人手足， 去其目， 置厕中，目口人・ 。又杀如意， 及惠帝崩， 吕氏遂临朝称制， 芟刈刘氏， 遍封诸吕为王， 谋篡汉室。若非陈平周勃二人尽力匡救， 则其国家不破裂者， 几希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高帝开基之英主也。其欲易太子者，特以宠戚姬而惑乱其心也。吕氏之不谨，亦曰高帝有以启之也，致使宗室不保，七庙几坠，皆本于一念之不正。人主于一念之倾，妃妾之际，可不谨哉！重音臣贞曰：•，直吏切，豕也。坐刂，寸卧切。几，居希切，刈，鱼肺切。汉之懿，文为最，躬服俭素节以制。贾谊阝敕辞，东宫未学可•欷。阝敕， 古陈字。西汉之君， 唯文帝最贤， 高帝庶出第三子也。名恒， 封代王。陈平周勃削平吕氏之难， 迎立为帝， 帝身服俭素， 所幸慎夫人， 衣无文锦， 不受千里马。欲作一露台， 材木已就， 恐伤民力而止。集上书囊为殿帷， 在位二十三年， 天下太平， 几致刑措。贾谊上书有曰： 古之王者教太子有三公三少， 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， 遂去邪人， 不使见恶行。选天下端士与太子居处出入，使太子见正事， 闻正言， 行正道。又曰： 习与正人居， 不能无正， 习与不正人居， 不能无不正， 今太子未学， 可太息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太子天下之本，本一正而天下定矣。近端人，亲有道，所以薰陶德性，涵养气质，以正天下之本也。唐虞三代之君，圣招贤明，道全德备者，用此道也。贾谊之策，真可谓万世无弊之名言矣。重音臣贞曰：嘘，休居切，欷，许既切。难，去声。上，时掌切。措，仓故切。少，去声，以道之道，音导。去，上声。恶行之行，去声。处，上声。武有为，方士欺，帑耗民罢恨已迟。祸基尧母。思子台成闻者悲。帑，他胡切，罢， 音皮。武帝名彻，景帝子也。帝初即位，将大有为于天下，招选四方文学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，天下翕然望风向慕，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兴太学，修郊祀，改正朔，定历数，协音律，作诗乐，文章焕然可述，有三代之风焉。后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帝，帝拜为文成将军。文成劝帝作甘泉宫，祭太一诸鬼神，以致天神。居岁余无验，帝诛文成而隐之，又作承露盘，以铜为之，高二十丈，承露和玉屑饮之以求长生，帝方悔诛文成，而佞臣丁义复荐栾大，云与文成同师，帝得栾大大喜，拜为五利将军。后五利自以其方无验，恐帝觉其妄，乃书帛饭牛，佯云此牛腹中有异，帝剖牛视之，识其手笔，要斩之。后又遣人入海求仙药。登嵩岳，祀泰山，翼遇神仙。晚年觉其言神者无验，乃对群臣叹曰：向为方士所欺，天下岂有仙人，尽妖妄耳。然而府库已空竭，民力已罢弊

原藏天津徐氏

矣。帝初立皇子据为太子，后夫人赵怀十四月而生子弗陵，帝曰：吾闻尧十四月而生，乃命夫人之门曰尧母门，于是奸臣逆探帝意，知其奇爱少子，心窃归之。后奸臣江充与太子有隙，时帝在甘泉宫有疾，充言于帝曰：祟在巫蛊，治之疾乃愈。帝使充治巫蛊狱，充遂诬太子宫中所得木人甚多，又有帛书所言皆不道。当奏充持太子甚急，太子计不知所出，乃从其少傅石得计，收捕充斩之。因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卒以自卫。长安扰乱，言太子反，帝诏捕反者，太子不能自明，又不得见帝，遂与帝兵战，太子兵败，牛牛散壶关，三老茂上书，明太子不反，帝亦悟，然未明言赦之也，太子自度不免，即自经。后帝怜太子无辜，乃作思子宫，筑望思之台于太子死处，天下闻而悲之。增义臣可仁曰：人君举措，不可不慎，武帝既立太子，复名尧母之门，致使奸臣逆揣其意，遂成巫蛊之祸，江充一小人尔，能陷太子者，以太子之权素轻，知其不足畏也。及壶关三老上书明太子无罪，帝既悟，又不速赦，遂使太子衔冤而死，岂独当世之人悲之，抑万年千载使人流涕也。重音臣贞曰：少，去声，饭，扶晚切。要与腰同。，上疾叶切，下羊诸切，妇官亦作婕妤。探，平声，隙，乞逆切，怨隙也。祟虽遂切，神祸也。师古曰：祸咎之征，鬼神所以示人也。蛊，古暮切。乐，音洛。度，达各切，料也。后党炽，自王氏，枝纠根蟠代相继。新莽因之，窃玺攘袍据神器。汉家后党之盛， 自成帝委政于王凤， 至王音为御史大夫， 王氏愈盛。郡国守相刺史， 皆出其门下， 其蟠根深固， 枝叶繁盛， 代相继续。主于王莽， 始则佯为辅国，中则居摄， 终则真篡， 遂窃国玺， 服衮冕， 据天子之位， 改国号曰新室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王莽篡汉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自王音用事，郡国守相皆出其门，是天下唯知有王氏不知有刘氏矣。及莽窃位，使求传国玺于太后，太后怒而掷之地。呜呼！至是亦将如之何哉！妇人之仁，不亦悲夫。重音臣贞曰：炽，昌至切。[illegible]，吉黝切，相绞结也。玺，想里切，印也，古者尊卑共之，秦汉以来唯天子以为玺。守，相，皆去声，代相之相，如字。南阳贤，奋神鞭，飞龙跃起乘云烟。诛[illegible]奸伪，嗣续先祀复青毡。光武皇帝， 名秀， 南阳人， 景帝七世孙， 长沙定王发之后南顺令钦之子也。王莽时， 天下大乱， 遂起兵讨莽， 奋其神武， 提鞭策马， 如飞龙之跃起乘驾云烟， 诛削伪莽， 以继续先代之宗庙祭祀， 而复其旧物也。青毡， 旧物， 晋王献之， 夜有人入其室盗物都尽， 献之徐曰： 偷儿， 青毡， 我家旧物， 可特置之。盗惊走去， 故后人谓旧物为青毡。增义臣可仁曰。诗云宗子维城。宗子者，同姓之子也。王者广继宗子以固国家，犹高筑城都以防寇盗也，汉之宗室，存者无几，不有光武，则已为异姓所有矣。维城之义，可不监哉！重音臣贞曰：几，上声。汉之孽，开宠谒，前有恭显后甫节，巍巍帝室，铄尔类同汤上雪。孽， 谓妖祸也。两汉之祸， 皆由开其权宠谒托之门于宦官也。弘恭， 石显， 自宣帝时久典枢要， 威权隆赫， 势倾人主。至元帝时， 萧望之欲引用正人， 抑其气焰， 反为所陷。是后宦官愈盛， 废置人主， 皆出其手。后至灵帝时， 曹节， 王甫等，共相朋结， 谄事太后， 败乱国政， 陈蕃窦武以其操弄国权， 浊乱天下， 白太后除之，太后犹豫不决， 事遂泄。曹节王甫之党大呼曰： 陈蕃窦武白太后废帝， 遂胁帝使作诏杀陈窦等， 幽太后于南宫， 汉室竟以此而亡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宦官之祸，世代有之，未若汉唐之尤酷烈也。阉寺所以能制人主者，以其在宫闱之中，日相亲神，人主之动静去为，皆为其所窥伺，于是揣意承颜，以奉其意。及其势成，则外结强臣，内交淑媛，以固其权，忠臣直士，欲斥其罪，鲜有不为所陷者。萧望之天子之贤傅，陈蕃窦武廊庙之正臣， 尚且不免，况李斯之于赵高，训讠王之于守澄辈，安能免哉！重音臣贞曰：孽，鱼列切。焰， 以赡切。犹豫，上夷周切，又余救切。下，羊茹切，迟疑不决也。桓灵渎，迷不复，山阳奔播死臣仆。卓操相仍，天下三分成鼎足。桓帝名志，灵帝名宏，渎，溷，山阳，献帝也。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桓灵之世，宦官之乱，不可复制，桓灵且卖官收利，渎乱溷浊，迷而不反，于是寇盗蠢起，董卓起兵以讨宦官为名，灵帝崩，皇子辩立，太后临朝，卓入朝以太后令废辩，立陈留王协，是为献帝。献帝为群贼所携，奔播无常，及曹氏篡汉，降封献帝为山阳公， 遂为所杀。

是后刘备帝蜀，孙权帝吴，魏氏据中原，天下三分以成鼎足之势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东汉倾颓之势，非一日矣，加以桓灵之昏庸，卓操之奸雄，而妇人当国，阉寺窃权，虽欲少延，其可得乎？重音臣贞曰：溷，户困切，蠢敷容切，《汉中山靖王传》讠兔言之徒蠢生，师古曰：蠢生，言众多也，与蜂同。朝，驰遥切。魏氏雄，作家翁，西虏蜀汉夷江东。马昭势逼，曹髦一怒戈洞胸。魏氏雄据中原，自以正统在己，谓蜀为虏，吴为夷，而自作家翁也，传四主而至高贵乡公髦，以司马昭之势日逼，威权不由己出，不胜其忿，遂自扶剑，率殿中宿卫苍头出诛昭，贾充与帝战于阙下，太子舍人成济谓充曰：事急矣。将如之何？ 充曰：司马公养汝辈正在今日，今日之事无所问也。济即抽戈刺帝洞其胸，刃出于背，陨于车下，昭立曹操之孙奂为帝，遂禅位于昭之子炎。炎即位，是为晋武帝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易坤之上六曰，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，于初爻一阴之生，圣人已有履霜坚冰之戒，盖阴长则阳消，阳生则阴息，自然之势也。夫司马氏谋篡之心非一日矣。自懿师昭，三世秉国，天下只知有司马氏，而不知有曹氏，至是大事已成，虽殿中苍头宿卫，亦司马氏之人也。而高贵乡公不胜其忿，欲一决胜负，诚亦愚矣。观贾充无问之言，成济抽戈之事，则履霜之戒不谨于始，其血玄黄之义见矣。重音臣贞曰：髦，莫褒切。奂，呼玩切。禅，时战切，与擅同，荀子尧舜擅逊，讠单义亦同，谓除地为讠单， 告天而传位也，后因谓之禅位。长上声。不胜之胜平声。晋武皇，兼二方， 刘禅孙皓继牵羊。嗣子不肖，神州赤县戍战场。晋武帝姓司马氏，名炎，昭之子也。魏既平蜀，吴亦降晋，蜀主刘禅，吴主孙皓，肉袒牵羊相继而降，武帝初年节俭，政化大行，及江南既平，侈心渐生，晚年益奢纵，其次子衷，不辨菽麦，其母杨后赂遗近臣，使誉之于帝，遂立为太子。武帝崩，太子即位，是为惠帝。其后贾氏行秽，专主内权，杀太后，废太子，晋室大乱。赵王伦起兵杀贾后篡位，于是骨肉相残，杀灭几尽，四海鼎沸，五胡并兴，神州赤县，皆为战场也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晋武帝初年，雅好直言，以俭化俗，天下望风向化，及平江南，纳孙皓宫人，侈心遂生，晚年至于从羊车以幸宫人，加以嗣子愚暗，辅导非人，贾后秽，浊乱宫壶，致使兄弟相残，干戈不息。神州陆沉，四海板荡，亦由武帝不能操守初心而失之也。

重音臣贞曰：肖，先妙切，并，去声。袒，徒旱切。遣，去声，几，居希切。好，去声。从，与纵同。壶，若本切，宫中巷路，操平声。炽邺囚，役伪刘，青衣执洗忍死羞。金陵王气，睿子潜胎马化牛。王， 音旺。炽， 怀帝名。邺， 愍帝名， 时刘聪称帝于平阳， 怀帝役于聪， 聪使怀帝著青衣行酒， 侍中庾珉号哭， 愍帝亦降于聪。聪出猎， 使帝著戎服执卓戈为导， 聪又因大会使帝行酒， 洗爵， 反而更衣， 又使帝执盖， 晋臣在位多流涕。初秦时有望气者云， 五百年后， 金陵有天子气， 至元帝度江， 乃五百二十六年也。元帝名睿， 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之义。恭王妃夏侯氏， 通于小吏牛氏而生睿， 是为元帝。都金陵， 号东晋。增义臣可仁曰：牛睿之灭晋，吕政之灭秦，一也。虽号东晋，实非司马氏之后矣。故先儒论之曰：于始皇当称后秦，于元帝亦当称后晋，如此则名正言顺矣。

重音臣贞曰：邺，音业。愍，美陨切。著，陟略切。亦作著，服衣也。珉，弥邻切。号，平声。降，户江切。更，平声。度，与渡同，济也。

原藏天津徐氏

闵晋基，势倾颓，宋公意欲路人知。恭子不吝，赤纸亲书已恨迟。东晋倾颓之势，甚可闵悼。王敦，桓玄，相继谋篡。及刘裕讨桓玄平之，功德既盛，威权渐移。人主之命在其掌中。裕自安帝时，进爵宋公。其欲伐晋之心，行路之人所共知也。至是讽朝廷禅位，傅亮承其意，具诏草呈恭帝使书之，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：自桓玄之时，晋武已无天下，重为刘氏所延将二十载。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，遂书赤纸为诏，禅位于裕。裕即帝位，是为宋武帝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宋齐梁陈之世，皆为人主以权柄授人而失之也。然则人主以权柄假人，而能久享其国者，未之有也。孔子曰：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盖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，此之谓也。

重音臣贞曰：吝，良刃切，惜也。操，平声。皆为之为，去声。

哀宋明，豢道成，苍梧巷游谅可更，汝阴挥涕，誓愿王宫勿复生。明帝名• ， 豢谓畜养也。刘宋之世， 弑逆相踵， 祸乱非一， 明帝遣萧道成将兵镇淮阴， 道成遂收养豪俊， 宾客始盛， 是后国柄悉入其手。明帝崩， 道成立明帝子苍梧王昱。苍梧出游无度， 营署巷陌， 莫不贯穿， 群下小有忤意， 即加屠剖。道成密结近侍杨万年等， 弑苍梧。道成更立安成王准， 是为顺帝， 封道成为齐公， 又进爵齐王。顺帝禅位于道成， 是为齐高祖，王敬则以板舆入迎帝出宫， 帝收泪曰： 欲见杀乎？ 敬则曰： 出居别宫耳， 官先取司马氏亦如此。帝泣而弹指曰： 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， 齐降封顺帝为汝阴王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国家者，豪俊之依归也。豪俊者，国家之利器也。豪俊出，则国家治，豪俊隐，则天下乱。是故，明主设名爵以致之，加礼貌以待之，施恩信以怀之，故多士济济列于周室，群贤班班立于虞朝。至于宋明，既以兵柄假于道成，又以豪俊资羽翼，欲其不成攘夺之计得乎？故曰：豪俊国家之利器，王者当招致之以利其国，不可委之以资寇盗。《书》曰：野无遗贤，万邦咸宁，此之谓也。

重音臣贞曰：豢，乎惯切。更，平声。复，扶又切，或乙六切。将，去声。昱，余六切。穿，枢绢切。官萧梁之世臣下谓帝为官，后人或称大家，或称官家。济，上声。

伤萧齐，浅根基，东昏弑而宗社移。相传七主，二十四年衍代之。萧齐之业， 非有德泽及于民， 根基甚浅。高祖殂， 子颐立， 是为武帝。武帝殂， 高帝兄萧鸾辅政， 鸾废二主，遂以太后令入继大统， 是为明帝。明帝殂， 其子宝卷立， 是为东昏侯。东昏失德， 王珍国， 张稷， 及张齐等弑之。萧衍举兵立南康王宝融， 是为和帝。和帝禅位于萧衍， 是为梁武帝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帝王之有天下也，其始必有大功于民，而后以德泽继之，又以教化成之，然后可以延世也。道成忽明帝豢养之恩，遽生睥睨而夺人之国，一再传而鸾所窃，鸾传于子，岂不欲继继相传哉！未几见弑，而又为萧衍所有，凡此数主，既无功德及民，又无德泽以继，是犹螗螂之后有黄雀，黄雀之后又有执弹者待之矣，其能久乎？

重音臣贞曰：睥睨，上匹诣切，下研计切，傍视也。几，居希切。弹，徒案切。

梁武贤，失帝权，终日疏食坐空禅，台城逼辱，传不再世归霸先。梁武帝姓萧， 名衍， 兰陵人。武帝雅好儒术， 亲睦九族， 优待朝士， 躬耕籍田， 身服俭素， 可谓贤君矣。然而失帝王之权， 释奸不诛， 见恶不讨， 日进一疏食， 不[口敢]酒肉， 三舍身奉佛， 终日坐禅， 废弃国政。于是刑政日衰， 纪纲日紊， 及侯景作乱。逼辱台城， 竟以馁殂。侯景立武帝之子纲， 是为简文帝， 后为侯景所弑， 陈霸先立晋安王方智， 是为敬帝。敬帝禅位于霸先， 是为陈高祖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梁武帝雅好儒术，不知其以儒术为何物也。使其真知儒术之可好，则必以周孔之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具矣。何至三舍身于铜恭寺，而使宰相赍金币奉赎皇帝哉！身得天下而身失之，正坐不知儒行故也。

重音臣贞曰：好，去声。[口敢]，徒滥切。空禅坐禅之禅平声。馁，弩罪切。饥饿也。陈驱驾，拓拔谢，觉也坚乎手争炙。叔宝荒淫，玉树歌残罢长夜。驱驾，谓驱驰驾御。拓拔，元魏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姓也。东晋孝武之世，拓拔始称帝，国号魏。东晋灭，宋，齐，梁，陈相承居南，元魏居北。至陈高祖受禅之年，魏恭帝禅位于宇文觉，是拓拔氏于是年谢也。觉即位，国号周，至陈宣帝之世，周禅位于杨坚，是为隋文帝。觉坚二人贪位相夺，如就手中争夺脍炙也。权宝，陈后主名，荒淫耽乐，与其狎客撰为新声，有《玉树后庭花》等典与群小为长夜之饮，酣歌为乐，遂为隋文帝所灭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此书所述，皆正统相承，不叙偏国，此章因隋文帝自受宇文周之禅，混一南北，故并及元魏宇文氏而互见之耳。

重音臣贞曰：拓拔，上连各切，下蒲拔切。国人谓王为拓，谓后为拔，言黄帝之后，以土德王。或说自拓天而生，拔地而出，遂以氏焉。后魏孝文改为元氏。隋文兴，驱神兵，并一天下海内清。广也不仁，淫蒸弑逆极肆情。下淫上曰蒸。隋文帝姓杨， 名坚。文帝既受宇文氏之禅， 奋然驱兵， 其势如神， 并一天下， 四海之内肃然清平。文帝姓好俭， 立子勇为太子， 勇颇好奢， 帝以为不类已， 恶之。少子广厚赂近臣， 伪饰恭俭， 近臣数誉之于帝， 帝遂废勇立广为太子， 帝纳陈高宗女， 号宣华夫人， 有宠， 后帝寝疾， 夫人视疾旦出更衣， 为太子所逼， 夫人拒之得免， 帝怪夫人色异， 问其故， 夫人泫然曰：太子无礼。帝恚抵其床曰： 畜生何足付大事， 呼柳述、元岩曰： 召我儿来， 述岩将呼太子。帝曰： 勇也。述岩出门合为敕书， 太子执述等下狱。尽遣宫人出， 令张衡入殿侍疾， 俄而帝崩， 陈夫人惧失色， 太子先使人以同心结赐之， 是夜蒸焉。遣人杀故太子勇， 广即位， 是为炀帝。增义臣可仁曰：《易》曰：几事不密则害成，文帝寝疾，垂危之际，太子无礼，帝得其状，使述岩召勇，此事宜密也。当是时宜召广对述岩等，以夫人之言，面数其罪而废之，然后召勇亦未晚也。而述岩作事不密，遂使君父见弑，宗社灭亡，可胜叹哉！重音臣贞曰：并，好，恶，少，皆去声。更平声。泫，乎犬切，流涕貌。恚，于避切，恨，怒也。令平声。炀余亮切，几，居希切。胜平声。驾龙舟，纵逸游，饰非拒谏恣所由。易服逃窜，欲得杯何可求。炀帝即位， 穷奢极侈， 饰非拒谏， 恣其所为， 广营宫室， 以备行幸。开汴渠， 造龙舟。及杂船数万， 用挽士八万余人， 行幸江都， 所至以供奉礼薄为超迁， 郡丞竟侵削民财以悦其意， 于是天下大乱。宇文化及等， 引兵入玄武门， 帝知不免， 乃易服逃于西门合， 化及等问帝安在， 有美人指之， 贼众扶剑直前。扶帝下门合， 数其罪恶， 欲加刃器， 帝曰： 帝王死自有法， 何得加刃器？顾左右索酒， 不得， 遂缢杀之。增义臣可仁曰：炀帝之饰非拒谏，特自任其才智，以为人皆不如己也。故其所为，每不如人，是知明王不自任其才智，故能出于人上。传曰：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，乐取诸人以为善。然则炀帝以才智自任而失天下，亦可为百世之监矣。

重音臣贞曰：易，音亦。，直禁切。数万之数，去声。下门合之下，亥稼切。数其之数，上声。索，色窄切，求也。缢，么易切，绞也。乐，音洛。李氏昌，起晋阳，赵公英武人莫当。肃清环宇，奄有天下号大唐。唐高祖姓李氏， 名渊， 为隋晋阳留守。后封唐公， 其次子世民， 初封赵公， 英俊神武， 战胜攻克， 人莫有能当之者。炀帝时天下大乱， 世民说高祖， 起兵于晋阳， 遂能屈服群雄， 肃清海内， 尽有天下， 国号大唐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炀帝时天下大乱，太宗时年十八，有安天下之志而豪俊皆为响应，一举兵而扫荡妖氛，群雄鼠伏，真可谓英俊神武矣。重音臣贞曰：奄，衣捡切，大有馀也。说，输芮切。武德宽，天下安，临湖之变骨肉残。创业垂统，谋为如此良可叹。叹， 平声。武德， 高祖年号。高祖性宽大， 政令清简， 天下安宁。初高祖立长子建成为皇太子， 封世民为秦王。太子建成忌世民功高， 高祖又有欲立世民为皇太子之意， 建成乃与其弟元吉， 谋杀世民。世民遂与长孙无忌， 尉迟敬德等， 谋先伏兵于玄武门。建成， 元吉至临湖殿， 觉有变将起， 世民遂射杀建成， 敬德追元吉射杀之。高祖乃立世民为皇太子。创业之君。当垂法后世。以训子孙， 而其谋为如此， 良可叹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《唐史》书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。遂立世民为太子，则临湖之事不能隐矣。高祖既立建成为皇太

原藏天津徐氏

子，又有欲立世民之意。则成太宗之过者，高祖也。创业垂统，当仪范子孙，今其事为如此，是深可叹息也。然而太宗为有唐之令君，亦以其天资英敏自强，为善，而充之尔。

太宗睿，诚可喜，收录贤材罔遗弃。治教可尊，方之汤武则有愧。喜， 去声。太宗， 名世民， 高祖次子也。明哲英敏， 诚可喜爱。收录贤材， 无所遗弃。魏征有仇而不杀， 封德彝等隋之佞臣， 能用其材， 化为忠臣。在位二十三年， 其政教皆可尊尚。然其杀兄胁父， 比之汤武， 则所愧多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高祖为隋晋阳留守，太宗以天下乱，谋起兵，高祖不从，太宗阴使人以晋阳宫人侍高祖。因胁之使起兵，其始谋如此，安得与汤武比肩哉！重音臣贞曰：喜，许既切。嗣子晦，乖礼制，牝鸡司晨乱再世。武韦接迹，七庙废迁业几坠。几， 平声。嗣子， 太宗子高宗， 名治， 司， 主晨， 谓晨鸣。《书》曰：牝鸡之晨， 惟家之索。高宗昏柔暗昧， 乖违礼制纳太宗才人武氏， 立为皇后， 任以君政， 使之当国， 犹牝鸡不当晨鸣， 而主晨鸣也。高宗崩， 武氏遂临朝称制废中宗， 杀唐室， 立武氏七庙， 改国号为周。及中宗复位， 昏庸懦弱不能自强， 又不杀武三思， 纵使三思与韦后乱， 后于饼（食炎）中进毒弑中宗， 武氏韦氏足迹相踵， 七庙废迁， 唐室几坠，皆由高宗纳武氏之所致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武氏之祸，高宗之过也，中宗身被废辱，备尝艰苦，宜乎改辙，及其复位而不能杀三思，又纵使之与韦后乱，祸及于身其谁咎哉！重音臣贞曰：牝婢忍母畜也，三去声。从与纵同。鼎不移，赖临淄，野鹿入囿残李枝，狼顾奔蜀，虽复旧物已损亏。野鹿入囿残李枝纵安禄山入朝， 残灭唐室之譬。玄宗名隆基， 高宗孙， 睿宗子也， 封临淄王， 韦后弑中宗， 玄宗夜与刘幽求等入宫中诛韦后， 迎睿宗即位， 后睿宗传位于玄宗。玄宗即位之初，任宋为相， 二十余年天下太平， 后任李林甫为相， 天下遂乱。及安禄山入朝， 杨贵妃与禄山乱， 禄山遂反攻陷长安， 玄宗奔蜀， 禄山尽杀唐宗室。肃宗即位， 与郭子仪等克复长安， 然自此之后， 天下多乱， 唐室遂以衰微， 其所亏损者固多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宋为相，二十余年天下太平，李林甫为相，天下即乱，明皇一人也。前则治，后则乱。至于身遭奔播，祸及子孙，任相岂不在于择人耶！重音臣贞曰：相，去声。朝，驰遥切。贞元猜，孕祸胎，笃信奸回弃贤材。毒滔天，不有晟贽身其灾。贞元， 德宗年号。德宗名适， 代宗子也。性猜忌卢杞奸邪， 德宗信之， 以浊乱天下。摈弃贤材，不肯信用贼臣朱陷长安， 德宗出奔奉天， 几为贼军攻陷， 若非李晟陆贽， 内外尽力匡救王室， 则德宗之身， 不免于灾害矣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卢杞之奸，天下之人皆知其为奸，而德宗独不觉何也？盖为奸之人，逆揣人主之意而奉迎之，人主以其能奉迎己意，遂悦之而不疑，则其奸济矣。使人主觉其奸则不能为奸矣。重音臣贞曰：雌氏切。唐之季阉寺炽，藩镇强梁制主势，阉司衮职，干弱枝强本根蹶。唐之季世， 宦官之势， 如烈火乘风， 不可复制， 自玄宗宠任高力士， 其后宦官之势渐盛， 至宪宗时，王守澄， 仇士良， 陈弘志等专掌内权， 宪宗服金丹药躁怒， 左右宦官往往获罪， 陈弘志遂弑宪宗， 其党讳之， 但云药发而崩。守澄等共立穆宗， 穆宗崩， 敬宗之立又出其手， 敬宗游戏无度， 夜与众宦官饮酒， 敬宗起更衣， 殿上烛灭， 遂为宦官苏佐明所弑，守澄等共立文宗。文宗患宦官之强， 密与李训， 郑注， 谋伏兵禁中除之， 宦官觉之， 遂杀训注： 并公卿将吏士民二千六百余人， 是后宦官愈盛， 外则藩镇强梁， 不遵诏令， 将吏往往以私怨杀主帅， 先推所爱立之， 然后请命朝廷不能违。于是政柄在于强藩， 主命悬于阉寺， 譬犹树木干弱枝强， 则蹶拔其本根矣。故唐室以是而亡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按仇士良，历宪穆敬文武五朝，专握国权废置天子如反掌，亦其用术之巧也。尝教其党曰：天子不可令闲，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无暇更及他事，然后吾辈可以得志，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。彼见前代兴亡，心知忧惧则吾辈 斥矣。此士良辈固权宠之术也。是知天子必读书，必亲儒臣，则德进道明，奸邪不能欺矣。重音臣贞曰：衮，古本切。蹶，居卫切。起神尧，讫僖昭，巍巍宫阙帝黄巢。克用逐之，朱温嗜炙士民号。号， 平声。神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尧， 唐高祖尊号， 唐有天下起于高祖， 终于僖昭。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， 黄巢入长安称帝。国号大齐。至中和三年， 李克用破黄巢， 复长安， 而朱温即有嗜炙之心。至昭宗天复三年， 封温梁王， 末年温逼帝迁都洛阳， 士民皆号哭曰： 贼臣崔胤招朱温来， 倾覆社稷， 温弑昭宗立哀帝， 遂篡唐即帝位， 是为梁太祖。

增义臣贞曰：朱温逼帝迁都，胁使禅位，而士民号哭。犹可以见人心未离也。然而主弱臣强，盗贼群起，所谓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

重音臣贞曰：炙，之夜切。尊号，国号之号，湖到切。胤，羊进切。

温狂蹶，行秽，身服鹿 见子弑。怀玺七年，残体仅获败毡瘗。行， 下孟切，瘗，于 ·切。梁太祖姓朱名温， 狂妄顾蹶，其行秽， 乱渎男女，如鹿 之相聚也。温假子博王友文妇王氏美， 温宠之， 欲立友文为太子，郢王友心不平，友有过， 温尝挞之，友益怨。遂引兵夜斩关入弑温，友自以败毡裹之，瘗于寝殿，友篡立。均王友贞引兵讨乱，友自知不免， 令人先杀妻而后杀己， 均王即位遂亡， 二主共十七年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孔子曰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朱温行同鸟兽而子行弑逆，所谓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矣。

重音臣贞曰：蹶陟利切， ，于尤切，牝鹿。行同之行去声，子行之行如字。

庄狎，行不厌，新磨遽前批其颊。矢石勤劳， 一朝灰烬堕前业。行， 去声。厌， 入声。堕， 许规切。唐庄宗， 李克用之子也， 名存勖， 本突厥种， 姓朱邪氏， 唐懿宗时， 有朱邪赤心讨庞勋有功， 赐姓李氏。存勖破黄巢有功， 累封晋王。及即位， 自以李氏改国号曰唐。庄宗好狎近伶人， 慢不敛其行， 尝自傅粉墨与群优戏， 以悦刘夫人。优名李天下， 自呼曰李天下， 李天下。优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颊， 帝失色， 众优亦皆骇愕。新磨徐曰： 李天下者只有一人， 尚谁呼耶！ 帝悦， 赏赐甚厚。后遇贼弑， 殂于庑下。皇后不亲省视， 鹰坊人善友敛庑下， 乐器覆帝尸而焚之， 曰： 生好此， 今亦以此相送， 众推其养子李嗣源为帝， 是为明宗， 通四主共十二年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庄宗初嗣父位，治国训兵，事各有理，裂肤汗血，栉风沐雨十五年而后得。及其既登大位，无一善可取，惜财吝赏，好田猎，宠女色，近伶人，不三年而灭亡。其历年之促，亦其自取之耳。若明宗，则五代之贤君也。进士聂夷中有诗曰：二月卖新乡采，五月枭翟新谷。医得眼前疮，剜欲心头肉。帝以为曲尽田家之情状，命左右常讽诵之，又纵鹰隼，均田税，奖直言，印六经。又曰：朕尝从武皇猎，有兽逸入田中，遣骑取之。比及得兽，馀稼无几，以是思之，猎有损无益，朕不为也。惜乎！其登极之年，已逾六十，既乏嫡嗣。传及假子，不久而亡，岂天意耶！

重音臣贞曰：批，篇迷切，手击之也。颊，古协切，面旁也。烬，徐刃切。勖，吁玉切。种，主勇切，类也。好，近，皆去声。骇，下楷切，惊也。省息井切。隼，笋尹切。奖，子雨切。闵敬瑭，赂强方，穹庐丈人许石郎。再传一主，历年十一遂以亡。晋高祖姓石， 名敬瑭， 太西夷种， 唐明宗妻以永宁公主， 出镇太原， 以天下不受其命， 求援于契丹，欲为中原天子， 仍以父礼事契丹。约事成之后， 割卢龙一道， 及雁门以西诸州与之， 契丹主受其约， 指穹庐前大石曰： 已许石郎矣。遂发兵入援， 与唐军战， 胜之， 契丹立敬瑭为天子， 即位于柳林， 遂割幽， 蓟， 瀛， 莫， 涿， 檀， 顺， 新， 妫， 儒，武， 云， 应， 环， 朔， 蔚， 十六州与之， 许岁输帛三十万匹。契丹主送至上党， 遣兵卫送渡河， 唐主举家自焚， 敬瑭入洛阳， 在位七年殂， 众推其养子重贵为主， 遂亡，二主十一年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晋高祖乐闻谠言，诏百官上封事，命吏部尚书梁文矩等置详定院以考之，无取者留，中可者行之。数月应诏者无十人。帝复降御礼趣之。又高行周奏修洛阳宫，薛融谏曰：今宫室虽经焚毁，犹侈于帝尧之茅茨，所费虽寡，犹多于汉文之露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台，帝纳其言，仍赐诏褒之，唯此二事可喜，余未暇论也。重者臣贞曰：妻，去声，妫，俱写切。乐，音洛。谠，多曩切。上，特掌切。趣，趋玉切。与促同，催也。叹汉刘，用妇谋，帝还塞主中州，嗟哉二主，四年之后即归周。汉高祖姓刘， 名知远， 本沙陀部人，世居太原， 晋高祖授以河东节度使， 后封北平王， 时契丹大举入寇， 侵围中国， 知远举义兵即位于晋阳， 欲敛民财以赏将士， 夫人李氏谏曰： 陛下创起人业， 未有惠泽及民， 而夺其生生之资， 殆非新天子救民之意。今宫中所有， 请尽出之以劳军士。知远从之， 于是中外悦而归心。契丹主得疾， 至栾城甚苦热， 聚冰于胸腹手足， 且啖之， 寻卒。国人剖其腹， 实盐数斗， 载之北归， 晋人谓之帝。于是知远入洛阳，在位二年殂，子承・立，是为隐帝，在位二年，二主共四年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民者，国之本也。财者，民之心也。议率民财以赏将士，则民心离矣。创业之际，民心一离，则大事去矣。夫人请出宫中所有以劳军，则民心既安，将士怀德矣。高祖从之，中外闻之大悦，夫王者得贤后妃为内助，岂日小补之哉！重音臣贞曰：，邦加切。夫王之今音扶。将，劳，皆去声。

周之威，膺明资，奉法利民无所私。天将厌乱，衮服三载传养儿。周太祖姓郭，名威，邢州尧山人，年十八以勇力应募，屡有战功，汉高祖拜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隐帝时又多战功，授以邺都留守，隐帝为其下所杀，威至京师，军士推戴，以太后令命威监国，遂受汉禅即帝位。帝天资明敏，虽乱世板布九经，亲如曲阜谒孔子庙。既奠将拜，左右曰：孔子陪臣，天子不宜拜。帝曰：孔子百世帝王之师，敢不敬乎？拜之，又拜孔子墓，却四方贡献，罢营田以利民，或言肥饶者卖这可得钱以充国用。帝曰：利在民，犹在国也。朕安用此钱！悉取汉宫中宝玉器数千，碎之。曰：凡为帝王者，安用此物。又戒左右，自今珍华悦目之物，无得入宫中。帝无子，以皇后兄柴氏子为养子，封晋王，帝屡戒之曰：吾见唐天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，此无他，持以多藏金玉宝物故也，我死当以纸衣瓦棺葬之，勿作石羊虎人马，惟刻石崑前。云周天子生好俭约，遗令纸衣瓦棺，嗣天子不敢违也，汝或违之，吾不福汝。及殂，晋王即位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周太祖起于卒伍，而知孔子为百世帝王之师，其天资过人远矣。左右以为天子不宜拜异代陪臣，此不特掩善导谋，又尤是非之心也。夫孔子以道言，则配天地，以功言，则贤于尧舜。前代之君拜老乞言，未闻以为不宜，曾谓所拜之人有圣于孔子者乎？故君子有言曰：天下国家所患，莫甚于人臣不知学；人臣不知学，则其君不得闻大道；不得闻大道，则浅俗之论进，而功德无由成矣。然则学岂非君臣之急务乎？重音臣贞曰：募，莫故切。招，求也。监，平声。好，去声。嗟世宗，处季终，谋为举措有帝风。乱极思治，畀之孤寡腾英雄。周世宗姓柴，名荣，太祖养子也。太祖殂，即帝位。世宗贤明之君，虽处于五季之终，而其谋为举措，实有帝王之风焉。常谓群臣曰：朕每思致治之要，未得其方，寝食不安，乃命著为君难、为臣不易之论，尝食珍膳叹曰：深愧无功，坐享天禄，既不能躬耕，当与民除害，差可安耳！于是施仁政，除宿弊，慨然有平治天下之志。又勤于为治，聪察如神，尝召儒臣读史，商榷大义，尤不好乡采竹琴瑟及玩好之物，及殂遗令，立梁王宗训为帝，年七岁，是为恭帝。太后临朝。时河东刘钧结契丹入寇，恭帝命赵点检北征，晚至陈桥驿，军中苗训知天文，见日下复有一日，黑光磨荡者久之，训曰：天命也。点检当为天子。是夜军将议曰：我辈与国家宣力，上无长君，功成谁赏？不如先策点检为天子，然后出征。迟明军士遂以黄袍加点检身齐呼万岁，拥点检上马入城，恭帝禅位于赵点检，点检即帝位，是为宋太祖。

增义臣可仁曰：治乱相寻，气数之常也。五代之末，乱之极矣。或以威权逼胁，或举义兵而起，以智力上下，仅能得之。怀玺未火爰，处宫未温，旋属异姓。至周太祖而天下粗安，世宗继之，而兵革稍息。然而嗣子幼冲，妇人当国，苟非受命之君起而拯之，则生灵又将十涂炭矣。唐明宗对天祝生圣人，而赵氏兴焉，盖天不欲使生民糜烂也。而宋太祖慈仁

原藏天津徐氏

不杀，天下遂定。孟子曰：不嗜杀人者能一之，岂不信哉！

重音臣贞曰：处，上声。畀，必至切，付与也。易，论，好，皆去声。朝，驰遥切。将，去声。长，上声。迟，直。利切，待也。上，时掌切。代讫五，豺遍野，归德荡除一疆宇。跨唐越汉，德化醇酉农比汤武。野， 叶承与切。五代之末， 天下大乱， 人道纪纲， 几于泯灭，强暴侵凌， 互相吞噬， 有如豺狼之遍于原野。宋太祖自归德军节度使受周禅， 故国号宋。太祖即位， 收附南北， 混而为一。德泽教化， 醇酉农溥博， 虽汉唐之君皆不能及， 可以比于汤武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举则国不国矣。五代之世，如豺狼之逐鹿，力强则搏，齿利则噬，不复有礼义廉耻矣。宋氏既兴，总揽权纲，恢弘王道。礼义廉耻，典章文物，灿然具举，汉唐之治皆所不及也。重音臣贞曰：几，居希切。噬，时制切。恢，枯回切，大之也。息暴侵，天地歆，艺太真仁渥泽深。文明昌盛，大儒辈出森如林。宋氏既兴， 反残唐之弊政， 削藩镇之威权，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于是侵暴止息， 四海安宁， 天地歆享。太祖， 太宗， 真宗， 仁宗， 皆以明德相继， 其德化恩泽被及深广， 初金木五星聚于奎壁， 故文教大明， 钜儒辈出， 森然众多如林木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宋太祖起自军健，晚年益好读书。太宗手不释卷，至真宗，仁宗，则德化洽矣。太贤之出，岂非自上化下而致之耶！重音臣贞曰：歆，虚音切。伊洛川，产二贤，千载讹谬一鼓扇。圣人复起，规矩不能加方员。扇， 平声。复， 扶又切。伊， 洛二水名。程氏居于伊洛之川， 一母而生二大儒， 兄明道先生名颢， 弟伊川先生名颐。尧舜禹汤周孔之道， 自孟子没而不传， 故自秦汉以来， 王道不明于天下。汉唐之治， 杂用霸术， 故王道不明， 政化浇薄， 而功业不及于古也。及二程并出， 乃续孔孟不传之统， 自战国至于五代， 数千载讹谬之习， 一鼓振而扇去之， 使不得乱人之心术。后世虽有圣人复生，譬之至方至员， 虽加规矩， 亦不可得而改其方员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先儒有言曰，道不行，百世无善治，学不传，千载无真儒。盖尧舜之道不明久矣。大君德非尧舜之道不备，天下非尧舜之道不治，二程既出，则尧舜之道复明于世矣。由孟子而来，未有如二程者也。继以朱氏集大成于诸儒之后，于是帝王之道益明，实由二程夫子以倡之也。杜鹃啼，兆祸基，安石坐招金马来。斡离虎视，二帝青衣良可悲。来， 叶音离。初邵尧夫登天津桥， 闻杜鹃啼， 尧夫曰： 人事将至， 必有先兆。杜鹃， 南方鸟也， 而至于北方， 此南方气至之兆也。后当有南人秉国， 将乱天下。至神宗用王安石为相， 更变祖宗之法， 遂致天下挠乱。传袭至于徽宗之世， 用蔡京为相， 京宗安石之术， 天下益不安。女真自北方起，徽宗与之约， 灭契丹， 契丹既灭， 女真乘势长驱， 攻陷汴梁。金人斡离勃， 请天子亲诣军前约和， 微， 钦二帝皆为所执， 斡离勃据床虎视， 遂以青衣易帝御服， 携至北方，二帝俱没于女真。安石之学不正， 其害至于如此。增义臣可仁曰：王安石变宋氏祖宗之法，始于税青苗也。其术既行，则天下动摇，怨心起矣。继以徽宗纵侈，起运花石，蔡京辈以谄謀导君为容身窃禄之计，而天下益不安。及金马邵酉城，携执二帝若搴婴儿，无他，此任相非人，不能遵守先法之所致也。然则学术之邪正，变法之良否，可不慎乎？可不慎乎？

重昔臣贞曰：相，去声。更，平声。搴，起虔切。

独闵康，驾海航，区区抱玺居偏方。介淮两帝，罗天臣纲绝其纲。高祖初封康王， 京城不守， 二帝北度。高宗奔江南， 御海船以避女真。女真退， 高祖即位， 都于杭州， 是为南宋。女真据中原， 号大金， 以淮河为界， 而南北两帝， 譬犹罗天之大纲， 而中绝其纲维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按宋氏，金氏，分为两国，而臣天•不叙金氏者何也？盖金氏发于宋后，亡于宋前，实未尝得正统也。此春秋尊王法大一统之义欤。高孝贤，君半天，光宁理度犹绵绵。孤儿寡妇，反乎尔者其谁愆。高宗， 孝宗， 皆贤明之君而帝于江南， 是君半天也。光宁理度， 相传绵绵长久， 又一百四十余年至少主幼冲， 妇人当国， 强臣擅

一万八百八十八卷

权， 内相残害， 自取灭亡之道。孤儿寡妇归于圣朝， 亦犹周恭帝之子母， 归于太祖也。又何咎人之有？增义臣可仁曰：恭帝幼冲，太后临朝，此危亡之几也。宋氏之末亦然。孟子曰：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。其此之谓欤？重音臣贞曰：少，去声。朝，驰遥切。

天王怒，不知惧，尚且床边鼻息煦。我立矣天休，师厌垂城海之涸。涸， 音互。孟子曰： 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 天王既怒， 思欲安民， 而尚且不知畏惧， 不归正朔， 犹称帝于江南。初宋太祖欲收南唐， 南唐遣使乞缓师， 太祖问曰： 何故抗我？ 使者曰： 小国事大国， 如事父母， 未尝有过， 何罪见伐？ 太祖曰： 汝固无罪， 我床下复容他汉子打鼾睡否？ 使者不能对。《书》曰： 俟天休命， 谓武王之缺师压其垂破之缺从容不迫。而天之美命果至。海水涸， 谓不潮也。增义臣可仁曰：我朝之收江南也，愍信既孚，人心怀德，克城之日，兵不血刃，市肆不变，海水不潮，岂非诚感于天而天垂应耶？

重音臣贞曰：煦，吁句切。立矣，古俟字，立而待之也。使，去声。陈，直刃切，行列也。从，七恭切。孚，芳无切。忆中原，几变迁，代兴代废何可言。六合无外，航海梯山归大元。思忆中原之地， 自古及今， 历几何变更迭， 兴迭废何可胜言。令六合之内无有外邦，海阻乘舟， 山阻乘梯， 咸归于圣朝也。

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经

【道经】：太上赤文帝君《洞古经》操真章：有动之动出于不动，有为之为出于无为。无为则神归，神归则万物云寂。不动则气泯，气泯则万物无生。神神相守，物物相资，厥本归根，默而悟之，我自识之。入乎无间，不死不生，与天地为一。入圣章：忘于目，则光溢无极，泯于耳，则心识常渊，两机俱忘。绝众妙之门，纯纯全全，合乎大方。溟溟，合乎无伦。天地之大，我之所维。万物之众，我之所持。曷有终穷，以语其秘哉！住世章：养其无象，象故常存。守其无体，体故全真。全真相济，可以长久。天得其真故长，地得其真故久，人得其真故寿。世人所以不能长久者，为丧其无象，散其无体，不能使百骸九窍，与真体并存，故死矣。咒曰：天地人，三才明，北极降，弼英灵，除灾障，度超升，乍且凶恶，剪鬼形，急急如律令。

原藏天津徐氏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八百八十九　六姥

原藏天津徐氏

古

古　　氏

古角音新平【元和姓纂】《风俗通》：古公•甫，后因氏焉。晋平公时舟人古乘。《蜀志》广汉功曹古牧，河内北齐中散大夫古起，起子道，隋兵部侍郎。河南《官氏志》吐奚氏改为古氏。

【姓氏急就篇】《说苑》：晋舟人古乘，亦作固，神倦，传古元之，宋古耕道，见东坡文，又复姓古冶字。【姓氏源流】：新安【古今姓氏辩证】：出自姬姓，周太工•父，避狄人之难，去国于岐山之下，自号古才 ㇀公，后氏焉。汉有京兆古生，为都豕史四十余年，善也慢二千石，随以谐谑赵广汉，黜㇀之，京师以古才豕曹为俳戏。后汉东平宪王，从王古霸，长沙孝子古初，唐高宗时部将古神威，宋朝岭外人古成之，及进士第，为绵竹令，尝遇异人授道。【古今姓纂】：羽音，与前诂姓通。【姓氏遥华】《晏子春秋》：古冶子，齐勇士，北姓，古口引氏。

古　　强

【抱朴子】《祛惑篇》：昔有古强者，服草木之方，又颇行容成玄素之法，年八十许尚聪明，不大羸老，时人便谓之为仙人，或谓之千载翁者。杨州稽使君闻而试迎之于宜都，既至，而咽呜掣缩，似若所知实远而未皆吐尽者。于是好事者因以听声而响集，望形而影附，云萃雾合，竞守叹之，馈饷相属，常余金钱，虽栾里之见重于往汉，不足加也。常服天门冬不废，则知其体中未尝有金丹大药也。而强，曾略涉书记，颇识古事，自言已数千岁，敢为虚言，言之不怍，云已见尧舜禹汤，说之皆万万如实也。世云尧眉八采，不然也。直两眉头甚竖，似八字耳。尧为人长大美髭髯，饮酒一日中二斛余，世人因加之云千锺，实不能也。我自数见其大醉也。虽是圣人，然年老治事，转不及少壮时，及见去四凶，举元凯，赖用舜耳。舜是孤茕小家儿耳，然有异才，隐耕历山，渔于雷泽，陶于海滨，时人未有能赏其奇者。我见之，所在以德化民，其目又有重瞳子，知其大贵之相，常劝勉慰劳之，善崇高尚，莫忧不富贵，火德已终，黄精，诞承历数，非子而谁？然其父至顽，其弟殊恶，恒以杀舜为事。吾尝谏谕曰：此儿当兴卿门宗，四海将受其赐，不但卿家，不可取次也。俄而受禅，常忆吾言之有徵也。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时，吾相之当生贵子，及生仲尼，真异人也。长九尺六寸，其头似尧，其项似皋陶，其肩似子产，自腰以下，不及禹三寸。虽然贫苦孤微，然为儿童，便好交且豆之事，吾知之必当成就。及其长大，高谈惊人，远近从之受学者，著录数千人。我喜听其语，数往从之，但恨我不学，不能与之覆　耳。尝劝我读《易》，曰：此良书也。丘窃好之。韦编三绝，铁挝三折，今乃大悟。鲁哀公十四年，西狩获麟，麟死，孔子以问吾，吾与之言，此非善祥也。孔子乃怆然而泣，后得恶梦，乃欲

一万八百八十九卷

得见吾，时四月中盛热，不能往寻，闻之病七日而没，于今彷记其颜色也。又云：秦始皇将我到彭城，引出周时鼎，吾告秦始皇言，此鼎是神物也。有德则自出，无道则沦亡，君但修己，此必自来，不可以力致也。始皇当时大有怪吾之色，而牵之，果不得出也。乃谢吾曰：君固是远见理人也。又说汉高祖，项羽，皆分明，如此事类，不可具记。时人各共识之以为戏笑，然凡人闻之皆信其言，又强转[illegible]嗜废忘事机，稽使君曾以一玉与强，后忽语稽曰：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遗，强后病于寿春黄整家而死，整疑其化去。一年许，试凿其棺视之，其尸宛在矣。此皆有名无实，使世闻不信天下有仙，皆坐此辈，以伪乱真也。

古成之

【惠州府惠阳志】：成之，字并•，河源人也。简靖力学。宋初，岭峤文风未振，雍熙三年成之以寄产在增城，充广州乡荐，督府《劝驾诗》云：寰中有道逢千岁，岭外观光抵一人。赴省道由潭州，旅邸，遇异人韩泳与饮于市。韩谓之曰：公骨气轩然，深负道气，非尘埃中人，可罢此行，愿献所闻。成之答曰：家贫亲老，期得禄以养亲。韩笑曰：子志诚可尚，第恐转溺尘土耳。游数日，韩遂仙去。是岁成之省试报罢，越三年宋端拱改元，成之再举至京师，于阊阖门外见一人长揖而来，乃韩泳也。握成之手云：公此行成名矣。因赠以诗云：德行文章已出群，的将仙道付于君。浮名若也争休得，占取闲闲一片云。成之果以第十九名过省，时第进士者二十八人，状头程宿，陈文惠公尧佐预焉。闻喜宴罢，韩泳不期而至，文惠谓成之曰：同榜二十八人，皇上以象二十八宿，子南人也，得预兹选可谓荣矣。韩曰：天地生材，何间南北？公异时未必不由成之之乡。既登第，初调真定府元氏尉，继授青州益都县宰。宋淳化三年，召试馆职，除校书郎。后蜀乱，上命张忠定公[illegible]，出知成都，忠定辟成之知绵州魏城县。既至，运米以济饥民，发药以疗疾疫，立乡校，课农桑，逆乱之俗一变。宋咸平五年，蜀汉又有警，上复命忠定公复知成都，忠定以成之长于抚恤，再辟知汉州绵竹县，其政如宰魏城时。常叹曰：吾窃禄欲荣亲，今亲已殁，吾何以仕为哉！慨然有归欤之兴，有《思罗浮诗》。见集中是年汉州有衙吏自青州来，韩泳致书于成之，览之乃酣饮累日不临政，遽索诰人书题于后曰：物外乾坤谁得到，壶中日月我曾游。留今留古争留得，一醉浮生万事休。书已掷笔而逝。是夕遂不起，具方申于州，而公先至汉州谒太守，人皆谓其尸解而去。家人发棺视之，则尸已解，但遗靴一双。后陈文惠公自潮[illegible]移守是邦，过河源，闻成之仙去，乃追感旧事，留题于云泉寺壁云：欲见故人面，仙凫去未还。旁人应笑我，两日住游山。盖韩之言至此始验。今子孙或居梅州，或居惠州河源立溪乡。居于梅州有名黄者，擢宋绍圣元年第，官至五品，乃其四世孙也。《旧志》云：按古公始到省时，韩泳以仙道邀之，公辞以苟禄，养亲。其后凡两应，张忠定公辟抚定蜀乱，赞画多矣。亲没后方叹曰：吾何以仕为哉！遂翩然为物外之游。由此观之，公忠孝人也。其以三才并立之身，卓然自立如此，岂与遗世绝物之仙同日而语哉！其论当矣。

古大素

【宋吕净德先生集】《医博古府君墓志铭》：予谪官怀安，得古太素与之游。太素知道者，寓于医以自晦，始即之如不能言，谓其鲁人也。徐而叩之，或及于治病，谓其良医也。久而亲之，知其甬物理能自得也。盖少时尝遇河南李君，传以丹诀，戒以素书，晚又得隐者

一万八百八十九卷

赵君付以金丹二，故练藏养气，皆有深术。所谓丹诀者，盖顺天地阴阳造化自然之埋，受之以神，持之以心。所谓素书者，盖言保生之要，本于内真，知之必修，修之必不怠。所谓金丹者，灿然有晶辉圆而粒也。太素既语予以丹诀，其二物皆得而见之，若李赵二君则不得而见，不知其何如人也。太素又尝谓予曰：赵君既以金丹见遗，且言修道有三限之别，上者享年百有二十，几十次之，七十又次之，予至七十有疾，将解去，即服金丹以固一性，涉历三世，乃超离形器之外，予闻是说。至元丰七年，太素年七十，忽感疾，如赵君之言饵其金丹，后二日而卒。实某月某也，嗟夫！道家之说，天地与人以生，不与之死，戕伐其牛而死者，举世皆是也。知有神仙之道从而学之者，欲保其生也。如赵君之言，必涉三世而后得，其难如此乎？岂尘埃网罟之内，罪垢浊，缠结涂渍，必洗荡刮磨，经数百载，然后完洁，乃可以保天地之所与者乎？抑定于中者不乱，累于外者可忘。水火刀剑之来，尚委而去，况疾病乎？天下之事有不可致诘者，今赵君之论太素之亡，亦其一端乎？太素讳世淳，曾祖讳某，祖讳某，皆占籍金水。大素好恤孤贝周急，人多赖其力，亦内真之助也。家藏道书五千卷，著禅颂千余首，述五运六气图，六十年气候诀皆有理趣。子三人，公辅，公述，先卒，成之举进士。女四人，悉嫁良族，八年九月某日，乃葬于柏庙乡罗曲里西山之阳，铭曰：君常摄生，宜寿且棋，乃以疾终，莫得而知。仙说有夫，生兮可遗，或寓而正，或委而驰。为君作铭，纵言及斯。君如不昧，尚亦笑之。

直鲁古

【辽史】：方伎传直鲁古，吐谷浑入。初太祖破吐谷浑，一骑士弁橐反射，不中而去，及追兵开橐视之，中得一婴儿，即直鲁古也。因所俘者问其故，乃知射橐者，婴之父也。世善医，虽马上视疾，亦知标本，意不欲子为人所得，欲杀之耳。由是进于太祖，淳钦皇后收养之。长亦能医，专事针灸，太宗时以太医给侍，尝撰脉诀，针灸书，行于世，年九十卒。

别出古

【元史】：列传别出古，扎剌儿氏。太祖皇帝时，隶钦察卫军籍。岁壬辰，太宗皇帝命充蒙古军千户领军，从征金伐宋有功，癸丑卒。时子扎剌儿台，留北边，弟勃罗台袭职，勃罗台卒，扎剌儿台北还，仍命扎剌儿台袭，寻赐金符为相副万户，兼本千户。至元六年，从围襄樊，殁于军。子帖木儿，及哈八儿都俱幼，妻孛鲁罕以其所受虎符纳之官，及帖木儿长，仍赐虎符袭父职。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平宋有功，十四年进阶明威将军。是年夏征广东，以疾卒于军，无子。哈八儿都袭职，移戍广州，境内盗起，率兵擒贼酋赵侍郎，汪大老等，悉正其罪，皇庆元年卒。子那海袭，那海卒无子，以弟　里帖木儿袭，授武德将军，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副万户，寻加宣武将军，致和元年秋八月，奉西安王命，总兵守河中要害地。九月二日至河中，与陕西军迎战，生获九十八人。下有司按治之。天历元年十一月，又败陕西军于南阳，以功赐三珠虎符。

别鲁古

【经世大典】：别鲁古，钦察氏，至元二十三年立钦察卫，命充本卫佥事，佩金符。武宗皇

帝潜邸时，从征杭海。床兀儿王传旨，命总扈驾军为万户，从战有功，寻复为钦察卫佥事卒。子脱欢不花袭，脱欢不花卒，侄兀鲁思袭。天历元年秋九月，讨倒剌沙，兀鲁思与有战功，锡名拔都儿。二年从丞相燕帖木儿护送国玺，迎明甲皇帝于北，授虎符明威将军，大都督府副使。

别里古

【经世大典】：别里古，钦察氏，至元三十一年，为钦察卫佥事。武宗皇帝潜邸时，成宗皇帝命从哈剌赤秃满万户。北征死事，武宗皇帝念之，命其子脱合安为百户，寻升千户，其佥事之职以次子脱欢不花代之。泰定四年以长孙秃满袭其职。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百三十五　　六姥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楚　楚国

楚地总说：【程公说分纪】：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于荆蛮，胙以子男之田，居丹阳，今归州有阳故城在焉。后徙枝江，亦曰丹阳。文王熊赀立始都郢，初曰荆，后改号楚，盖古荆州地也。禹贡，荆及衡阳，惟荆州江汉，朝宗于海，九江孔殷，沱潜既道，云土梦作，又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。《周礼》职方正南曰：荆州，在天文鹑尾之次，翼轸之分。辰居已宫曰：双女，其境北自汝颍，南接衡湘，西连巴东，并吴方城带其内，长江阻其后，而汉水淮水或迤其上，或接其下。汉东江南之境，小国鳞次介于其间，楚皆夷灭之，其势雄峙于南方，出而北则与晋抗焉，荆之为言疆也。阳盛物坚，其俗急悍。此

【史记】：天官辰星，仲夏，夏至，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|||舍为楚。

【西汉书】《地理志》地翼轸之分土也。今之南郡，江夏、零陵、桂阳、武陵、长沙及汉中汝南郡，尽楚分也。周成王时，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，为楚子居丹阳，后十余世至熊达，是为武王，寝以强大。师古曰：　寝，　渐也。后五世至严王，总师诸侯，观兵周室，并吞江汉之间，内灭陈鲁之国。后十余世，顷襄王东徙于陈，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。江南地广，或火耕水耨，民食鱼稻，以渔猎山伐为业，师古曰：　山伐，　谓伐山取竹木。合，　似蚌而圆。故[此]果蠃蛤食物常足，师古曰：　蠃，　音来戈反，　蛤音门口口[女俞]生而亡积聚，应劭曰：[此]，　弱也，　言风俗朝夕取给[女俞]生而已，　无久长之虑也。如淳曰：[此]或作鱼，　音紫。音庾。晋灼曰：[此]病也。惰也。师古曰：　诸家之说皆非也。[此]，　短也。，弱也。言短力弱，　材不能勤作，　故夕取给而口口口口[此]口口，口口无储符也。如音是也。饮食还给，不忧冻饿，师古曰：　还及，　也。言常相及而给足也。亦亡千金之家，信巫鬼，重祀，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。师古曰：　失读曰[氵失]。柱音，　竹肃反。枝柱言意相节[谷阝]，　不顺从也。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执，江陵故郢都，西通巫巴，东有云梦之饶，亦一都会也。

【淮南鸿烈解】《兵略训》：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，卷，　屈取也。沅湘，　二水名。北绕颍泗，颇泗，　二水名也。西包巴蜀，东裹郯淮，巴蜀，　郯淮，　地名。颍汝以为洫，洫，　沟江汉以为池，垣之以邓林，邓林，　沔水上险绵之以方城，绵，　落也。方城，　楚北塞也，在南阳叶也。山高寻云，[昊谷]肆无景，肆，　极也。极溪之深不见景。地利形便，卒民勇敢，蛟革犀兕以为甲胄，缶杀殳修短[车从]，[车从]，　小矛也。齐为前行，积弩陪后，积弩，　连弩。错车卫旁，疾如锥矢，维，　金簇，　箭羽之夭也。合如雷电，解如风雨，然而兵殆于垂沙，岳沙，　地名。众破于柏举，楚国之强，大地计众中分天下。然怀王北畏孟尝君，胁于齐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，怀王入秦，　秦留之蓝田也，兵挫地削，身死不还。

【张华博物志】：楚后背方城，前及衡岳，左则彭蠡，右则儿疑，有江汉之流，实险阻之国也。

【朱子语类】：楚地最广，今之襄汉皆是，尽是强大，齐晋若不更伯，楚凶吞周而有天下。缘他极强大。所以齐威晋文责之，没紧要底事。威公岂不欲将[亻替]王猾夏之事责之，但恐无收杀，故只得如此。至如晋文城濮之战，依旧委曲，还他许多礼数，亦如威公之意。然此

一万九百三十五卷

处亦足以见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。设使威之所以责之者不少假借，他定不肯服，兵连祸结，何时而已。到得战国，斩首动是数万，无复先王之意矣。

【数[豕者]】：楚地九等，左氏襄公二十五年，楚荐掩书土田，度山林，鸠薮泽，辨京陵，表淳卤，数疆潦，规偃[豕者]町原防，牧[阝显]皋，井衍沃，以授子木礼也。《周礼》曰：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恶有九等。度山林，度，量山林之材以共国用，鸠，薮泽，鸠，聚也。聚成薮泽以备田猎。辨京陵，辨，别也。绝高曰京，大阜曰陵，别之以为冢墓之地。表淳卤，淳卤，薄之地，表异轻其税赋。数疆潦，疆界有流潦者，计数减其租入。规偃[豕者]，偃[豕者]下湿之地，规度其受水多少。町原防，广平原防堤也。防堤间地不得方正，如井田别为小顷町，牧[阝显]皋水厂圭下湿为刍牧之地，井衍沃，衍沃平美之地，如周礼制以为井田也。又见井地九等。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一千六百十八　十四巧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老　寿亲养老书二

【寿亲养老新书】：　寿亲养老之事，著于诸儒记礼之书备矣。然自后世观之，则犹有未备焉者何也？二帝三王之世，风气浑沦，人生其间，性质醇厚，故能平血气于未定方刚之际，全筋力于欲衰将老之时，人子之爱其亲，因其康强，加以奉养，为之安其寝处，时其旨甘，娱其耳目心志，即可使之燕佚怡愉，全生而益寿，则礼经所载，　谓之备可矣。后世大枞日漓，真元日，七情为诊，六气乘之，壮或夭伤，老宜　弱，孝子慈孙，服勤左右，寝膳调娱之外，尤不能不唯疾之忧，而求之礼经，则不过曰："痛痒抑搔而已。"若秦越有过雒之所为医，曾未见之省录，顾得谓之备欤。孝哉，陈令尹！乃能缉是书于千数百年之后，而特详于医药治疗之方，凡为四时调摄，食治备急合二百三十有三焉，斯亦备矣。吾樵乡先哲太师文靖邹公之曾孙，敬直翁钭，推老老亲亲之念，乡由绎是书有年，犹恨其说之未备也。则又广集修嘉言懿行，奇事异闻，与夫药石膳羞器服之宜于佚老者，厘为三卷，而方论所述，愈益精详，是书始大备。吾闻乔木故家，寿基世积，翁之高祖叔祖，二母夫人，皆年过九十，备极荣养，今翁亦稀年矣。桂子兰孙，盈庭戏彩，青山流水，竹色花香，鸠杖鹦杯，苍颜玄鬓，见者谓不老地行仙，盖是书验于公家久矣。兹复不私其验，绣诸梓而公之，且拳拳导夫人以自养之说，夫能知自养之养，而后能安享子孙之养，此吾于读书重叹翁用心之仁也。仁者必寿，繇是八十而师，九十而相，百岁而定律令，百世而与咨谋，衍而为商大夫之八百。鲁元而下，家庆一堂，是书之验，将千岁之日至而未止也。《诗》曰：永锡尔类。又曰：永锡难老，请为翁二诵之。昔大德丁未中元，樵西麓苑彻孙序。

《颜氏家训》曰：夫所以读书学问，本欲开心明目，利于行耳，未知养亲者，欲其观古人之先意，承颜怡声下气，不惮劬劳，以致甘腰，惕然惭惧，起而行之也。《经史传记》述孝子顺孙嘉言懿行，联篇累牍，不胜其纪，今略举数千条以激发夫人孝爱之心，必有目之心之而兴起者矣。

《文公家礼》曰：凡子事父母，妇事舅姑，天欲明，咸起盥漱栉总具冠带，味爽适父母舅姑之所，省问父母舅姑起，子供汤药，妇具晨羞，供具毕，乃退，各从其事。按《内则》曰：子事父母，妇事舅姑，鸡初鸣，适父母舅姑之所。及所，下气怡声，问衣寒燠，疾痛若苛关痒而敬抑搔之。怡。悦也。苛，　疮也。抑，　按也。搔，　摩也。温公曰：　丈夫唱喏，　妇人道万福，　问侍者夜来安否？　何如？　侍者曰安，　乃退，　其或不安节，　则侍者以告，　此即礼之晨省也。出入则或先或后，而敬扶持之。先后，　随时使也。进盥，少者奉盘，长者奉水，请沃盥，盥卒，授巾。盘水盥水者，　巾以悦手。问所欲而敬进之，所欲，如下文饣酏之类。柔色以温之，温，　藉也。承尊者必和颜色也。饣酏，粥也。稠者为饣，稀都为酏。酒醴，厚者为酒，　薄者为醴。唯所欲，随所爱束栗饴蚕以甘之，艹艹饴，　糖也。毛羹，　鱼肉为羹，毛之以菜菽、麦、黄、稻、黍、粱、秫，菽，　大豆也。黄，　麻也。艹稻、黍、粱、秫，　皆米也。唯所欲。随所爱束栗饴蚕以甘之，饴，　糖也。四者味皆甘，堇亘艹榆，免薨、氵修随以滑之，堇与亘相类，　与榆相类。四物新者曰免，　乾者曰薨。氵修，溲也。氵随，　滑也。数者性皆滑。脂膏以膏之，脂膏亦类也。角者曰脂，　无角者曰膏，　二者皆肥而泽。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。尊长举箸，　子妇乃各退就食，温公曰：药物乃关身之切务，人子尝亲自检数调煮供时，不可但委婢仆，脱若有误，即其祸不测。晨羞，俗谓

一万九百三十五卷

点心。《易》曰：“ 在中馈。” 《诗》曰：惟酒食是议。几烹调饮膳，妇人之职也。近年妇女骄倨，皆不肯入庖厨。今纵不亲执刀匕，亦当检校监视，务令精洁。刘氏曰：问其意之所欲食者，则敬顺之心以进之，和柔其色以温之，芬芳共意以奉之，庶其亲喜而不厌也。孝子之事其亲，必养其志，常使欢欣，乐其子之能养。《曲礼》曰：“ 凡为人子之礼，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”定安其秋衽也。省问其安否如何？温公曰：父母勇姑将寝，则安置而退，丈夫唱喏，人安置，此即礼之昏定也。老莱子少以孝行养亲，年七十，父母俱存，着五色斑兰之衣，为婴儿戏于亲侧，言不称老。为亲取食，上堂足跌而偃，因卧地为婴儿啼，或弄鸡于亲侧，欲亲之喜，身老寿而双亲具庆，亘今古鲜俪者也。

东汉黄香事父，竭力致养，暑则扇床枕，寒则以身温席。晋王延事亲色养，夏则扇枕席，冬则以身温被。隆冬盛寒，体常无全衣，而亲极滋味。二人孝行，甚相类也。

陈太丘诣荀朗陵，贫俭无仆役，乃使元方将车，季方持杖从后，长文尚少，载着车中。既至，荀使叔慈应门，慈明行酒，余六龙下食，文若亦小，坐着膝前。于时奏真人东行，两家父子会聚之乐至矣哉！陈实，字仲弓，为太丘长，荀淑举方正，补朗陵侯相。纪，字元方，实长子。至德绝俗，与实高名并著，而弟谌又配之，每宰府拜召。高雁成群，世号三君。谌，字季方，淑有八子：俭，绲，靖，焘，汪，爽，肃，敷，居西豪里。县令曰：“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署其里为高阳里。时人号曰八龙。” 于时德星聚， 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。朱文公《聚星亭画屏》：赞云：猗欤陈子，神岳钟英，文渊懿范，道广心平，愿言怀人。曰我同志，故朗陵君，荀季和氏，连峰对起，丽泽潜滋，爱而不见，有黯其思。薄言造之，顾无仆役，独呼二儿，驾予以出，青刍黄犊，布幔载车，策纪前卫，杖谌后趋，所造伊何，高阳之里，维时荀君，闻至而喜。顾谓靖生，往应于门，六龙矫矫，布席开尊，靖肃而前，翁拜其辱。何误斯晨，得见清穆，命爽行觞，旅馈次陈，献酬交错，社度情亲。载笑载言，罔非德义。益迈乃猷，以辅斯世。髡髦两稚，亦置膝前。漂深本固，莫出匪贤，崇台回极，于以占天，犹曰兹野，德星萃焉。高山景行，好德所同；课忠责孝，得概余衷。

有客诣陈大丘，谈锋甚敏，太丘乃令元方、季方炊饭。太丘问炊何迟留？元方跪曰：“君怀客语，乃具窃听，炊忘着箪，今皆成糜。”太丘曰：尔颇有所识否？二子长跪俱说言无遗失。太丘曰：如此俱成糜自可，何必饭邪？王长豫为人谨顺，事亲尽以养之孝，丞相见长豫辄喜，敬豫辄嗔，长豫与丞相语，常以谨密为端，观其亲之喜愠，则其子为人可知矣。悦，字长豫，导长子，恬，字敬豫，导次子，丞相导也。王羲之牵诸子抱弱孙，一味之甘，割而分之，以娱目前。羲之生七子，羲之又有之。长凝之， 字子直， 第三子徽之， 字子猷， 最幼子献之， 字子敬， 孙祯之， 徽之之子。后周李迁哲，除真州刺史，其本周也。男女六十九人，缘汉千余里第宅相次，姬腾之有子者分处其中，迁哲鸣笳导从，往来其间，纵酒欢燕，子孙参见，或忘其年名，披薄以审之，汉陆贾五男，常乘安车驷马，从歌鼓瑟，侍者十人。约其子曰：过汝，汝给人马酒食，其往来击鲜之乐，未得如迁哲之子孙众多。唐郭子仪诸孙数十人，每群孙问安不尽辨，颔之而已，此亦可以为盛也。子仪， 书令， 二十四考， 寿八十五。唐河东节度使柳公绰，在公卿间，最名有家法，中门东有小斋，自非朝谒之日，每平旦辄出至小斋，诸子仲郢皆束带晨处于中门之北，公绰决私事，搂宾客与公权及群从弟再会食，自旦至暮，不离小斋，烛至，则命一人子弟执经史躬读一过，讫乃讲议。居官治家之法，或论文，或听琴，至人定钟，然后归寝，诸子复昏定于中门之北，凡二十余年，未尝一日变易。公绰， 公权、公谅， 兄弟三人。公器， 公度， 其从兄弟也。公绰一子四孙， 李仲郢， 孙璞， 辟， 公权子诚， 应子仲宪。孙， 字直清。公绰子仲郢， 事公权如事公绰， 公权未尝不束带为京兆尹， 出遇公权于通衢， 必下马笏立， 候公权过乃上马， 公权莫归， 必束带迎候于马首。公权屡以为言， 仲郢终不以官达有小改。公绰妻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韩氏， 相国休之曾孙， 家法严肃俭约， 为缙绅家楷范， 常命粉苦参黄连熊胆和为丸， 赐诸子每永夜习学， 含之以资勤苦。仲郢以礼律身， 居家无事， 常端坐拱手， 出内齐亦肃容束带。三为大镇。既无良马， 衣不薰香。公退， 必读书手不释卷事事皆可法也。

柳曰：崔山南昆弟子之盛，乡族罕比。山南祖母[土母]长孙夫人年高无齿，祖母唐夫人事姑孝，每旦栉纵笄，拜于阶下，即升堂乳其姑。长孙夫人不粒食数年而康宁，一日疾病，长幼咸萃，宣言无以报新妇，有子有孙，皆得如新妇孝敬，则崔之门，安得不昌乎？崔山南昆弟，唐世系博陵弟二房， 崔[廷页]八子， 世比荀氏八龙， 字从律， 为山南西道节度。

张苍口中无齿，饮乳，寿百余岁。秽城有人年一百四十岁，不复能食谷，饮曾孙妇乳。见《南史• 梁须萧印传》东汉姜诗事母至孝，妻奉顺尤笃。母好饮江水，水去舍六七里，妻常诉流而汲。姑嗜鱼 ，又不能独食，夫妇常力作供 ，呼邻母共之。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，每旦辄出双鲤鱼，常以供二母之膳，子妇同心竭力以致其养。不易得也。

节孝徐先生，事母谨严，非有大故，未尝去其侧。日具太夫人所嗜，或不获，即奔走闹市，若有所亡。人或慕其纯孝，损直以售之，亲戚故人，或致甘毳，诚不至，礼不恭，弗受也。所奉馔，皆手自调味，太夫人饮食时，先生率家人在右为儿嬉，或讴歌权说之，故太夫人虽在穷巷，而奉养与富贵家等，无须更不快也。

先生名积，字仲车，自儿童不为嬉戏，寡言笑，庄毅如成人，事母太夫人笃孝。朝夕冠带问起居，一日幞头晨省，外氏诸妇大笑之，翌日复如是，笑不已，被笑句日弥恪。自是至老不废。《童蒙训》云：先生因具公裳见贵官，忽自思云：见贵官尚必用公裳，岂有朝夕有见母而不具公裳者乎？遂晨省具公裳揖其母，先生应举贡礼部，不忍一日去其亲。遂徒步载母西入京师。中进士第，同榜第一人许安世率同年数十人拜太夫人于堂上，仍以百千太夫人寿，数往返，先生终拒之。先生年过壮未娶，或勉之，答曰：娶非其人，必为母病，予非敢忘嗣，固有待也。初从安定胡先生学潜心力行，不复仕进，其学以至诚为本，积思六经而喜为文词，老而不衰，政和六年，谥节孝处士。任元受事母尽孝，母老多疾病，未尝离左右，元受自言老母有疾，其得疾之由，或以饮食，或以燥湿，或以语话稍多，或以忧喜过。尽言皆朝暮候之，无毫发不尽。五脏六腑中事，皆洞见曲折，不待切脉而后知，故用药必效，虽名医不逮也。张魏公作都督，欲辟之入幕，元受力辞曰：尽言方养亲使，得一神丹可以长年，必持以遗母，不以献公也。况能舍母而与公军事邪！公太息而许之。程明道先生曰：“ 事亲者不可以不知医。”陆放翁曰：先公守南都时，有直秘阁张山者，开封人。判留司御史台事，年八十余矣，视听步履饮食悉如少壮。或问何术至此？曰：吾无他术，但顷尝过异人授一药，服之数十年，未尝曹辍耳。其法用香附子、姜黄、甘草三物，同末之，沸汤点，晨起空心服三四钱，名降气汤，以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气不降，故下虚而上实，此药能导之使导归下尔。乡人有效之者，或返致虚弱，盖香附子姜黄泻气太甚而然，不知山何以独能取效如此。意其别有它术，特托此药以罔人，及渡江，见一武官王升者，亦七十余矣。康强无病，问何所服药，则与山正同。而后知人之于药，各有所宜，不可强也。祖光禄少孤贫，性至孝，常自为母炊爨作食，王平北闻其佳名，以两婢饷之，因取为中郎。祖讷， 字士言， 能清言。温峤荐为光禄大夫。王义， 字叔， 原为平北将军。吴隐之事母孝谨，与太常韩康伯邻居。康母贤明妇人也。谓康伯曰：汝君居铨衡，当举如此辈人。及康伯为吏部，隐之遂阶清级。古人以孝行取人，贤明之妇亦知此义。吕侍讲希哲言：孝子事亲，须事事躬亲，不可委之使令也。尝说谷梁言天子亲耕，以供粢盛，王后亲蚕，以供祭服，国非无良农工女也。以为之所尽事其祖祢，不若以己所自亲者也。此说最尽事亲之道。又说为人子者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，未顷刻离亲也。事亲如天，顷刻离亲，则有时而违天，天不可得而违也。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吕侍讲，字原明，申国正献公，公著之长子，正献公居家简重寡默，不以事物经心，而申国夫人性严有法度，虽甚爱公，然教公事事循蹈规矩。甫十岁，祁寒暑雨，侍立终日，不命之坐，不敢坐也。日必冠以见长者，平居虽甚热，在父母长者之侧，不得去巾袜缚裤衣服，唯谨行步出入无得入茶肆酒肆。市井里巷之语，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。不正之书，非礼之色，未尝一接于目。内则正献公与申国夫人教训之严，外则焦先生千之字伯强化导之笃，故公德器成就，大异众人。公尝言：“ 人生内无贤父兄，外无严师友，而能有成者少矣。司马温公曰：“凡诸卑幼，事无大小，毋得专行，必咨禀于家长。”又曰：凡子受父母之命，必籍记而佩之。时省而速行之，事毕则返命焉。或所命有所不同行者，则和色柔声，具是非利害而白之，待父母之许，然后改之。若不许，苟于事无大害者，亦当曲从，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已志。虽所执皆是，犹为不顺之子，况未必是乎？

吴顾恺每得父书，常扫洒几案，舒书于上，拜跪读之，每句应诺，阅毕再拜。得父之书犹拜跪而读，受父之命，其敬佩而行，当何如耶？包孝肃[木丞]，字希仁，始及第，以亲老侍养，不仕官且十年，人称其孝。范忠宣纯仁字尧夫，再调官皆不赴，文正公遣之，公曰：纯仁岂可重于禄食而轻去父母邪？虽近亦不能朝夕在侧，遂终养焉。二公以事亲为重，以仕进为轻，可法也。王逢原《思归赋》云：吾父八十，毋发亦素，尚尔为吏，京焉遐路。嗷嗷晨鸟，其子反哺，我岂不如？郁其谁素，惟秋之气，惨栗感人。日兴愁思，侧睇江滨，忆为童子。当此凛辰，百果始就，迭进其珍。时则有紫菱长腰，红芡圆实，牛心绿蒂之柿，独包黄肤之栗，青芋连区，乌稗五出，鸭脚受彩乎微核，木瓜镂丹而成质，青乳之梨，[赤页]赤之橘，蜂蛹淹[齿差]，槟栌渍蜜，膳羞则有[交鸟青鸟]野鹰。泽凫鸣鹑，清江之膏蟹，寒水之鲜鳞，冒以紫姜[艹朵]以菱首，觞浮更菊，俎荐菁韭，坐溪山之松篁，扫门前之桐柳。僮仆不哗，图书左右。或静默以终日，或欢言以对友，信吾亲之所乐，安闾里其滋久。切切余怀，欲辞印绶，固非效渊明之[礻篇]心，耻折腰于五斗。潘岳《闲居赋》云：太夫人在堂，览止足之分，庶浮云之志，筑室种木，逍遥自得。池沼足以渔钓，舂税足以代耕，灌园鬻疏，供朝夕之膳。牧羊酤酪，俟伏膳之资。凛秋暑退，熙春寒往，微雨新晴，六合清朗。太夫人御板与，升轻轩，远览王畿，近周家国，席长筵，列子孙，柳垂阴，车结轨，或宴于林，或禊于汜，昆弟斑白，儿童稚齿，称万行寿以献觞，或一惧而一喜，寿觞举，慈颜和，浮极乐饮，丝竹骈罗，频足起舞，杭音高歌：人生安乐，孰知其他。王潘《二赋》：仕宦而志于事亲者，良可讽味。黄山谷手书云：王[谷其]稚川，元丰初，调官京师，寓家鼎州，亲老九十余矣。尝阅贵人家歌舞，醉归书其旅邸壁间云，“ 雁外无书为客久，蛩边有梦到家多。书堂玉佩萦云响，不及桃源欢乃歌。”余访稚川于邸中，而和之诗曰：五更归梦常苦短，一寸客愁无奈多。慈母每占鸟鹊喜，家人应赋户炎户多歌。身如病鹤翅翎短，心似乱丝头绪多。此曲朱门歌不得，湖南湖北竹枝歌。王稚川既得官都下，有所盼忘归，余戏作林夫人《[矣欠]乃歌》二章与之。竹枝歌本出三巴，其流在湖湘耳，[矣欠]乃，湖南歌也。诗曰：花上盈盈人不归，枣下纂纂实已垂。腊雪在时听马嘶，长安城中花片飞，从师学道鱼千里，盖世成功黍一炊。日月倚门人不见，看尽林鸟返哺儿。四诗之作，可谓书朋友贵善之义。山谷至孝，奉母安康君，至为亲涤虎子，未赏顷刻不共子职。故锡类之意，力劝稚川以归侍云。

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夫人侯氏，事舅姑以孝谨称。与太中公[土向]相待如宾客，公赖其内助，礼敬尤至。而夫人谦顺自牧，虽小事未尝专。必禀而后行。伊川曰：先夫人侯氏七八岁诵古诗曰：女子不夜出，夜出秉明烛，自是日幕，则不复出房阁。既长好文而不为辞章，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，则深以为非。杨诚斋夫人罗氏年七十余，每寒月黎明即起，诣厨躬作粥一釜，遍享奴婢，然后使之服役。其子东山先生启曰：天寒何自苦如此？夫人曰：奴

一万一千六百十八卷

婢亦人子也，清晨寒冷，须使其腹中略有火气，乃堪服役耳。东山曰：夫人老且贱事，何倒行而逆施乎？夫人曰：我自乐此，不知寒也。汝为此言，必不能如吾矣。东山守吴兴，夫人于郡圃种[竹]，躬缉绩以为衣，时年八十余矣。东山月俸分以奉母，夫人忽小疾，既愈，出所积券曰：此长物也，今宜悉以谢医，则吾无事矣。平居首饰止于银，衣止于[绉]绢，生四子三女，悉自乳曰：饥人之子，以哺吾子，是诚何心哉！其家采掾土阶如田舍翁，三世无增节，史良叔守庐陵，官满来访。入其门，升其堂，日之所见，无非可敬可仰可师可法者，所得多矣，因命画工图之而去。诚斋东山，清介绝俗，固皆得之天资，而妇道母仪所助者亦多矣。《左传》：文伯之母老而犹绩，文伯曰：以歇之家而主犹绩乎？母曰：王后亲织玄沉，公侯之夫人加以[纟延]，卿之内子为大带，命妇成祭服，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。社而赋事，•而献功，男女效绩，愆则有辟，古之制也。罗鹤林大经云：观诚斋夫人，乃知古今未尝无列女，未尝无贤母。籍溪《胡氏宗系记序》云：吾家自上世以来，事亲从兄，多以孝悌闻。曾祖十四公有二兄，虽已共居，每事必先咨长兄，次咨仲兄。二兄不取而后取，二兄许行而后行，曾祖妣余太君感末疾，十年不离床席，欢食、起居、梳沐、盥漱皆须人抱负扶掖。子孙妇女左右奉事惟惧不如其意，祖妣章太君，妣余氏，叔祖妣吴令人，更互直侍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朝夕匪懈，余太君常慰劳之曰：“ 吾无以报汝等，天当以•汝等。”吴令人果应福庆，是生文定公，登巍科，历显任，其立朝正色，直言无所假借，所以纳忠君父之意，虽死不忘。宪昔侍文定居漳滨十五年，见其躬事二亲，可谓尽之矣。奋由白屋，二亲安乐享禄养者二十二年，皆生受官邑之封，此人间所稀有，令人慈母也。通诗书，达义理，愉颜柔色以事之，不足以为难，中大公严毅豪勇，不可少获，文定所以事之者，未始徇其意，每每以正道开说，中大久而益亲信之，有晚生儿女三人，初以为虑，文定视之如一，嫁幼妹与已女，装遣奁具无少异，中大临终，以二荆授文定曰：“ 二弟若不才，为汝之羞，可严教之。”文定注对曰：“ 誓不忍挞之。”其后循循然诱以学术，迪以道义，立之昏宦，皆克有成立。至使一家••，难妇女儿童，咸知恭顺之道，实由文定躬行之化所及也。孔子曰：人之行莫大于孝。有子曰：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欤，后代子孙当务勉行孝悌，以无忝所生，庆几门风益振，家声不队，岂不善载！胡文定公安国， 字康侯， 仕至给事中。二弟安止， 仕至郡[太守]。次安老， 仕至知州。三子， 长致堂。寅， 子明仲， 仲五峰。宏， 字仁仲， 季宁， 籍滨。宪， 字原仲。仕至秘书省正字。西围太壮字季覆五峰第三子。元魏杨播，家世纯厚，并敦义让，昆季相事，有如父子。椿津恭谦，兄弟旦则聚于厅堂，终日相对，未曾入内，有一美味，不集不食。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，为寝息之所。时就休偃，还共谈笑，椿年老，曾他处醉归，津扶持还至假寝，阁前承候安否。椿津年过六十，并登台鼎，而津常旦幕参问，侄罗列阶下，椿不命坐，津不敢坐，椿每近出，或日斜不至，津不先饭，椿还然后共食。食则津亲受匙箸，味皆先尝，椿命食，然后食。津为肆州，椿在京宅，每有四时嘉味，辄因使次附之。若或未寄，不先入品，一家之内，男女百口，缌服同爨，庭无间言。杨播字延庆， 事元魏孝文帝为平东将军。椿字延寿， 位至司徒。津字罗汉， 为司空。椿津俱事明太后。椿尝戒子孙云：吾兄弟在家必同盘而食，若有近行不圣，必待其还，亦有过中不食，忍饥相待。吾兄弟八人，今存者三，不忍别食也。闻汝兄弟时有别斋独食者，又不如吾一世也。又云：仕魏以来，高祖而下，七君守，三十二刺史，内外显仕少比。司马温公与其兄伯康友爱尤笃，伯康年将八十，公奉之如严父，保之如婴儿。每食少顷，则问曰：“ 和无饥乎？”天少冷，则附其背曰：“ 衣得无薄乎？”范忠宣知襄城县，承事伯兄，照管汤药、饮食、居处、衣服，必躬必亲，如孝子之事严父。事亲从兄，仁义之实，爱敬之理，与生俱生，仁之至，义之尽也。温公耆英真率会约。

序齿不序官。为具务简素，朝夕食各不过五味，菜果脯醢之类，各不过三十器。酒巡无算，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深浅自斟，主人不动，客亦不辞，逐巡无下酒，时作莱美不禁。召客共用一简，客注可否于字下，不别作简，或因事分简者听，会日早赴，不待促。违约者每事罚一臣觥，公自序其诗云：作真率会，伯康与与君从七十八岁，安之七十七岁，正叔七十四岁，不疑七十三岁，叔达七十岁，光六十五岁，合五百一十岁。口号成诗，用安之前韵：伯康温公之兄， 君从席汝言。安之王尚恭， 正叔楚建中， 不疑王谨言。七人五百有余岁，同醉花前今古稀。走马斗鸡非我事，宁衣绿发且相辉。经春无事连翩醉，彼此往来能几家。切莫辞斟十分酒，尽从他笑满头花。南阳刘马之，为柏冲长史，冲尝至马之家，马之方条桑，谓冲使君既枉驾，宜先诸家君。冲诣其父，父命乃还，拂短褐与冲言，父使马之自持浊酒苴莱供宾，冲敕人代之，父辞曰：“ 若使官人，则非野人意也。”德星之聚，慈明行酒，六龙下食。宋胡侍讲青治家甚严，闺门整肃，尤谨内外之分，诸子常侍立左右，宾至则供亿茶汤，待客不用使令而以子弟，礼度娴雅，杜子美诗亦有：“问答未及已，儿女岁洒浆”之句。横渠先生曰：若亲之故旧所喜，当极力招致。实客之奉，当极力营辦。务以悦亲，不可计家之有无，然又须使之不知，其勉强劳若，苟使见其为而不易，则亦不安矣。唐张士严，父病，药须鲤鱼，冬月冰合，有獭御鱼至前，得以供父，父遂愈，宋查道字湛然，歙州人。母病思鳜鱼美，方冬苦寒，道泣祝于河，凿冰脱巾以取之，得鳜尺许以馈，母疾寻愈，孝感之事，无世无之，孟宗得荀之事尤奇，陈遣之饩饭，蔡顺之共器椹，尤于患难中得力。真西山参政，性笃孝，为母吴夫人祈福词云：“ 天下之乐，莫如以禄之及亲。人子之情，尤欲其亲之难老。”母疾愈，醮谢词云：莫亲乎母，实为命以相依，盖高者天，惟尽诚而可动。愿损臣身之算，以延母氏之龄，炉薰之炉未销，囊药之功已应，孝行之简在帝心君此，为人子者可不敬诸。应璩《古乐府》云：昔有行道人，陌上见三叟。年各百余岁，相与锄禾莠。住车问三叟，何以得此寿？上叟前置辞：量腹节所受，中叟前置辞，室内妪粗丑。下叟前置辞：幕卧不覆首。要哉三叟言，所以能长久。《晦翁语录》或云：俗语：夜饭减一口，活得九十九。先生曰：此出《古乐府・ 三叟诗》。唐柳公度，年八十有强力。人问其术，对曰：吾平生未赏以脾胃熟生物，暖冷物，不以元气佐喜怒耳。此下十数条， 述老人所以观顺自养者。富郑公年八十，书座右云：“守口如瓶，防意如城。”张延老，名珙，年七十余，步趋拜起健甚。自言夙兴必拜数十。老人气血多滞，拜则支体屈伸，气血流畅，可终身无手足之疾。唐仲俊年八十五六，极康宁，自言少时因读千字文有所悟，谓“ 心动神疲”四字也。平生遇事，未当动心，故老而不衰。太医孙君，字景初，自号四休居士，山谷问其说，四休笑曰：粗茶淡饭饱即休，补破遮寒暖即休，三平二满过即休，不贪不妒老即休。山谷曰：此安乐法也。夫少欲者，不伐之家也。知足者，极乐之国也。四休家有三亩园，花木郁郁，客来煮茗，谈上都贵游人间可喜事。或茗寒酒冷，实主皆忘，其居与余相望。暇则步草径相寻，故作小诗，遣家僮尽歌之。以侑酒茗诗曰：太医诊得人间病，安乐延年万事休。又曰：无求不着看人面，有酒可能留人嬉。欲知四休安乐法，听取山谷老人诗。山谷《四印》云：我提养生之四印，君家的有更赠君。百战百胜，不如一忍。万言万当，不如一默。无可简择，眼界平，不藏秋毫，心地直，我肱三折得此医。自觉两踵生光辉，团蒲日静鸟吟时，炉薰一炷观之，四休《四印》，老少富贫，普同受用。东坡云：旧说南阳有菊水，水甘而芳，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，或至百二三十岁。蜀青城山老人村，有见五世孙者，道极险远，生不识盐酸，而溪中多枸杞，根如龙蛇，饮其水故寿。道人中往往多有耆寿者，陆放翁云：青城山上宫道人，此人也。巢居食松麸。年九十矣，人有谒之者，但粲然一笑，有所请问，则托言病聩，一语不肯答。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，忽自语养生曰：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，皆非常人所能。且当守国使不乱，以待奇才之出，卫生使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不夭，以须异人之至。不乱不夭，皆不待异术，惟谨而已。予大喜，从而叩之，则已复言聩矣。放翁又云：老叶道人，龙舒人，不食五味，年八十七八，平生未发有疾，居会稽舜山，天将寒，必增屋瓦，补墙壁，使极完固。下帷设帘，我储薪炭，杜门终日，及春乃出。对客庄敬，不肯多语。予每访之，殊无它语。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，才入门，即引入卧内烧香，具道其遇师本末。若先知者，亦异矣夫。盱江有日峰丘道人，号河南子，年儿十余，皓发朱颜，冬夏一单衣，雨雪不张盖。叔祖西岩寺丞招之，来泰宁留十余载，携一道篮，系一小牌子，上书诗四句云：老迟因性慢，无病为心宽。红杏难禁雨，青松耐岁寒。常跣足卖卜于市，得钱则散与小儿，儿争拾之。黄玉窗与二三友叩问功名，皆笑而不言，独指玉窗云："子寿高。"尝问养生之术，但指小牌子上诗四句视焉。今历五十余年，信知其言之有味也。太乙真人《七禁文》：其六曰：美饮食，养胃气。彭鹤林貂云：夫脾为脏，胃为腑，脾胃二气互相表重。胃为水谷之海，主受水谷，脾为中央，磨而消之，化为血气，以滋养一身。灌溉五脏。故修生之士，不可以不美其饮食。所谓美者，非水陆毕备，异品珍馐之谓也。要在乎生冷勿食，尘硬勿食，勿强食，勿强饮，先饥而食，食不过饱。先渴而饮，饮不过多。以至孔氏所谓"食饐而蚀，鱼馁而肉败不食"等语，凡此数端，皆损胃气，非惟致疾，亦乃伤生，欲希长年。此宜深戒，而亦养老奉亲，与观顾自养者之所当知也。黄山谷云：烂蒸同州羔，灌以杏酪，食之以匕，不以箸。南都拨心面，作槐芽温淘。糁以襄邑抹猪，炊共城香稻，荐以蒸子鹅，吴兴庖人斫松江鲈，继以庐山康王谷水烹曾坑豆品，少焉解衣仰卧，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，亦足以一笑也。此虽山谷之寓言，然想像其食味之美，安得聚之？以奉老人之旨甘。东坡《老饕赋》云：庖丁鼓刀，易牙烹熬，水欲新而釜欲洁，火恶陈而薪恶劳，九蒸暴而日燥，百上下而汤鏖。赏项上之一脔，嚼霜前之两螯，烂樱珠之煎蜜，[illegible]翁杏酪之蒸羔，蛤半熟以含酒，蟹微生而带糟。盖聚物之夭美，以养吾之老饕，婉彼姬姜，颜如李桃，弹湘妃之玉瑟，鼓帝子之云[illegible]王敖，命仙人之萼绿华，舞古曲之郁轮袍。引南海之玻璃，酌凉州之蒲萄，愿先生之耆寿，分余沥于两髦，候红潮于玉颊，惊暖响于檀槽，忽累珠之妙曲，抽独尔之长缲，闵手倦而少休，疑吻燥而当膏，倒一缸之雪乳，列百柁之琼艘，各眼滟于秋水，咸骨碎于春醪。美人告去，已而云散。先生方兀然而禅逃，响松风于蟹眼。浮雪花兔毫，先生一笑而起，渺海阔而天高。

若溪渔隐曰：东坡于饮食，作诗赋以寓之，往往皆臻其妙，如《老饕赋》《豆粥诗》是也。《豆粥诗》云：江头千顷雪色芦，茅出没晨烟孤。地确舂糠光似玉，沙瓶煮豆软如酥。我老此身无着处，卖书来问东家住。卧听鸡鸣粥熟时，蓬头曳履君家去。又《寒具诗》云：纤手搓来玉数寻，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无轻重，压遍佳人缠臂金。寒具乃捻头也，出刘禹锡佳话。过子忽出新意，以山芋作玉糁羹，色香味皆奇绝，天酥陀则不可知，人间决无此味也。诗云：香似龙涎仍酽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。莫将北海金[illegible]，轻比东坡玉糁美。诚斋《菜羹诗》亦云：云子香抄玉色鲜，菜羹新煮翠茸纤，人间脍炙无此味，天上酥陀恐尔甜。宋太宗命苏易简讲文中子，有杨素遣子食经美□含糗之说，上因问食品何物最珍？对曰：物无定味，适口者珍。曰：臣止知严计为美，臣忆一夕寒甚，拥炉痛饮，夜半吻燥，中庭月明，残雪中覆[illegible]莱孟，连咀数根。臣此时自谓上界倦厨，惊脯凤胎，殆恐不及。屡欲和冰过壶先生传纪其事，因循未果也。上笑而然之。唐刘晏五鼓入朝，时寒，中路见卖蒸胡处，熟气腾辉，使人买，以袍袖包裙褐底啖，谓同列曰："美不可言。"此亦物无定味，适口者珍之意也。倪正父云：鲁直作食时五观，其言深切，可谓知暂愧者矣。余当入一佛寺，见僧持戒者，每食先淡三口，第一以知饭之正味，人食多以五味杂之，未有知正味者。若淡食则本自甘美，初不假外味也。第二思衣食之从来，第三思农夫之难苦，此则五观中已备其义。每食用此为法，极为兰易，且每三口，已过半矣。后所食者难无美蔬，亦自可

一万一千六百十八卷

了，处贫之道也。又云：造物党我以生，逸我此处缺文十八字。天命我逸而我自劳可乎？又曰：吾乡有前辈三人，其一施大任参政，享年九十有四。其一李季叔参政，享年八十有一。其一沈持要詹事，今年已八十有二，耳目聪明，步履轻捷，夜书细字，三贤难老，皆以绝欲早，故效验彰彰如此。然则欲求长平者，可不以为法乎？

《倪正父经[illegible]堂杂志》述五事云：静坐第一，观书第二，看山水花木第三，与良朋讲论第四，教子弟第五，述齐斋十乐。云：读义理书，学法帖字，澄心静坐，益友清淡，小酌半醉，浇花种竹，听琴玩鹤，焚香煎茶，登城观山，寓意奕棋。虽有他乐，吾不易矣。

刘后村云：外舅林宝章。晚岁奉祠，书庐略缮葺，小囿粗种，体中佳时，幅巾短褐，野眺露坐，悠然忘归。二子公遇公选，朝夕侍公，跬步不离。家庭讲业，偶有会意，公辄喜曰：“天下至乐不出闺门之内，公遇兄弟，安隐约习。苦淡耆年，一灯荧然，语必达旦。至言妙义，不绿师授，亦非言语文字可传。公遇号寒斋，二子同字子真，合字子常，守寒斋孝友之规，子常事兄如父，家政听焉。子真亦极友爱，连床之语至曙，一膳之珍必剖，制行同孝谨，临财同庶让，读书同义趣，作文同机键，奕世传一心，百年如一日。父子兄弟，自为师友，世未有如林氏家庭讲业之乐者也。

《鹤林罗大经》云：余家深山中，每春夏之交，苍藓盈楷，落花满径，门无刹啄，松景参老，禽声上下。午睡初足，旋汲山泉，拾松村枝，煮苦茗，啜之随意。读《周易》《国风》《左氏传》《离骚》《太史公书》，及陶杜诗，韩苏文篇，从容步出径，抚松竹，与麈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，坐昔流泉，漱幽涤足，既归竹窗下，山要雅子，作笋蕨供麦饭，欣然一饱。弄笔窗间，随大小作数十字，展所藏法帖墨积书卷纵观之。兴到则吟小诗，或草玉露一两段，再烹苦茗一盅，出步溪边，邂逅园翁溪友，问桑麻，说稻。量晴校雨，探节数时，相与剧谈一饷。归而倚杖载门之下，则夕阳在山，紫绿万状，变幻顷刻，悦可人目。牛背笛声，两两来归，而月印前溪矣。唐子西诗云。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。玩味此句最妙，然色其妙者盖少。彼牵共臂苍，驰鼠于声利之场者。但见衮衮马头尘，忽忽驹隙影耳。人能真知此妙，则东坡所谓：无事此静坐，一日是两日，若活七十年，便是百四十，所得不已多乎？

《易》曰：观顾，观其自养也。《康节诗》云：老年躯体素温存，安乐寓中别有春。尽道山翁拙于用，也能康济自家身。此自养之旨也。善自养如鹤林，斯可以佚老矣。

邵康节先生《年老逢春》吟云：年老逢春两乍晴，雨晴况复近清明。天低宫殿初长日，风暖园林未啭莺。花似锦时高阁望，草如茵处小车行。东君见赐何多也，又复人间久太平。凡八首首尾吟云：尧夫非是爱吟诗，诗是尧夫喜老时。明着衣冠为士子，高谈仁义作男儿。敢于世上明开眼，肯向人前浪皱眉。六十七年无事客，尧夫非是爱吟诗。凡十一首《惜荒芳菲》吟云：绿杨阴里寻芳篇，红杏香中带酒归。末联云：芳樽有酒慈亲乐，犹得楷前戏采衣。凡四首击坏集一编，老人怡神悦目，时可吟玩。无名公传，自叙尤详，性喜饮酒。命之曰太和汤。所饮不多，不喜过醉。其诗曰：饮未微酡。口先吟哦。吟哦不足，遂及浩歌。所寝之室谓之安乐窝，冬暖夏凉，有睡思则就枕，其诗曰：墙高于肩，室大如斗。布被暖馀，藜羹饱后。气吐胸中，充塞宇宙。闻人言人之善就而和之，又从而喜之，其诗曰：乐见善人，乐闻善事，乐道善言，乐行善意，闻人之善，如佩兰蕙。晚有二子，教之以仁义，授之以六经。家素业儒，口未当不道儒言，身未当不道儒行。其诗曰：义轩之书，未当去手。尧舜之谈，未当离口。当中和天，同乐易友，吟自在诗，饮欢喜酒。百年升平，不为不偶。七十康强，不为不寿。老境从容，善于自养。孰有如康节翁者乎？吕东莱伯恭，横山吴氏，《佚老庵记》云：横山吴君珉，治别室之西偏，榜以佚老，休工归役，斤斧收声，辑枝立于前。闻窃语于阶者曰：“恭陇绳畦，坻粟京稼，筹算挂辟，万货四臻，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。”少进至于门，闻行语于涂者曰：“丰林空邃宇，樽姐靖嘉，鸥鹭不惊，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风月相答，此吾豪长者所以佚其老也。”又进至于郊，闻聚语于塾者木矛木曰：“培嗣以学，既既敷，秩壶以礼，既序既访，此吴乡丈人所以佚其老也。”他日吾君为予遁之，予曰：“夫三者之言何如？”吴君曰：“ 阶得吾粕，涂得吾漓，塾得吾醇，出浸远，吾名吾室，义其究于此乎？”予曰：“ 未既也。畏峤登与，身闲心怀，厌市筑墉，目静耳喧，君虽善自佚，逾禀以往，肩频腹相接，岁或不升，廷脊困惫，呻吟交于大达，专一室之佚乐乎哉！君里中望也。”盍劝族党，揭劳振乏，已责纾逋，同其美于是乡，则尽横
山表里皆吾佚老庵也。其视尺椽半席，广狭何若？君谢曰： “厚矣，子之拓吾境也。”顾童
奴陷其说于壁间以劝，此记为勉耆英力行好事，敛岁济赈， 积阴功，必有紫府真人延之
于上坐者。

《辛稼轩词》：寿赵茂中郎中，时以置兼济仓里中赈济，除直秘阁《沁园春》云：甲子相高亥首，曾疑绛县老人。看长身玉立，鹤般风度，方顺须砾，虎样精神。文烂卿云，诗凌鲍谢，笔势　　，更右军浑余事。羡仟都梦觉，金阙名存，门前父老忻忻，换奎阁新褒诏语温。记他年帷幄，须依日月，只今剑履，快上星辰。人道阴功，天教多寿，看到貂蝉七叶孙，君家裹，是几枝丹桂，几树灵椿。又呈茂中前章记广济仓事《满江红》云：我对君侯，长怪在两眉阴德，更长梦玉皇金阁，姓名仟籍。旧岁炊烟浑欲断，被公扶起千人活。算胸中除却五车书，都无物。溪左右，山南北，花远近，云朝夕。看风流杖履苍髯如戟，种柳如成陶令宅，散花更满维摩室。劝人间且住五千年，如金石。
赵龙图自咏《念奴娇》云：吾今老矣，好归来，了取青山活计。甲子一周余半纪，谙尽人间物理。婚嫁随缘，田园粗给，知足生惭愧。心田安逸，自然绰有余地。还是初度来临，葛巾野服，不臧貂蝉贵。门外风波烟浪恶，我已收心无累。弟劝兄酬，儿歌女舞，乐得醺醺醉。满堂一笑，大家百二十岁。辛稼轩《寿人七十感皇恩》云：七十古来稀，人人都道，不是阴功怎生到。松姿虽瘦，偏耐云寒霜冷。看君霜鬓底，青青好，楼雪初晴。庭间嬉笑，一醉何妨玉壶倒。从今康健，不用灵仙草，更有一百岁人难老。
又为《婶母王氏庆七十感皇恩》云：七十古来稀，未为稀有，须是荣华更长久。满床靴笏，罗列儿孙新妇，精神浑似个西王母。遥想画堂，两行红袖，妙舞清歌拥前后。大男小女，遂个出来为寿，一个一百岁一盅酒。
《最高楼寿洪内翰七十》云：
金闺老，眉寿正如川。七十且华延，乐天诗句香山里，杜陵酒债曲江边。问何如歌窃窕，舞婵娟，更十岁太公方出将，又十岁太公方入相。留盛事，看明年。直须腰下添金印，莫教头上欠貂蝉。向人间长富贵，地行仙。
《鹊桥仙》为人庆八十席间戏作云：朱颜晕酒，方瞳點添，闲傍松边荷杖。不须更展画图看，自是个寿星模样。今朝盛事，一杯深劝，更把新词齐唱。人间八十最风流，长贴在儿儿额上。又《为岳母庆八十》云：八旬庆会，人间盛事，齐劝一杯春酿。胭脂小字點眉间，犹记得旧时宫样。彩衣更看，功句富贵，直过太公以上。大家着意记新词，遇着个十年便唱。《品令族姑庆八十，来素俳语》： 更休说，便是个住世观音菩萨。甚今年容貌八十岁，见底道才十八。莫南寿星香烛，莫祝灵龟椿鹤。只消得把笔轻轻去十字上添一撇。张于湖孝祥帅潭州日，寿黄永存母淑人《木兰花》云：慈闱生日，见说今年年九十。戏彩盈门，大底孩儿七个孙。人间盛事，只这一般难得似。愿我双亲，都似君家太淑人。鲁祖参政文靖公寿伯母太夫人上官氏《木兰花》词云：吾家二老，前有高平生癸犯。若到今辰，讵止荣华九十龄。共惟伯母，九十新年还又五。五五相承，好看重逢乙巳春。上官氏朋溪宁国

一万一千六百十八卷

府判梦得朴庵编修户部提刑庶侍之母。高平郡夫人江氏，文靖公之祖母，皆年遇九十，吾家二寿母也。又有《鹧鸪天》二阕云：九十吾家两寿星，今夫人赛昔夫人。百年转眼新开衮，十月循环小有春。十月二十一日生日生日到，转精神，目光如镜步如云。年年长侍华堂宴，子子孙孙孙又孙。寿母开年九十三，佳辰就养大江南。缇屏晃耀新宁国，绡烂斑老朴庵。倾玉单，擘黄柑，两孙垂绶碧于蓝。便当刊颂崆峒顶，留与千年作美谈。文靖公在朝日，寿母昌国叶夫人词云：帝里风光别是天，花如锦绣柳如烟。还逢令节春三二，又庆慈闱岁八千。斟寿 ，列长筵，子孙何似咏高年。各衰千首西湖作，一度生朝献一篇。任静江经略安抚日，元夕奉亲出郊词云：彩结轻车五马随，倾城争出看花枝。竹歌十里岩前去，灯火千门月下归。莲炬引，老莱衣，蛾眉无数卷廉窥。谁知万里逢灯夕，却胜寻常三五时。寿母词云：满二望三时，中春三十日生， 春景方明媚，又见蟠桃结子来。王母初筵启，无数桂林山，不尽漓江水，总入今朝祝寿杯，永保千千岁。朴庵编修户部知平江府日，寿母上官太夫人感皇恩云：觅得个州儿，稍供采戏，多谢天公为排备。一轮明月，酝作清廉湿味，倾入寿杯里何妨醉。我有禄书，呈母年万计。八十三那里暨，便和儿笑。恰一百四十地，这九千余岁长随侍。

《鹧鸪天》云：天遣丰年祝母龄，人人安业即安亲。探支十日新阳福，来献千秋古佛身。儿捧盏，妇倾瓶，更欣筵上有嘉宾。紫 出釜双台余，玉节升堂两使星。家居日，《鹧鸪天》寿词云：诸佛林中女寿星，千祥百福产心田。喜归王母初生地，满劝麻姑不老泉。吾梦佛，半千员，一年一佛获庭宣。数过九十从头数，四百余零一十年。序云：十月二十一日，吾母太淑人生日也。今年九十，仰荷乾坤垂佑，赐以福寿康宁，愿益加景覆。令其耳目聪明，手足便顺，五藏六腑，和气流通。常获平安之庆，子孙贤顺，寸禄足以供甘旨也。黄玉聪祖母张氏寿八十有三，乃翁怡轩居士赋词，有八十加三迎九十还似婴童之句。其居与朴巷对门，朴巷闻之喜曰：“吾仁邻亦有寿母如此耶。”怡轩庆母年廿九衮诗云：乂见梅妆碧玉枝，弟兄相聚着莱衣。西方佛庆明朝诞，南极星腾寿口弥辉。百岁阿女开九衮，两房孙子戏重闱。年年得侍高堂醉，坐对天花散漫飞。刘随如镇。寿赵路分八十感皇恩云：八十最风流，那谁不喜，况是精神可人意。太公当日，未必荣华如此。儿孙列两行莱衣戏，好景良辰满堂和气。唱个新词管教美，愿同彭祖，尚有八百来岁。十分才一分那里暨。词亦用那里暨三字。盖本于康伯可之词。程沧洲寿后溪刘侍郎云：朱颜白发炯双瞳，一念平生造物通。内阁图书真学士，西园几杖老仙翁。木公金母人间现，桂子桐孙寿籍同。遥想采衣园四世，后溪无日不春风。姚状元赋吕氏宜老堂云：此堂清不着珠玑，只要双亲佚坶宜。春酒尽堪眉寿介，斑衣长似乳时嬉。妇垂鹤发陪姑绰，翁捻银髯课子诗。饱饮菊花潭上水，鸡窠犹自拜孙枝。二诗贵华富艳，人间至乐孰加焉。李守为承旨， 奉使过海， 至瑗， 道逢一翁， 自称扬避举， 年八十一， 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余。又见其祖宋卿年九十五， 次见杂窠中有小儿出头下视， 宋卿曰：“ 此九代祖也。” 不语不食， 不知其几岁矣。

《唐九老图》《白乐天诗序》云：胡杲年八十九，吉败年八十八，刘真年八十七，郑据年八十五，庐真年八十三，张浑年七十七，居易年七十七，于东都履道坟合尚齿之会，七老相顾，既醉且见。静而思之，此会希有，因各赋七言韵一章以记之。乐天诗云：

七人五百八十四，拖紫纡朱垂白须。囊里无金莫嗟叹，樽中有酒且欢娱。吟成六韵神还旺，饮到三盅气尚粗。嵬峨狂歌教婢拍，婆娑醉舞遣孙扶。天年高迈二疏传，人数多于四皓图。除却三山五天竺，人间此会且应无。或传诸好事者，有二老年貌绝伦，同归故乡，亦来斯会，洛中遗老李元麦，年一百三十六，禅僧如满归洛年九十五，皆年之尤高者也。续命书姓名年齿，写其形貌附于图右，乐天赠之诗云：雪作须眉云作衣，辽东华表暮双归。当时一鹤尤希有，何况今逢两令威。宋洛阳耆英会，文潞公年七十七，留守西都，当韩公年七十九致政在里第，二公弼亮三朝，为国元老。与席司封汝言等于韩公之第，买酒相乐，宾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主十有二人，图与妙觉僧舍。司马温公年未七十亦与焉，潞公命温公序其事，诸公皆有诗。温公诗云：洛下衣冠爱惜春，相从小饮任天真。随家所有自可乐，为具更微谁笑贫。不待珍羞方下箸，只将佳景便娱宾。庾公此与知非浅，藜藿终难作主人。

潞公请老致仕，后再起平章军国之事，制书云：吕望惟贤，起佐文王之治。周公已老，留为孺子之师。继而请老，复以太师致仕，年九十二，寿独高于诸公云。